

# 惱火春色

汪仲賢遺著：熱情長篇小說



萬象書屋印行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6 3876B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回 空亭驚魅影慷慨解囊 宿舍會情仇悽其割席

却說秋塘點頭稱是。攙着佩芝。走到那人身傍去。那人的精神已漸恢復。喜得太陽光很好。還不十分寒冷。那人見了秋塘。禁不住淚下如雨。秋塘先安慰了他幾句。便問姓甚名誰。爲何要投水自盡。那人嗚咽道。我叫黃爾強。是廣東人。從前是做銀行生理的。派往漢口做事。不幸遇見了兩個姓田的女騙子。也是我自己不好。一時糊塗。中了她們的圈套。居然與女騙子結婚。把幾個血汗所積的銀錢都花在她身上。後來她又勸我舞弊。私用銀行款子。錢被她騙了去。又出首告發。將我拘押起來。使我有口難分。判我監禁了三年。我出獄以後。打聽得我的伯母也氣死了。名譽破裂。當然謀不到職業。我那姓田的妻子是上海人。我舞弊所得的錢都是被她捲去的。我在她身上還有些心不死。便湊了幾個盤費到上海去找她。希望她或者還能念着夫妻香火情。償還我幾個錢。好讓我做些小本經紀。有一天居然被我在馬路上遇見了她。我上前去招呼她。誰知她竟不認我是丈夫。自

稱是魏太太。反說我搶她的東西。又將我關在外國牢監裏吃了三個月官司。說到這裏。那黃爾強氣喘不已。咬牙切齒的恨着。秋塘等他氣息漸平。問道。你既與她正式結過婚。當然能提出證據來的。呵。黃爾強歎道。誰娶了老婆。會預備打官司的。所有結婚證書。和拍的結婚照片。都被她收拾去了。我是剛由獄中出來。弄得家破人亡。一根草都不會留得。當時那裏還拿出證據呢。所以我在西牢中出來。就想趕回漢口去。託照相館去尋一張照相。我們是在教會中結婚的。想去求證婚的。牧師出來做一個公正人。只是那女人已經移名改姓。即使請到牧師。她也能抵賴。最好還是照相。黃爾強好像自問自答。說話毫無次序。佩芝微歎道。此人受的刺激太深了。真是可憐。秋塘又問道。你要到漢口去的人。怎麼又會流落在南京呢。黃爾強道。到漢口是要盤費的。我身無分文。又無處告貸。只得冒險上了船。再說。在船上沒有票子。被我混過了鎮江。後來終被查票員捉住了。將我吊了幾個鐘頭。船到南京。便推我上岸。在此地我也有幾個銀行界的熟人。奔走了一天。到處都撞木鐘。實在沒有法子。只得信步走到此地。在這亭子中過了兩宿。屢次要想到下關去搭船。拚着挨幾頓吊打。總會被我混到漢口的。怎奈我已三天沒有吃東西。兩腿沉重。實在走不動路。惟有坐



在這裏等他餓死罷。豈知偏又不死。我想活在世上。無法報仇。不如待我死後。化作厲鬼去找那婦人算帳。偏偏又被你們救活。也許是我命不該絕。要我多挨幾點鐘餓再死呢。秋塘聽罷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。心想我與他正是同病相憐。大家都是上了女人的當。幸虧我脫離得早。否則只怕被生活所迫。也難免上當犯法。聽他一番申訴。秋塘驚出一身冷汗。佩芝是軟心腸人。聽得傷心不住的背人擦淚。秋塘又問道。我們現在不能看你死。最低的限度。要怎麼樣才能救你的命呢。黃爾強道。我別無希望。但求能夠報仇。與那狼心的女人同歸於盡。秋塘道。你現在死了。與她無損毫髮。大概你受的刺激太深。腦筋有些昏亂。還是我來代你出主意吧。你在南京舉目無親。不必再留罷。快到漢口去找結婚證據。預備去與女人打官司罷。黃爾強向秋塘翻了幾個白眼。就低頭不語。微微歎息。秋塘悟會他的意思。便在身傍掏了五塊錢給他道。這是給你做盤費的。你把衣服晒曬乾。先買些東西吃了就走罷。說罷又掏了幾角錢給他買東西吃。黃爾強接了錢。不禁痛哭失聲。掙扎起身。爬在地下磕了兩個頭。要想說感謝的話也說不出口。秋塘連連擺手。佩芝又塞了幾張一元鈔票。在秋塘手裏道。他到了漢口。沒有盤費回上海也是枉然。我也給他幾塊錢罷。秋塘接過來丟在

那人面前。黃爾強擦乾了眼淚。對他們倆注視了許久。顫聲問道。先生。請你能否告訴我。你的尊姓大名是甚麼。以後我若不死。也許有圖報的機會。秋塘道。我們今天遇見你。也是有緣。決不希望你報甚麼恩。你也不必打聽我們姓名罷。黃爾強一眼不瞬的注視着他們面孔道。你們兩位慈善大家的臉。深印在我的腦中。我決不會忘記你們的。佩芝不待他說完。便拉着秋塘走開道。我不忍再看他可憐的臉。去罷。秋塘就跟了走到寫生原處。幸喜畫具依然。並未有人動過。少時游人漸多。秋塘的畫已完工。便收拾畫具。另覓清靜處去休息。回頭看那投水人已不在了。小划子已由太平門回轉。秋塘常在湖畔徘徊。船夫都有些依稀相識。見了秋塘。把一件破綿襖一揚。小舟便飛馳而去。佩芝剛才用力拉秋塘的手。使勁的時候並不覺得。此時却有些痠痛。坐在一張鐵椅上。摩挲不已。秋塘也傍着她坐下。問她今天何以出來得這樣早。佩芝生性袒直。便把余氏兄妹與她纏擾不清的事說了出來。秋塘知道姓余的追逐得很厲害。也許將來佩芝與余守廉的婚姻會成事實。女孩子的心事不可捉摸。此時不便批評是非。只是唯唯否否的聽着。等她說完。秋塘笑着問道。密斯蕭對於剛才那尋短見的人。覺得有甚麼感想嗎。佩芝道。看他的神態。的確是很可憐的。不過我以為

此人的話總有些言過其實。我想世界上決沒有這種狠心腸的婦人吧。秋塘道。女士與社會接觸的機會不多。須知世界之大。無奇不有。人心不同。各如其面。假裝落難。借此斂錢。在這奸詐百出的社會裏。却是難免的事。不過。佩芝忙搶着說道。夏先生。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是說那人的投水自盡是假裝的。我是懷疑他所說的妻子。不致於會害他到這般田地。秋塘道。女士大概不知道社會上有幾句流行的俗語。叫做青竹蛇兒口。黃蜂尾上針。兩般皆不毒。最毒婦人心。佩芝不樂道。這是侮辱女性者造的謠言。夏先生是知識階級中人。也能深信他嗎。我以為女人的心腸。都是慈祥的居多數。縱有狠毒的。也不能像男人那樣刁鑽促狹。秋塘恨不得把自己親身所歷的故事說出來。證明他的見解不誤。只是這種污穢的事。怎能在一個初交的少女面前傾囊倒篋的吐露出來。話滾到了嘴邊。又和涎沫嚥了下去。今天若是與男人談話。非與他辯一個一明二白不可。佩芝是女性。只得讓她幾分。又見她面紅耳赤。快快不樂。便益發不敢多辯。當即點頭稱是道。我也是這樣想。那姓黃的自己定有不端的行爲。所以女人才會用毒手對付他。佩芝這才點頭道。對了。一定是他先惹毒了女人。並且那女人的行爲也不致於像他說的那樣壞法。秋塘笑道。你對此人既有懷

疑何以又肯賙濟他的錢呢。佩芝也笑道。這是我當時被他的可憐樣子所感動也無暇計及此人的心跡如何了。佩芝忽站起來一摸身邊衣袋。大叫道。我只顧了賙濟別人。把袋裏的錢都掏空了。連回去的車錢都不剩。秋塘大笑道。你不但是解囊相助。簡直是傾囊了。佩芝道。我倒並不肉痛六七塊錢。要我走十幾里路回學堂去。未免太難爲我的兩條腿咧。秋塘道。這倒不必担心。我身上還留着三四塊錢。足夠飽嚼一頓。再僱車送你回去。佩芝笑道。現在我也落難。要求你賙濟了。吃飯可以不必。現在時候已經不早。余家兄妹定然出去游玩。我想回學校去吃飯。但請你借四角小洋車錢給我。就夠了。秋塘見她執意要去。未便堅留。當即將身傍剩餘的錢。盡數掏出來。攤在掌心中。佩芝只檢了兩個雙毫。挾了兩冊書。興匆匆的告辭去了。下星期日。佩芝特地來尋秋塘。還他四角車錢。從此以後。他們的交誼更形親密。秋塘是曾經滄海的人。對於蕭佩芝。雖是十分愛慕。然而不敢稍存非份之想。因爲他已經上過陶留春的當了。處處防備週密。連笑話都不敢說。見了面只是不即不離的應付着。佩芝却因此格外與他親熱。只因她還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好女子。最恨人家與她談愛情。但她在南京認識的男同學也不少。見過幾次面之後。就會與她談許多肉麻話出來。嚇

得她不敢與男人會面。惟有這位夏春圃先生，却始終如一，都保持着朋友的态度。沒有在她面前吐露過半句混帳話。至於女同學，與她們親近了幾次，也會灣灣曲曲的介紹不相干的男朋友給她認識。而認識她的目的，都是不懷好意的。余守貞就是一個榜樣。因此夏春圃便成了佩芝在南京最親近的朋友。星期日不看見，就會想念着他。次晨就要寫信去問候了。佩芝這種舉動，縱然心地十分坦白，却引起了旁觀人的注意。尤其關心的是余守廉。此君到南京來求學，可說全爲了追逐蕭佩芝。費了許多心思，愛情毫無進展。後因守貞探聽得佩芝新結識了大學教授夏春圃，便把一口毒氣全噴在秋塘身上。只是奈何他不得。守廉與妹子商量，幾欲去與秋塘爲難。還是守貞阻止哥哥，不許他有越軌的舉動。對他說道：你要娶蕭家女兒，還是回去與父親商量。挽媒人去向蕭吟笙求婚。吟笙是寒儒，聽說我家有錢，未有不答應的。上次去求婚，聽說是華伯禮反對。我想姓華的與蕭家並無大瓜葛。不過他供給佩芝的學費罷了。我家還希罕這幾個錢嗎？定婚以後，她的學費可由我們供給。就是以前華老頭兒在他身上所費的錢，都由我家算還他。也無不可。去年我爹爹就爲吝惜這一千多塊錢，所以婚事沒有談成。此次暑假回去，由我去與禮母商量。大約沒有問

題守廉道暑假回鄉再談。只怕遠水救不得近火咧。近來阿芝的態度大變。每星期日去與那個姓夏的會面。打得火一般熱。見了你我反而十分疏遠。我恐等不到暑假。阿芝這孩子。就要壞在此人手中了。守貞道。這倒我可以保險的。阿芝完全是小孩子脾氣。她還不懂得甚麼叫做戀愛。她所以怕見你的原因。就是爲你常要與她談愛情。我勸你以後見了她。自己應該放尊重些。免得她見了你害怕。守廉道。我看那姓夏的。也未必是好人。見了阿芝這樣美色。未必就會不動心。阿芝常與他親近。正似黃鼠狼逗留在鷄棚上。豈有不想染指之理。好妹子。你總要想法子監視着她才好。守貞道。你不要多疑。那姓夏的既爲大學教授。年紀一定很大。阿芝讀書很用功。也許是爲了研究學問。才與他親近。男女同在一起。何以見得就會有不正當的行爲呢。守廉道。那姓夏的。我已見過幾面。面孔很熟。好像是從前在那裏見過似的。他只有二十多歲。長得非常漂亮。衣裳雖很樸素。却十分整潔。一臉不正經的樣子。實屬學界的敗類。我恐阿芝定要上他的當。守貞見他亂抓頭皮。現出十分焦急的神氣。只得答應他以後決定代爲監視着佩芝的行動。只是勸他切不可再在佩芝面前露出輕薄的行爲。以免鬧僵之後。要障礙婚事的進行。守廉心裏依然憤憤不平。時欲藉故去向秋

塘尋覓。守貞恐怕鬧出事來。竭力阻止。秋塘睡在鼓裏。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情敵。與佩芝的感情日深一日。雙方相處日久。雖然沒有談到愛字。佩芝的一點芳心。却早已傾向在他身上了。他們見面無話不談。佩芝曾有一次說到她的家事。秋塘聽得。不免吃了一驚。知道佩芝就是蕭吟笙的女兒。她的求學費用都是華伯禮供給的。上次伯禮逼着秋塘娶吟笙的次女爲妻。原來就是這位蕭佩芝女士。秋塘心中十分後悔。却又十分慚愧。總無勇氣把真姓名表白出來。在佩芝口中間接探得父親又新得了一種氣喘病。每逢病發。甚是痛苦。這不問可知。又是爲秋塘氣出來的。聽了更覺不安。佩芝又提到華老先生的兒子。說他是一個下流的浪蕩子。已被華老先生驅逐出去了。把秋塘批評得竟是一個無賴的流氓。秋塘被她當面辱罵。實在有些置身無地。但也無從分辯。心裏却萬分難過。佩芝若知道夏春圃就是華秋塘。當然逃避都來不及。還敢與他如此親熱嗎。秋塘原也很愛佩芝。留春既與他脫離關係。他很想續娶佩芝。現在知道佩芝的家世。便不得不把此意打銷。因爲他不願意欺騙佩芝。將來終有一天要被他知道華秋塘的真姓名。豈不使她大大的失望嗎。所以秋塘以後便益發自重。只拿佩芝當作學生看待。不敢與她談半句私話。佩芝却似小鳥依人。

臨別之時總有些依依不捨的樣子。這一天的話談得特別長久些。佩芝回校已經很遲。被余守廉知道。心裏更酸得難過。他忍無可忍。也不與守貞商量。當夜就趕到秋塘的學校裏。原來秋塘賺的薪水要撥還舊欠。爲節省起見。就住在學校宿舍裏。他晚上正在看學生的課卷。忽然遞了一張余守廉的名片進來。這名字是常聽得佩芝提起的。知道此來定與佩芝有關。便命請進來相見。守廉蹣的一脚踏進房間。怒容滿面。好像來尋事似的。秋塘一面命他請坐。揮校役出去。把門關上。問他到此有何見教。守廉劈口就問道。先生你愛蕭佩芝嗎。秋塘笑道。像蕭女士這樣的好女子。當然是愛的。不但我愛她。凡是認識她的人。無不愛她。守廉圓睜怪目。恨不得一口將秋塘生吞下肚。氣洶洶的說道。你既愛她。就不能欺騙她。秋塘心裏突的一跳。以爲自己的祕密被他探聽到了。但仍鎮靜的問道。余先生何以見得我欺騙蕭女士呢。余守廉呆了半晌道。老實告訴你吧。我是極愛蕭佩芝的。蕭佩芝也很愛我。我們又是同鄉。一向是很好的感情。但是自從她認識了你之後。她就不很愛我了。一定是你引誘她。教唆她不愛我的。她雖不愛我。我還是很愛她的。她即使不嫁我。我還是很愛她。秋塘笑道。她愛你不愛你。這是她的自由。與我無涉。你愛她不愛她。更與我沒有相干了。何必



來告訴給我聽呢。她不是三歲小孩子。如果她真心愛你。決不是別人所能教唆的。至於引誘二字。你下得太重了。與我的人格有關。請你鄭重發言。守廉道。我並不是干涉你。不許你愛佩芝。因爲佩芝是我心愛的人。我在她身上。下過幾年苦功。她剛要想愛我的時候。忽而半路上殺出你。這程咬金來。生生的從我手裏將她奪去。你如果真心愛她的。我也很歡喜。只是你要始終如一的愛她。我也很高興。見她終身有靠。萬一你是家裏有妻子的人。或者雖未娶妻。僅把她當作玩藝看待。使她將來在你身上大大的失望。那是老實不客氣。我爲了我的愛人。受了你的侮辱。我少不得要替她出頭。即使你上天入地。我也要尋來與你拚命的。夏先生。你與我放仔細些。說罷。用拳頭在掉子上。一碰。秋塘不禁大笑道。余先生。你可誤會了。我愛蕭女士。是愛她的學問人品。與你的愛她不同。我是以教師的資格與她研究學問。並不存有絲毫邪念。不瞞你說。我是一個情場失意人。尤其是對於蕭女士。我更不敢存一絲妄想。請你但放寬心。守廉今晚是預備來決鬥的。他想與秋塘爭鬧起來。被學校當局知道。使他不能再在學界立足。最多守廉自己也陪他革除學籍。好在自己並不一定要在南京求學。現在想不到秋塘肯如此謙讓。真是出於意料之外。連忙站起來陪笑道。夏先生

的話是真的嗎。秋塘笑道。我若要娶蕭女士。爲甚麼定要瞞你呢。守廉連連作揖道。我知道夏先生是誠實君子。決不會扯謊。剛才多多冒犯。請恕我冒昧魯莽。不過學生還有一件非份的要求。務請先生幫忙成全。秋塘見他前倨後恭。未免暗地有些好笑。便問他甚麼事。守廉道。你……先生既不想娶蕭女士。她對你的感情却甚好。你說的話。她一定肯聽的。可否請你代我們做個介紹人。成全我們一對美滿姻緣。秋塘莊容道。這件事請你恕我無法效勞。我同蕭女士根本就談不到她的婚姻問題。你不是說蕭女士也很愛你嗎。何不與她當面談判呢。守廉眉頭一蹙道。不瞞先生說。我已經與她談過幾次了。她見了我就掩耳逃走。實教我無從下手。秋塘笑道。她是愛你的人。尙且如此。我與他無愛可言。更談不到此了。這個介紹人你去請別人罷。守廉道。先生。你不肯與我做介紹人。就是沒有誠意實踐你方才所說的話。秋塘便有些生氣道。你怎能強迫我代你做媒人呢。告訴你罷。我在蕭女士面前。成事雖不足。敗事却有餘。你若過份使我難堪。我就有力量勸她不要嫁你。守廉惶恐遜謝道。先生你不要生氣。你既不願作冰人。學生也不敢勉強。只是萬一你不愛她。她倒真個愛起你來。那時你也能拒絕她嗎。秋塘道。說了半天。你還是不放心我。可惜我不能寫字據給你。

反正我不會失信於你。以後除了她來會我。我無法拒絕以外。我自己總不去找她。守廉又囁嚅道。可否請先生好人做到底。以後她來見你。也請你藉故推却她罷。秋塘怒道。你怎麼得步進步起來。連我與蕭女士交朋友都要限制嗎。我此地功課極忙。時間很是寶貴。恕我不能陪你多談天。請便罷。守廉討了一場無趣。只得起身告辭。秋塘此時心裏猶如車輪般旋轉。問他的良心原不願捨棄佩芝。怎奈她就是被自己拒絕過的人。如與她結合。將來瞞不過老父。自己是已經結過婚的人了。怎能與她重婚呢。況且現在又有人在追逐她。事實上萬不能與她親近。不如寫一封婉轉些的信去告訴她。請她以後與我疏遠些罷。秋塘主意打定。先把卷子看完畢。然後執筆凝思。想了多時。不著一字。不知何從措辭。這封信竟不能寫成功。到了休假日。預料佩芝又要來看他。只得絕早起身。遠而避之。她寫信來詰問。也置之不復。用這消極抵制的方法。使佩芝心裏明白。秋塘近來稍覺舒泰。爲了佩芝精神又增許多痛苦。尤其是到了休息日。獨自到荒山僻境中去隱藏著。踽踽涼涼。心地十分淒慘。這隱避的方法。雖然有效。但是腦海裏却無一時一刻不縈繞着佩芝的倩影。兩星期後。秋塘很無聊地翻閱上海當日報紙。突然看見一條報喪的廣告。原來他父親華伯禮已經壽終

正寢了。父子終關天性。心裏萬分哀痛。知道父親死後。家中並無親屬。少不得要回去服孝。料理一切喪事。他匆匆的去告假。正在收拾行李。並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報告王道。忽又接到一封電報。乃是韋克剛以律師名義拍來的。爲承繼遺產問題。要他趕緊到南通州去。秋塘當日就奔下關。搭下水船到南通。同時蕭佩芝女士也接到華伯禮的噩耗。她也像死了父母一樣傷心。立刻動身回鄉。却因遲到一步。待第二天始搭到下水船。與秋塘先後到達南通。要知他們在家鄉見了面。秋塘用什麼態度對付佩芝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請看：文藝每日刊

金鋼鑽報

每月六角 全年 元

~~~~~  
有名家撰述的各種小品  
~~~~~  
有名家撰述的長篇小說  
~~~~~  
有消息靈通的時事新聞  
~~~~~  
有醫家撰述的醫藥論文  
~~~~~

◎館址 上海牯嶺路北河路人安里三十三號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一回 垂暮念親兒愁來斫地 耗音傳老父恨抱終天

却說華伯禮一時氣憤。將兒子秋塘驅逐出去。自己遷移到南通鄉間去住。一個孤老頭兒。住在冷僻之區。只有幾個僕人伴着他。舉目無親。實屬淒涼。雖有蕭吟笙常來陪他吟詩作賦。他也覺得心緒不甯。幾個月後。性情變得十分暴戾。動不動就把僕人來出氣。將合家人狗血噴頭的罵一個滿堂紅。他心裏甚是後悔。很想教一個人出來圓轉。仍把兒子叫了回來。只是這一句話不好意思說出口。別人也猜不出他的心事。以爲他仍舊懷恨着秋塘。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秋塘的名字。後來他憂鬱成病。得了個氣喘症。病發時就十分厲害。他已知道病將不起。便把蕭吟笙喚來。將想念兒子的話告訴出來。要他做個圓轉人。設法去把秋塘找回來。並對吟笙說。兒子並無別的壞處。只是脾氣倔強些。所有別人說他如何如何不好。都是過甚其詞。只要他回來在我面前賠一個禮。做些面子給人看看就完了。他的婚姻問題我也不干涉咧。吟笙奉命維謹。但是要他去尋秋塘。却是

一個難題。他只有寫信去轉托韋浩東。浩東也無法尋訪。又去轉託他的兒子克剛。克剛新得律師開業執照。近來正鬧得天昏地黑。尋着了秋塘。雖可以靠他身上撈一筆錢。但恐消息傳入陶留春耳中。與自己有些不便。克剛在父親面前胡亂答應。却沒有通信給秋塘。過了幾天也就忘記了。後來得到伯禮的電報。這才拉了父親回到南通。其時伯禮已喘得不能開口說話。只有蕭吟笙和老僕劉升在傍邊。伯禮拿出一張親筆的遺囑。將所有的遺產。除捐助一部份給地方慈善事業以外。其餘完全交給秋塘承繼。遺囑上已有蕭吟笙簽名作證。並載明秋塘沒有歸家以前。遺產盡歸蕭吟笙保管。韋克剛乃以律師資格證明。伯禮將全文仔細看過。又過了一天。始行斷氣。韋克剛趕回上海發喪事廣告。這才打電報給秋塘。等秋塘趕回南通。伯禮剛要入殮。秋塘呼天搶地的痛哭了一場。由蕭吟笙與老家人將他勸住。然後蓋棺成服。蕭吟笙便將伯禮臨終的病狀。與一向思念秋塘。屢次教人去尋訪秋塘沒有下落的情形。詳細說了一遍。秋塘聽罷更是傷心。深悔自己不該與父親賭氣。即使出去。也應時常寫信回來報告自己的行蹤。若能常常安慰老父。恐怕他不會就憂鬱而死。秋塘痛定思痛。百死莫贖。望着伯禮遺像。不由自主的雙膝跪下。伏地大哭。蕭吟笙勸解道。

人死不能復生。你既不能承歡於生前。但能盡孝於死後。也可以略盡人子之責。請不必過份悲傷。經營喪葬之事要緊。秋塘平日日本不相信神鬼。此時也會命人召集了許多和尚道士來。追薦他的老父。他換了孝服。在靈柩傍邊伴宿。不忍離開一步。所有家事全託蕭吟笙與老僕管理。第二日。靈前正有許多和尚在誦經。忽然來有一個女客。伏在靈台上放聲大哭。蕭吟笙也陪着她流淚。秋塘匍伏在靈幃後還禮。心想我家在通州並無至親。這位女客哭得如此傷心。定與父親有特別關係。他爲好奇起見。掀開一些孝幃。望外偷看她一眼。不禁面部漲得通紅。原來那女客不是別人。就是在南京常常見面的蕭佩芝女士。秋塘連忙將孝幃拉攏。心裏却不知怎樣是好。按理今天她是客人。我是主人。平素又是談得很投機的朋友。應該出去招待。並向她道一個歉。怎奈她只知道我姓夏。她到華家來弔孝。跑出一個姓夏的孝子來。豈不要累她吃一驚嚇。這是甚麼時候。當然不能細細的去向她解說明白。只得躲在孝幃裏不見她。但是事到如今。還不將真相與她說明。又好像欺騙她似的。覺得不甚妥當。秋塘心裏打着算盤。伸伸縮縮了好幾次。他正要硬了頭皮出去對她表示歉意。只聽佩芝已被她的父親勸了出去。他也只得罷休。從此以後。秋塘却懷着鬼胎似的。終像

做了一件虧心事。不敢再見蕭佩芝。好在他是守制。可以躲在家中不見人面。蕭佩芝因華伯禮死後。學費無人接濟。無法繼續求學。現在離假期尚有兩月。依蕭吟笙夫婦之主張。教女兒不必再去南京。就此輟學。佩芝却捨不得此兩個月功課。並且書籍衣箱都在學堂中。即使中途退學。還能取回一張修業文憑。所以佩芝在家裏住了幾天。仍回南京去了。與秋塘並未會面。南通在華家附近的鄰家。總以為秋塘是一個浪蕩子。致被伯禮驅逐出外。大家都有些瞧他不起。現在見了秋塘的行爲。才知道他並不像伯禮說的那樣壞。漸漸的都與他親近起來。秋塘遵老父遺囑。將一部份財產捐充地方善舉。又拿了幾百塊錢出來。散給鄉下貧民。附近村人都有沾潤。秋塘的聲名。傳誦人口。便個個都說他是好人了。但等辦完喪事。秋塘到親友人家去一一踵謝。蕭吟笙家裏少不得也要去走一遭。幸喜他打聽得佩芝已到南京去了。一重難關暫時可以免過。他便放心大膽到蕭家去。吟笙夫婦當然把他當作貴客看待。先安排着四個碟子乾果。請他茶宴。秋塘反覺得不安起來。隨便坐了一刻。站起身來四處觀望。但見吟笙一裏地方不大。收拾得甚是整潔。三開間平房。共分兩進。第一進是一明兩暗。中間是客堂。東廂書房。書畫琴棋。排列整齊。靠窗設一張書案。這是吟



笙讀書的地方。西廂是起居室。臥室都設在第二進。後進還有兩個耳房。此地的宅基。共有三畝多。地。房屋僅佔一小部份。前後皆有餘地。門前也種植些花木。雜堆幾塊太湖山石。一條小徑。曲折有緻。頗具邱壑。庭前兩株高大梧桐。屋後繞着修竹。很像一座遮陰的屏風。竹園外更有餘地。都種着自食的蔬菜。如此佈置。足見主人不俗。秋塘參觀了一遍。嘖嘖稱贊道。老伯住在此地。舒服極了。享慣了林泉之樂。無怪不願度都市生活咧。吟笙歎道。我們住在鄉下。與伯禮先生的情形不同。他是在此娛老享清福。我們是被都市中淘汰出來的無用份子。只得躲在鄉下偷生。誰願意在鄉村中度此清苦生活呢。世兄偶而在此住幾天。果然覺得清鮮。如果日子住久了。就會厭煩的。休說你們年輕人。就是伯禮先生住在鄉間。若不是我常常去陪他吟詩聯句。恐怕他也不肯久住呵。秋塘起身稱謝道。老伯一番苦心。伴着先君。這在先君的日記中。寫得很多。使我讀了非常慚愧。你是一位很忙的人。爲了我家的事情。耗去你許多工夫。不但小姪感激。就是先君在地下也當感謝的。吟笙道。這就說不到了。我在鄉間。倚靠幾畝薄田。每年不夠養活全家。全仗伯禮先生常常調濟。始免凍餒。他真是我家的大恩人。今生若是無法圖報。惟有待之來世再報答他老人家罷。言時不勝唏噓。秋

塘道。老伯請放寬心。以後如有緩急。儘管吩咐。小姪理應承繼先人的遺志。儘力幫助老伯。吟笙連忙起身作了個長揖道。這就感恩不盡了。老賢姪。我倒不想再沾光你家了。但求以前所欠的款子。暫時寬限時期。等兩個小女出閣之後。再行設法歸償吧。秋塘詫異道。老伯何出此言。誰向你要債。呵。吟笙道。伯禮先生去世以後。上海來了一位大律師的信。說是要清理遺產。是奉世兄的命令而來。凡是伯禮先生生前放出的款子。限在三個月。要一律收回。秋塘大驚道。我並不會託甚麼律師要債。連律師的面都沒有見過。吟笙道。若是別人。我還不相信。只因那律師是伯禮先生的老友。章浩東的兒子。他一向與你很接近。伯禮先生病了幾天。自知不起。很想念世兄。苦於無處訪問。這才打電報到上海去將章家父子請來。等他們來後。看見伯禮先生將遺產交我保管。他們就有些不樂意的樣子。那章克剛便把賬簿拿去清查。過了幾時。就寫了一封雙掛號信來。說是你教他來向我討帳的。限我在一個月內。要將所欠的幾千塊錢一律還清。這教我賣女兒也來不及呵。秋塘恨道。章克剛這東西太荒謬了。老伯。你不必去睬他。我決不會向你索債的。況且你根本並沒有欠我家的錢。以後令嫗的學費。依舊由我家繼續擔任。吟笙連連作揖道。這倒不必。小女年紀也大了。

我也不希望她做什麼女博士。以前是伯禮先生一番好意。我們不敢違背。實在我們也不放心把女孩子放到遠處去求學。所以從下學期。決計不教她出門去了。明年我想把兩個小女親事談妥。就算完了做父母的責任咧。秋塘呆呆的問道。兩位小姐都有人家在提親事嗎。吟笙道。大小女阿芳的婚事到容易解決。就是阿芝。提親事的人家有許多起。就說前村的余家。差不多年年來提起一兩回。依我們老夫婦的意思。像我們這種門第。配了余家。女婿還答應養我們二老。也就足夠滿意了。怎奈阿芝本人常表示不願做余家的媳婦。對於那個小夥子更沒有好批評。不過女孩子家的脾氣是捉摸不定的。那小夥子也在南京讀書。同阿芝見面的機會很多。也許今年放假回來。他們倆的感情變成十分融洽也說不定的。秋塘呆了半晌問道。若是阿芝與余家的感情仍舊不融洽。便怎麼辦呢。吟笙歎道。女孩子家如當真不懂事。惟有苦苦的相勸她。她一向很孝順的。終不忍心看我們老夫婦受凍餓而坐視不救。秋塘憤然問道。老伯。你們從前的生活是怎麼過的。吟笙歎道。少爺。你不知道。現在鄉下的情形。到處農村破產。沒有收成。捐稅加得奇重。種幾畝薄田。弄不好還要虧本。一年的辛苦白費。田地等於廢物。送人都不。要長此以往。怎能支持下去呢。秋塘道。我

若有餘力。定來幫助老伯。請你不要去壓迫阿芝小姐吧。吟笙道。救急容易救窮難。你雖然慷慨。我們却受之不安。小女性情高傲。更不願受人家非份的濟助。何況你未必能長住在鄉間。少夫人的心意如何。我們又無從得知。倒不如靠女壻養活。落得名正言順。秋塘瞠目問道。你說的少夫人是指誰。吟笙笑道。當然是你與她自由結婚的少奶奶呵。秋塘聽得人家提起留春。好像觸着電流。頓時面色灰白。目定口呆。爲了她弄得父子失歡。半生名譽全喪失在她手裏。現在好容易與她斷絕往來。如釋重負。而外人不察。還以爲他與蕩婦結合在一起。要想對人解釋。又不知怎樣措辭是好。只急得他汗流浹背。手足失措。秋塘正在爲難之際。恰巧家裏的小使小福奔來請他回去。說是韋大律師由上海趕來。請少爺速即回去。秋塘如逢大赦。就能借此脫身。對吟笙作揖道。我去囑咐律師。不准他向你家多嚕囑。我的家事。以後空閒些再與你細談罷。說着跟了小福就走。吟笙跟着送出大門。秋塘走到門口。正遇見一個布衣穿得很整潔的女子。挽了一籃野菜。站在門口對秋塘笑嘻嘻的望着。秋塘以爲是佩芝。不禁面孔漲得通紅。吟笙連忙介紹道。這是大小女阿芳。秋塘這才定心。原來佩芳與佩芝是同胞姊妹。面貌原有幾分相像。他幾乎誤認了。佩芳不善交際。見了生人。

就愛躲避。吟笙逼着她過來與秋塘灣了一灣腰。不敢抬頭仰視。面孔一直紅過了耳根。秋塘還禮不迭。與吟笙告辭。回到家裏。走進客室。見韋克剛將整個身體埋在一張沙發裏。滿面雪花粉。滿頭司丹康。正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少年。他身上的西裝雖比從前漂亮了許多。但是他的面部却越發消瘦了。鈎股形的鼻尖。成了一個銳角。上嘴唇還留了一撮小髭。可惜短了一些。否則倒像漫畫上的王先生。形狀甚是滑稽。他精神萎靡。好像沒有睡醒似的。鼻天上積留着一滴清水鼻涕。明晃晃亮晶晶地好似一顆精圓的珍珠。他見秋塘進來。懶洋洋地抬了一抬屁股。伸長了手臂。等秋塘走過去。湊着他搥手。開口就向秋塘道賀道。老哥。恭喜恭喜。秋塘不悅道。你何出此言。我父親去世。身遭大故。悲傷都來不及。請問何喜之有。克剛笑道。你在我面上可不要裝假惺惺罷。你的老子不死。那裏有這許多財產到手。現在你是發財的大富翁了。我怎得不同你道喜。秋塘怒道。你不要以小人之心。度君子之腹。以後請你少說混賬話。克剛還是嘻皮笑臉的說道。呸。不說就不說。有了錢的人。當然會有脾氣的。誰教我擔任管理你家的財產的呢。現在你是我的東家。我要靠你身上賺錢的人。人人可以作對。決無與館東作對之理。你要我往東。我就不敢到西。你不准我開口。我就不敢放

屁。秋塘極不願聽他的廢話。厲色問道：你今天來有什麼事。請談正經罷。韋克剛態度自若的說道：無事不登三寶殿。照規矩呢。應該當事人到我們事務所中來接洽的。因為這是一件大生意。並且你們家裏的財產還沒有登記。非我親自來清查不可。還有你父親的一切契據。存在上海銀行的保管庫裏。要把印鑑交出來。等我去取出來。一一登記。以後才能依法經營。事關重要。故不得不破例移樽就教。秋塘道：我家既不是公司商店。又沒有宣告破產。用不着你清理財產。以後更不必費你心經管了。韋克剛聽說。突然直豎起來。瞪着眼珠說道：這是你家的老頭子。財產主有人委託本律師管理的。依法你已經被華姓驅逐出族。你早已改姓了夏。本無資格承受華姓的財產。是我念你流浪在外。十分可憐。才把你收留回家。你反以怨報德。不讓我做生意。我非與你法律解決不可。秋塘道：法律不是你個人的私有物。我並不會違背法律。不知道你要與我解決些甚麼。韋克剛見他並不屈服。便又軟了下來道：我們是自己弟兄。你好意同我翻臉嗎。我為你清理財產。並不想侵佔你絲毫利益。只因華老伯生前太埋呼。別人欠他的錢。無法收回來。你呢。也不好意去向人家要。由律師出面。比較容易收些。據我們父子所知道的欠款。為數已極可觀。這是保全你的法益。你

不要誤會我的好意。秋塘道：我父親的脾氣，我很知道。他借錢給人家，無交情的人不借。既借了，給人總是有交情的。他就永遠不希望人還給他。如果要認真的算帳，那就是你父親欠的錢最多。第一個應當向你的父親要錢。韋克剛道：親兄弟明算帳。只要提得出證據，由我去向老頭子要回來。秋塘道：所有的借款，我願意全部放棄，不必去要吧。我父親一輩子慷慨好施，死後我不忍去牽他的頭皮。所有你拿去的什麼證據，請你交還給我。當面消燬，免貽後患。韋克剛面望着窗外長歎道：怪不得華老伯說他荒唐，竟拿祖宗的遺產這樣的送掉。秋塘道：請你把我家的文件一齊交出來吧。以後處理財產，我自自有權衡，不必你費心代謀。韋克剛把臉一沉道：這可沒有這樣容易。我受了華伯禮的委任，你沒有權力撤消委任狀。秋塘道：你不交也不要緊，只怕我登報撤消你的委任。與你的面子上不大好看罷。韋克剛打了一個哈欠，忽又軟求道：我們究竟是自己弟兄，我決不是想靠此賺錢。這是面子關係，因為你家是有聲望的人家，做了你家的法律顧問，就能提高我律師的地位。業務上沾光不少。請你幫幫我的忙罷。不知秋塘如何答覆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懷人春色

二五六

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二回 俗客觸前塵難消憤火 故鄉逢舊侶滿佈疑雲

且說秋塘被韋克剛軟騙硬嚇。心中頗爲不悅。隨卽答道。我家無事涉訟。用不着法律顧問。你如不把借據帳簿交出。我也不要了。只要登報聲明。一律作廢。你不見得更能借此索詐。秋塘說罷。掉頭就走。給克剛一個不得下場。原來克剛累次作弄秋塘。秋塘究竟不是傻子。事後豈有不明白之理。秋塘當初與留春結合。也是克剛一力擔承。後來發現留春有不端行爲。克剛更是形跡可疑。秋塘認定他不是好人。決計親近不得。現在見秋塘得了遺產。他更想借此舞弊。到處招搖。就是向蕭吟笙討債一事。已引起秋塘大不滿意。所以毅然決然與他斷絕往來。韋克剛討了一場沒趣。心裏十分懷恨。只恨自己失算。沒有從蕭吟笙手中將遺囑騙了下來。受華伯禮的委任。也因病在危急。當場未簽過聘任書給他。所取到的只是歷年的流水帳簿和幾張借據。如果當事人肯出頭。他拿去是毫無用處。所以他暫時無法可施。只得快快的回去。另轉念頭。此地秋塘見韋克剛去後。便去

通知蕭吟笙。教他不必發愁。以後不再有人來向他討債了。吟笙當然十分感謝。以前鄉下人都當秋塘是一個甘習下流的浪子。秋塘在此住了一兩個月以後。看他行爲甚是端正。一時謠言盡息。疑慮都泯。覺得華家的小主人比老頭兒更漂亮。大家都樂與交遊。光陰迅速。轉眼又到了暑假期間。蕭吟笙合家知道佩芝將要歸來。佩芳母女已將她的臥室收拾整潔。此次阿芝歸來。吟笙卽將爲其決定婚事。因爲余家已屢次派人來求親。吟笙會命老妻探過阿芝的口氣。阿芝絕對表示不願嫁給余家。把守廉批評得半文不值。吟笙夫婦也就不敢十分勉強。待華伯禮死後。蕭家失却靠山。以後將發生經濟恐慌。復因韋克剛寫信來向他逼債。他一時情急。無路可走。便反而挽媒人去向余家說項。附帶的條件。就是要求余家償還佩芝所欠華家的學費。余氏家長嫌得所費太多。須等守廉回鄉商量之後再行定奪。後來秋塘答應吟笙不再索舊欠。吟笙心裏雖然一寬。但是女兒遲早終是要嫁人的。遣嫁遠去既不捨得。嫁在本鄉。除了余家確無更適宜的人家了。女兒心裏不願吟笙想把家裏的困難情形。開誠佈公的對她開導一番。女兒知書識禮。斷無不肯救父母困苦之理。合家的幸福都繫在佩芝一人身上。所以此次佩芝回來。家裏好像開什麼歡迎會似的。謹候

着這位小姐。吟笙接到了佩芝報告歸期之信。親自到天生港碼頭上去迎候。下水輪船到通州。都在黎明時候。吟笙落了棧房。等輪船將到。先僱了一輛馬車候着。天色微白。船已到港。吟笙站在江邊。遠遠望見一條大划船上載着許多旅客。隱約看見有幾個女學生在船上。吟笙便高聲喊着阿芝。待船駛近。天亦大明。佩芝也看見老父。手持白巾向空揮颺。划船抵岸。吟笙招呼了阿芝。又在人叢中亂找道。余家兄妹怎麼不與你作伴回來。佩芝道。爸爸。你到這時候還不知道我不願意與他們結伴嗎。吟笙暗暗的歎了一口氣。便知道女兒與余家兒子的感情並無進步。口中雖不明言。心裏却很不快。當時幫同佩芝將幾件行李運上馬車。馬夫策的一鞭。那頭老馬便一顛一簸的踱起來了。佩芝很高興的說道。我此次大考甚是得意。成績比以前都佳。學校當局知道我中途退學。甚爲惋惜。幾個談得投機的同学。更與我依依惜別。只有一個學期就能畢業。大家都說我半途而廢。太覺可惜。但是我以爲我的志願。不想當甚麼大學教授。但能賺錢養活父母。於願已足。早一天脫離學校。就是早一天能謀職業。早一天能解決我家的生活問題。倒並不覺得可惜。我已經託人介紹。下學期定能在教育界謀得一個位置。吟笙道。你現在倒不必急急想賺錢顧家。欠華家的錢暫

時也不必歸還。我所希望解決的。是比此還要重大的問題。佩芝道。欠了人家的錢。應當要還。我們爲甚麼要去求人家的哀憐。只怪華老先生早死了一年。她說到這裏。眼圈禁不住一紅。吟笙道。小華先生人家都說他荒唐下流。其實都是謠言。他對於我們。却同老華先生一樣厚道。佩芝納罕道。你寫信給我。不是說他請了律師向你索債嗎。吟笙道。那是韋浩東的兒子冒了他的名做的事。他同我解釋明白。非但不問我要債。還肯繼續擔任你的學費。我也不想再去多破費人家的錢。所以沒有通知你。這位小華先生到了我家幾次。對於你的學業甚是關心。你到了家裏應該去謝謝他。佩芝道。你不能見識太小。不要以爲肯花錢的就是好人。余家那小子。花錢也很慷慨。你知道他安的是甚麼心眼。吟笙見女兒提到余家就沒有好臉色。便低頭不語。暗暗的歎息。父女兩個沉默有頃。吟笙恐把余家的親事說僵。不敢再提。只是絮絮的談着華秋塘的待人仁厚。佩芝笑道。爸爸不是我笑話你。你們住在鄉下的人。究竟見識太淺。看見了稍微能說幾句漂亮話的人。就當作天神一般敬奉他。從前我也是如此的。往往容易相信人家是好人。現在我却不敢相信人了。非經過長時間的試驗。決不敢信他們是心口如一的。吟笙笑道。你的眼界未免太高了。在你眼光中看來。只

怕世界上沒有一個是好人。佩芝也笑道：世界上怎麼沒有好人呢？你就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呵。就是因爲太好過了份，便容易上人家的當。吟笙道：我也很知道，好人就是無用的別名。個個人都像我這樣不中用。中國早已亡了。佩芝大笑道：你太會多心了。我說的好人，不一定指無用的人而言。我以爲凡是誠實無欺的人，終不致於壞到那裏去。精明強幹，與有大學問的，照樣也有好壞之別。吟笙道：照你的眼光中看出來，誰是好人呢？不要把我算在內。佩芝道：我上次寫信告訴你的那個姓夏的教授，此人就不壞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誠懇的人。吟笙笑道：小華先生同你沒有見過面，你何能肯定他不是好人呢？佩芝道：未觀其人，先聞其行。他若是品行端方，何至於被老華先生驅逐出去呢？知子莫如父，其爲人也可想而知。吟笙的口才原甚拙鈍，被女兒駁得頓口無言。雙目對她瞪着。佩芝恐老父不快，便自己轉灣道：爸爸，我們究竟受過人家的恩惠，現在又無力償還人家。他又肯繼續擔任我的學費，不管是真是假，都該登門道謝。不知小華先生還在鄉下嗎？吟笙道：他一向在家守制，從未離開鄉下一步。佩芝道：他的太太也在鄉下陪他嗎？吟笙道：他到鄉下，並不見有女人同來。佩芝道：這可奇了。哦，只因老華先生不承認這個媳婦，所以那少奶奶也不願來替。

公公服孝。大概小華先生是怕老婆的。吟笙道。我也曾問起過小華先生。他好像不願別人提起這位少奶奶似的。不知甚麼緣故。佩芝也就一笑置之。其時馬車已抵村口。遙見蕭太太與佩芳都站在樹陰下迎候。佩芳高聲歡呼妹妹。佩芝在車箱裏站起身來揮巾招呼。須臾下車。佩芝奔到母親面前。蕭太太撫弄着她的秀髮。絮絮的問她平安。另有兩個長工笑嘻嘻的招呼了一聲二小姐。自去幫同吟笙搬運行李。打發馬車。鄰居人家聽說阿芝小姐回來。扶老攜幼的奔出來瞧熱鬧。佩芝向他們一一含笑招呼。蕭氏合家回到屋裏。鄰居男女圍在客堂庭前。望着佩芝姑娘。見她出落得益發人才出衆。洒脫大方。一個個都在嘖嘖稱讚。佩芝到了家裏。恰似久雨初霽。雲開日見。家庭間充滿了融和空氣。顯見得熱鬧了許多。佩芝辯才無礙。經她有說的哄着父母快樂。更顯得她的姊姊阿芳的樸實無華了。吟笙雖則爲了婚姻問題。與阿芝的意見有些相左。但是看見了她如此聰明伶俐。也不忍去過份勉強她。聽得她們嘻嘻哈哈的談笑。他也跟着笑逐顏開。佩芳與妹子敷衍了一會。便去備飯。天氣燠煖。佩芝打開衣箱。回房去換了一身紗衫出來。鄰居已陸續散去。前莊余家聽說佩芝小姐回家。便着人來打聽守廉守貞的消息。佩芝不悅道。余守貞已不與我同

學。她回來不回來。我怎會知道。講到余守廉更與我沒有相干咧。吟笙怕來人傳話到余家去。連忙打岔道。余家小姐並沒有與阿芝同行。大概放假略有先後。遲一兩天也快回來了。他說着向蕭太太擠擠眼睛。拉女兒到書房裏去。自己便去敷衍余家的來人回去。佩芝隨母親進書房。一眼瞥見書棹上攤着一張素箋。幾道行書。寫得熟極而流。筆跡極熟。一望而知是誰寫的。她感覺吃了一驚。連忙去看署名。乃是世愚姪華章。華字下還註着一個小制字。再看字句。開首寫着些感謝的客套。後面請吟笙合家到他家中去便酌。因為他不日就要到外埠去。當面奉托吟笙照料家務。佩芝望着素箋出神。心想華家少爺是出名的無賴子。想不到他却能寫得這一手好字。詞藻也像六朝小品一樣美麗。可惜他爲甚麼不習正道呵。蕭太太笑道。你爲什麼看了這張字條儘在搖頭歎氣呢。佩芝正要說話。吟笙已跨了進來。對佩芝說道。華家少爺今天請我們合家去吃飯。阿芝。你正好去當面謝謝他。因爲他也贊成你去求學。很懇切的答應繼續供給你的學費咧。佩芝道。我以後再也不敢無故的領別人家的情。我已經決定輟學了。何必再去謝他。吟笙道。我們雖不去領他的情。但是他的此番好意也。應去當面謝過。佩芝道。照理是應該去的。不過此人的品格太壞。我不願見他。

蕭太太合掌道。阿彌陀佛。華少爺你再要說他壞。只怕世間沒有好人了。吟笙道。連你母親都說他是好人。足見他的確不壞。耳聞不如目見。華少爺沒有來之前。人人都與你抱着同樣的心理。現在見了他的行爲。便異口同聲的稱讚他了。佩芝笑道。鄉下人得了一點小惠。就會把人捧到天上去。這是人情之常。不足爲奇。吟笙也就賭氣道。同你說話。你始終不信。你的自信力未免太強了。你既不肯去。我同你娘與姊姊同去。留你在此看家罷。佩芝大叫道。你們都跑空了。把我一個人冷冷清清的留在家裏嗎。吟笙笑道。華秋塘學貫中西。甚是淵博。你也是大學生。他要考考你的功課。只怕不是他的對手。我勸你不去也罷。佩芝大笑道。爸爸現在也學壞了。懂得用激將法咧。說得蕭太太也笑聲不絕。佩芳已備好飯菜。大家同去吃飯。佩芝望着棹上笑道。阿姊今天拿我當客人了。燒了這許多好菜。爲甚麼今天要這麼客氣。佩芳笑道。妹子難得在家裏的。今天第一餐下馬飯。還能怠慢你嗎。佩芝道。不得了。我們的芳姊姊現在也學得口齒伶俐。能說俏皮話咧。佩芳被妹子打趣了幾句。脹得滿面通紅。坐在棹角上低頭吃飯。蕭太太也隱約的說道。女兒大了。與父母姊妹少不得要分離的。趁你們在家的時候。待你們客氣些。將來到了婆家。才不致於完全忘記娘家的人。今天



我們合家團聚在一棹吃飯。只怕明年今天就不能有此熱鬧咧。佩芝道。姊姊年紀大。也許她想找婆家。我却願意奉養你們二老。永遠不會離開你們的。吟笙拈髭微歎道。男大當婚。女大當嫁。我與你娘。就是爲了你們的終身大事。常在這兒發愁呵。佩芝道。今天好容易我回家來。大家應該歡天喜地的方是。你們再要說甚麼分離不分離的話。我這一碗飯也吃不下去了。吟笙夫婦原想轉灣抹角的說到婚姻問題上去。以便成就余家的親事。被佩芝這樣一打斷。只好不說下去。飯罷。佩芝自回房去整理書籍行裝。寫了幾張平安信片去通知師友。她心心挂念的。還是那位品學兼優的夏春圃先生。他們已有兩三個月不見面了。隱約聽人說起。他已經請假回鄉。佩芝與他感情不錯。似乎不應該不辭而別。她回南京後。曾去訪過他幾次。都說尙未銷假。她未便向人仔細打聽。夏先生因何請假。大概總有重要事情發生。否則像夏先生這樣忠於職務的人。焉肯曠課太久。事變突然發生。他匆促回鄉。不及告別。連通訊地址都不及告知。不曉得他下學期還能繼續到南京去擔任職務嗎。佩芝在癡癡的想着。只聽得佩芳已在隔窗催促道。妹妹。你打扮好沒有。華家打發人來催客了。佩芝推窗一看。只見佩芳換了一件雪白的洋紗衫。下身穿了黑色短裙。白紗長襪。布鞋。高

高的梳了一個髮髻。却是個女學生的樣子。佩芝笑道。阿姊難得打扮的。今天作客。穿得這樣齊整。越發見得標緻了。佩芳對妹子橫了一個白眼。面孔脹得通紅。蕭太太趕出來說道。阿芝不要打趣她罷。這套衣服是我逼着你姊姊換的。你再說她。她又要脫下來了。佩芝也換了一件乾淨布衣。跟她們出去。吟笙已在門口等候了多時。佩芝道。人家請吃晚飯。何必這早就去。吟笙道。華家少爺就在這幾天內要出門去。我們有話要說。應該早些去談談。他還不知道你回家。你們也沒有見過面。聽了人家的話。你總不相信他是好人。你早些去多聽聽他的談吐。也能解除你的懷疑。佩芝笑道。他是好是壞。與我沒有相干。我相信了他。與他也無益處。吟笙也覺得這句話說得太突兀。連忙將別的話岔開。他們一家人除了蕭太太在家看守門戶。只有父女三人同行。佩芳穿了這套衣服。覺得渾身不得勁。佩芝知她臉嫩。不敢打趣。只是忍着笑。好在距離不遠。父女三人緩步當車。沿大路走不到十幾分鐘。就到了華家園門。老園丁早在門口含笑相迎。進得門去。由老劉與小福等招呼。佩芝先到靈堂去。向華老先生的遺像行禮。吟笙見她呆呆望着遺像出神。怕她又要傷心。連忙拉了她出來。回到客室中去。小福送上茶來。吟笙問少爺在家嗎。小福道。少爺不知道你們來得這樣

早。他因爲今天燥熱。正在洗澡呢。吟笙道。你們不必去通知他。我們到花園中去逛逛也好。佩芝望着父親嫣然一笑。便拉着佩芳同到園中。吟笙也跟了出來。這所花園的確收拾得十分整潔。後山又點綴了幾所亭台。遙望絕似畫圖。他們同去繞了一轉。下得山來。經過住宅。正見秋塘與小福站在圓洞門口談話。秋塘背着臉。低頭沉思。小福先看見蕭家父女。對他們一指。秋塘突然回頭。正與佩芝打了一個照面。佩芝大吃一驚。倒退兩步。雙目眈眈望着秋塘。以爲眼花錯認了人。不敢招呼。秋塘正欲開口道歉。不意吟笙已搶步上前介紹道。阿芝。這就是華秋塘少爺。初次會面。阿芝過來。謝謝華少爺培植你的一番盛意。秋塘欲待佩芝先過來說明我們是舊識。等着她不開口。以爲她不願給父親知道我們的舊事。秋塘便不敢冒昧。佩芝見此人的舉動笑貌確實是夏春圃。也想等他過來先聲明前事。豈知他竟裝做不相識的樣子。便以爲他的身份與前不同。居然搭起架子來了。佩芝便也裝出很倨傲的態度。虎起了臉。向秋塘一鞠躬。秋塘見他突然翻臉。當時也莫測高深。依舊很謙恭的答禮不迭。吟笙更是莫名其妙。又把佩芳推過去行了禮。秋塘讓他們到客座中去坐地。吟笙見佩芝臉上大不快活。想讓她先行。豈知她低垂粉頸。兩條玉腿竟似釘在地上一般。

吟笙低聲催促道。走呵。佩芝把身體擺了一擺道。我要回去了。吟笙生怕開罪了飯東。急出一身冷汗。要知佩芝與秋塘如何說明真相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程瞻廬著兩種中篇小說

原諒

此書係蘇州程瞻廬所著社會小說也。亦言情小說也。述一蘇州女學生赴滬求學。誤認拆白黨爲好人。幾致墜入陷阱。幸覺察尙早。懸崖勒馬。乃得嫁與故鄉舊友。新婚之夜。一聲原諒。令人廢書。

三嘆定價四角實售大洋

廢妾

程瞻廬先生以滑稽小說最爲擅長。此書叙一妾婦因主張廢妾。召集全國婢妾作大罷工運動。以爲抵抗男子之工具。因之鬧出許多笑話。讀之可發一噱。定價四角實售。正外埠寄費加一。

◎發售處  
上海  
北河路  
中嶺路  
金鋼鑽報館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第二十二回 疑信相參貽書堪慰藉 笑言如舊覆水莫重收

却說蕭佩芝女士。一向眼界很高。平常男子。他都有些瞧不入眼。他平生所佩服的。只有一個夏春圃。在他父親吟笙面前。也常稱揚過此人的品學兼優。於吟笙的小主人華秋塘。則大家公認是一個墮落青年。佩芝也把他批評得一文不值。今天吟笙逼着她去向華家道謝。想不到登門所見的華秋塘。就是他所心許的夏春圃。並且此人忽然裝模做樣。假裝與他初次見面。並不將以前的改名原因向她解釋。她便深鄙其人。不願再與他交接。今天更不願擾他這一餐飯食。一賭氣就要回去。吟笙視華家如衣食父母。老華雖死。小華猶在。仍舊可以世襲他的飯碗。輕易豈肯開罪飯東。當時攔住佩芝。不讓她走。佩芳渾渾噩噩。站着呆望。秋塘也不知佩芝今天回家。所以請蕭吟笙合家來赴宴。他因為知道佩芝已有余守廉在追逐着他。自己乃是一個情場失意人。不便再與人家逐鹿。迨奔喪回鄉之後。雖然有時也想念着佩芝。只是台村的人都知道他是娶過妻子的人。更沒有

顏面對人說出與妻子離異的事。要想寫信給佩芝表白真相。苦於無從着筆。又恐引起她的誤會。他既不想娶佩芝。更不必在吟笙面前提起南京的事。秋塘決定想斬斷情絲。早離南通。甯可等佩芝嫁後再回來。他欲乘此到外洋去游歷一次。把家事仍托吟笙照料。所以趁佩芝尙未放假回家。請蕭氏合家來吃一餐飯。當面拜托吟笙之後。就想動身遠行。想不到佩芝突然歸來。也來赴宴。這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事。當着吟笙的面。見佩芝的顏色大變。猜不透她的心事。未便冒昧說出他們是素識。真使他左右爲難。後見佩芝倔强在門口。諒必她對父親定有私話。自己望着不便。就推說進去穿長衣。托吟笙招待兩位小姐入室請坐。她先溜了進去。吟笙追問佩芝爲何突然生氣。佩芝好像吃了啞藥。始終不肯開口。吟笙猜不透她的心事。只是與佩芳一使眼色。兩人推推拉拉的將佩芝推拉到裏面。佩芝頹然坐下。見身旁几上陳着一冊照相簿。便取來隨意翻閱。用以掩飾她的一團怒氣。吟笙與佩芳戰戰兢兢的陪她坐着。室內靜寂無聲。但聞窗外山鳥亂鳴。涼風拂樹。須臾。秋塘穿了長衫出來應客。滿面春風。態度洒脫。見吟笙立起相迎。連忙按他坐下道。蕭太太何以不來。吟笙道。要在家守門。不能分身。只得心領了。這是大小女佩芳。你們是見過的了。二小女佩

芝。以後還要請少爺多多培植指教。秋塘很謙婉的走到佩芝座前。含笑道。女士今天剛到嗎。承蒙惠臨。不勝榮幸。請恕我簡慢。佩芝僅將身子抬了一抬。還了半個鞠躬禮。吟笙看見着實不忍。忙用話打岔道。今天還請別的客嗎。秋塘道。我本想多請幾位客人來奉陪。但是我初到此地。相識的人不多。下了請帖去。只怕別人不肯下顧。倒落一個無趣。不比蕭老先生。像我們自己家裏人一樣。說話能隨便一點。縱有得罪的地方。也能原諒我有不得已之苦衷。秋塘說話。眼角瞅着佩芝。見她仍舊翻閱照片。不動聲色。今天秋塘原說是要將家事托給吟笙。預備遠行。所以吟笙提早來的。誰知見了面。秋塘只用空言敷衍。絕不談起出門的事。佩芝聽得厭煩。放下畫冊。走到窗口去閒望。佩芳端端正正的坐着也覺無聊。便走到妹子身傍去。低聲說道。妹妹。你看這位少爺一點架子沒有。待人太謙和了。佩芝冷然道。一派的假面具。佩芳驚訝道。你發瘋了嗎。他並不會得罪你呵。佩芝故意將聲浪略提高道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這種僞君子。我不願與他談話。佩芳怕秋塘聽見。連忙止之以目。佩芝昂首自若。好像有即使被他聽見我亦不怕之意。佩芳竟嚇得不敢與她接談。回到椅邊。也去翻閱畫片。佩芝獨自步到迴廊下去。望着清池。呆呆的出神。小立多時。忽聽得身後有脚步。

聲急急回頭。但見秋塘植立在她身後。愁容滿面的說道。我知道錯了。從前沒有機會把我的家世向你說明。今天萬乞恕罪。蕭小姐。佩芝阻止道。尊稱不敢當。秋塘失笑道。是我一向稱你芳名的。佩芝我又錯了。佩芝道。你並未得罪過我。我最恨人家賠禮。秋塘道。我知道你的性情。不怕你恨我。再來與你絮絮不休。足見我的誠意。今天見面。你心裏不快。是不是爲了我以前瞞你。佩芝冷然道。嘴是你的。瞞與不瞞。你自有權衡。誰也不能干涉你的自由。秋塘道。以前我實在不想留住。在鄉下暫時不必對你解釋。只因我的事。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的。想用書面向你報告。現在我也後悔自己太荒唐。不該隱瞞你。佩芝仰首望着天際。一片浮雲。冷然道。說不說。與我毫無關係。不過我在父親面前。常常讚美夏春圃的好處。現在反而要他來介紹我們認識。未免笑話罷了。秋塘大悟道。原來爲此。那末我在你父親面前。只算是與你初次相識。南京的事。絕口不提。請你不要見我的氣罷。我今天也想不到你會來的。剛才突然與你見面。我正想同你招呼。你忽然板起面孔不睬我。我以爲你有什麼別的緣故。不願意理我。所以我也不敢招呼你了。現在已把誤會解釋明白。請你饒恕我的罪過罷。佩芝連忙對他一瞪俏目道。姊姊來了。秋塘四望。果見佩芳從一簇美人蕉後轉



出來。看見他們在竊竊私語。又想將腳縮回去。佩芝高聲喊道。姊姊。快來看魚呵。佩芳這才漲紅了臉。走過來。經過秋塘面前。似招呼非招呼的一笑。疾趨而過。伏在闌干上低頭看魚。佩芝有一句沒一句的與她搭話。秋塘站在她們身後。甚是焦急。覺得陪着她們也不好。不陪她們更不好。不但是秋塘着急。誰知他的身後還有一人比他更着急。那不是別人。就是佩芝的父親吟笙。他對阿芳少說了一句話。這傻孩子竟去監視他們的行動了。急得吟笙只是蹀脚。他在客室裏看了一會報。走出去看看。姊妹兩個有說有笑。還是把秋塘拋開在一邊。吟笙忍不住叫道。阿芳。你來。佩芳聽見就走。誰知佩芝挽着阿姊的手。一同走了過來。把秋塘乾攔着。招呼也不打一個。懶洋洋的跟在她們身後。吟笙看了着實過意不去。連忙迎上前去。向秋塘告歉道。兩個小女都不擅交際。多多簡慢。請不要見怪。秋塘笑道。這幾句話應該我說的。因為今天是我做主人呵。吟笙聽了也覺得說錯了話。豬肝色的臉染上了一層棗紅。連忙說道。老管家說。酒菜已經全備。他們都不敢來催。所以叫我來請你一聲。秋塘面不露慍色。招待他們入座。佩芝與佩芳並坐。沉默寡言。連正眼也不瞧秋塘。吟笙見阿芝態度大變。真不知她是甚麼意思。生怕她的冷面孔得罪了貴客。故意編了許多笑話出來。

引人發笑。佩芝聽得忍不住。也微微的掀一掀嘴角。立刻又把面皮绷起。因爲她好像心懷重憂。弄得合座不歡。今天的菜甚是豐盛。佩芝從不舉箸夾菜。佩芳代她夾來。被逼不過。才略嘗少許。吟笙真怕她肇禍。如坐針氈。匆匆吃了幾樣菜。就要了半碗飯來。吃罷告辭欲去。秋塘也不敢強留。一直送他們出門。佩芝早已走在前面。吟笙趕上去喚住她。她回頭望時。隱約看見秋塘直立在斜陽中。注視着她。吟笙已走到她身邊。要想埋怨。却又不敢。怕女兒生氣。只得柔聲問道。你今天爲甚麼不高興。佩芝只裝不聽見。急行幾步。佩芳要想追上去。吟笙叫住低聲問道。你知道妹妹什麼事不快活嗎。佩芳道。你叫我出去看她的時候。她已經怒容滿面了。吟笙狐疑不已。以爲秋塘與阿芝初次見面。就有不老實的舉動。因此觸怒了阿芝。咧。便頓足恨恨道。這位少爺未免性子太急。一見面就將她惹毛了。我們這位小姐的脾氣也就太壞。小姐家子的脾氣當然是要發的。不過須因人因地而施。不能瞎來的。這位少爺關係重大。即便他說話有幾句高低。女孩子家聽不大慣。只能留在肚子裏。不可怒形於色。現在把事情鬧僵了。幸虧華少爺寬宏量大。並不見罪。萬一他也是草包。給我們一個當場開消。這便如何是好。佩芳起初是糊裏糊塗。被吟笙說明之後。也覺得佩芝的禍事闖

得不小。父女倆面面相覷。此時佩芝已走得無影無蹤。吟笙催佩芳急行幾步。回到家裏。適見蕭太太在屋裏急匆匆的走出來。驚問道。阿芝很高興的出去。怎麼回來眼睛都哭腫了。究竟是誰得罪了她呵。吟笙道。我也莫名其妙。待我進去問她一個明白。蕭太太攔住道。你快不要進去。她一進來就往房裏一鑽。衣服也不換。我去叫叫她。她睡在床上哭得咽不過氣來。等她哭哭暢罷。吟笙道。這是甚麼話。不要哭壞了她。說着奔到後進。但見佩芝的房門緊閉。叩了半天沒有回音。合家都害怕起來。不要她在裏面出什麼變故。蕭太太更是大聲急叫。又過了一會兒。房門忽然開啓。但見阿芝已經換穿便衣。頭髮蓬鬆。揉着眼睛含笑問道。我因為有些頭昏。回家來想睡一會。你們大驚小怪些什麼。吟笙等看見她態度安閒。絕無半點愁容。反而把大家鬧糊塗了。佩芝走到簷下。拖過一張竹交椅來坐下。佩芳低聲對父親說道。剛才是你誤會了。她並沒有生氣。吟笙兀自不信。走近佩芝身傍去含笑問道。你到華家。沒有人得罪過你嗎。佩芝笑道。客客氣氣的去做客人。無事端端爲什麼別人要得罪我。不是笑話嗎。吟笙道。剛才我看你有些不高興的樣子。甚麼道理。佩芝道。我倒並不覺得。大概在太陽底下多站了一會。有些頭痛吧。吟笙聽了。這才將胸前一塊石頭放了下來。佩

芝口中雖掩飾了過去。心裏的痛苦實難言喻。她當面雖對秋塘十分冷淡。其實敬愛他的心還是不能磨滅。她發現秋塘乃是有婦之夫。當然萬分失望。不過他在鄉下住了許久。何以不見他的夫人呢。聽說他是自由結婚的。爲了這位夫人。寧可與父親反目。足見他是很愛夫人的。我在南京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夫人。此次家中有這大的喪事。也不聽得他的夫人到場。他的夫人究竟到那裏去了呢。佩芝十分懷疑。便故意與吟笙閒談。有意無意的問起此事。吟笙道。華老太爺在世時。因爲恐觸忌諱。大家絕口不敢提起秋塘娶妻的事。如今秋塘回來。我們又恐引起他的傷心。也不敢去動問。所以連華家的老家人。也不知道小主母在那裏。我是外人。更不敢多問了。佩芝心想。以我們的友誼。很可以當面去向秋塘問個明白。不過我既然對他表示了冷落的態度。再去打聽他的妻子。未免要被他看輕了。此時我才想起他在南京忽然對我冷淡的緣故。不過人人都說他是浪蕩子。據我的觀察。他決不能像人家傳說的那般壞法。也許他從前是壞的。現在學好了。像他這種壞人。我倒很願意與他相處呢。佩芝想到此地。便又很後悔。不該對他那樣做作。使他難堪。今天的確太過份了。然而也不願去向他道歉。這一夜。佩芝的一顆芳心。好像是轆轤般旋轉。在床上翻來

覆去。何曾合眼。明天就有些頭痛腦熱。但她仍舊掙扎着起床。勉強進了一些飲食。就不敢坐在風口中乘涼了。將近中午。聽得門口犬聲大吠。一輛馬車在門前停下。吟笙迎出去。原來是余守貞小姐來探望佩芝。佩芝老遠望見。索性裝病睡着。守貞進房來。便埋怨佩芝爲甚麼不等候他們兄妹一同搭船回來。佩芝推說有病。含糊敷衍了幾句。就假裝睡熟了。守貞只得退出去。與蕭太太唧唧噥噥了半天。也不知她說些什麼。佩芝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。等佩芳來叫醒她。誰知她弄假成真。當真的身熱如火。冷汗滿身。起床不來了。合家當卽慌亂起來。這邊佩芝如此。那邊華秋塘。雖未病倒。心裏却比佩芝更難受。他以爲佩芝定是發現了夏春圃就是華秋塘。這才立刻變成冷落態度。發生鄙夷之心。因爲華秋塘在本地是出名的浪子。莫怪要被她輕視。秋塘又深自慶幸。在南京的時候。佩芝雖然與我十分親熱。我却始終以禮自持。並沒有敢露一點愛慕的表示。否則。今天被她識破。更不知怎樣難堪咧。秋塘自從蕭家父女去後。一直悶悶不樂。正想不出怎樣去安慰佩芝。他自以爲居心無愧。並未欺騙過她。依他的心思。佩芝既知道他的根柢。正可以對她開誠佈公的說明自己的態度。譬如對她說。我從前是上了人家的當。與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結婚。那女子將我

的錢騙完。就捨我而去。我現在與她已毫無瓜葛。她也另適別人去了。我在南京所以改姓名。因為被父親登報驅逐過。恐被學生攻擊。不得已而出此。你我交過多時朋友。應該知道我的人格。原諒我的苦衷。秋塘就根據這意思。很婉轉的寫了一封信。把已往之事很坦白的和盤托出。要求佩芝原諒他以前隱瞞的苦衷。這封信連寫了幾張草稿。字斟句酌。真同做博士論文一樣仔細。騰清之後。就命老劉送去。並囑咐老劉須要大大方方的。最好是送在蕭老先生手裏。請他轉交。老劉遵命而去。秋塘心胸爲之一寬。想等明後天再請蕭家父女來便飯。看佩芝的態度如何。如果他托故不來。或是她來後仍與此次一樣冷淡。那是她存心不願與我再做朋友。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這一日。秋塘飯量大減。如懷重憂。在園中踱了一轉。信步出門。足不由自主的竟會走到蕭家門前。看見門口停着一輛馬車。覺得甚是奇怪。身子剛立定。只聽得竹籬內人聲喧譁。要想趨避已經不及。開出門來。正與余守貞打了一個照面。余守貞剛要招呼。吟笙已搶步上前介紹道。這是華園的小主人。秋塘先生。這是余小姐。秋塘面孔漲得飛紅。守貞却不勝驚訝道。這是夏先生怎麼也會在此地呵。吟笙已看過秋塘的信。約略把從前的事說了一遍。守貞忽然走近秋塘身邊來殷勤握手道。原來

你就是小華先生。我們是老朋友咧。明天我一定同守廉到府上來拜望。秋塘覺得她親熱得奇怪。也與她隨意謙遜了幾句。吟笙道：華少爺何不到舍間去坐一會。秋塘因不見佩芝送出來。正欲一探究竟。便跨進了籬門。守貞不好意思再回進去。只得快快告別。秋塘看馬車去遠。這才隨他們進去。吟笙低聲說道：阿芝自從昨天由府上回家。感受風寒。現在病倒了。秋塘大吃一驚。加緊脚步說道：可能讓我去看她嗎。吟笙趕上幾步道：待我先進去看看。如果她睡着。待我去喚醒她。秋塘連說不必。老頭兒已飛步奔去。走到佩芝房門口。輕輕的推門一張。佩芝已經聽得。連忙將幾張秋塘寫給她的信紙望枕頭底下一塞。吟笙低聲說道：華少爺探望你的病來了。說着注視佩芝的臉部。等候她的答覆。佩芝怔住了一會。不置可否。吟笙見她並不拒絕。便說道：人家是一番好意。似乎不便辜負。我去請他進來罷。說着連忙出去。將秋塘小心翼翼的引了進房。又親自去倒了一杯茶放在棹上。秋塘呆瞪瞪的望着床上。見佩芝鬢髮鬆鬆。兩頰飛紅。斜倚在雪白的枕上。身上掩着半幅湖綠的祕被。額頭嬌汗淫淫。兩睫不敢仰視。那種羞人答答的態度。真是我見猶憐。秋塘又見枕下露出一角信箋。認得就是自己的東西。便微歎道：唉。佩芝他叫了出口。覺得不妥。回頭偷看。則吟笙已

不知在甚麼時候走開了。他這才走近一步道。我實在是想不到會與你在南通見面的。所以在南京不願說明真相。人非草木。你待我的一番意思。我豈有不感動之理。祇是我已經是失過足的人了。怎敢再欺騙你。受良心的譴責。使我不得不與你疏遠。因為我知道雖能瞞過一時。將來總要使你發現我的祕密。那時候我拿甚麼臉來見你呢。果不其然。此次被你發現了。我就是被一般人所唾罵的忤逆兒。浪蕩子。你也覺得對於我的人格上發生了疑問。佩芝向他一瞪目道。你怎麼知道我懷疑你的人格呢。我所不滿意你的。就是你到了此地。爲什麼不先寫信通知我。定要逼到無路可走才顯出原形來呢。好了。現在你也不必辯白了。你的信我也讀過。我已知道你的苦衷。不必你再來重述信中的話。我現在急於要問你的。就是信中所無的事。你的那位夫人現在到那裏去了。秋塘聽得忽然形容突變。面色灰白。好似得了急病一般。佩芝嚇了一跳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四回 促狹刁鑽頻施苦肉計 哀感頑豔難爲撮合山

話說佩芝與秋塘講到留春。秋塘面色突變。容顏慘白。好似見了惡鬼。向空吁氣道。我不願再提起那女人。我只當她死了。她早已另有新歡。她的心中大概也當我死了。佩芝微哂道。萬一她再來找你重修舊好。你只怕就不好意思堅拒了。秋塘切齒道。我寧可終身做鰥夫。也不願再要他。佩芝請你原諒。以後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這可怕的女人吧。你的病究竟如何。趕快請醫生調治。才是佩芝笑道。我早起覺得怕冷頭疼。誰知看了你的信。急出一身大汗。現在覺得輕鬆了許多。秋塘道。我看還是服藥的妥當。待我親自去請醫生。佩芝要想阻止。已經不及。秋塘走到前堂。看見小福站着。臉上甚是慌張。秋塘喝問到此何事。吟笙在傍代答道。我已問過他。他只說上海來了一個人。有要緊事。請少爺急速回去。小福道。來人是有斐館的茶房。是客人差他來的。要請少爺立刻跟他同去。我問那客人姓甚麼。茶房不肯說。只說那客人是上海來的。有要緊事與少爺面談。秋塘道。你快去僱

一輛車把那茶房叫來。我與他一同進城。我去請醫生順便到有斐館灣一繞。小福奉命飛奔而去。秋塘站着候車。吟笙見秋塘臉色不佳。却似懷了鬼胎。只怕阿芝當面得罪了他。因爲阿芝以前對於秋塘的印象惡劣。小姑娘家不通世故。口沒遮攔。難保她不當面開消。剛才秋塘的信。因當着余小姐的面。不便詳看。偷偷的就去交給阿芝。吟笙還不知道詳細。所以只是在秋塘面前打招呼。請他不要與女孩子一般見識。弄得秋塘反而莫名其妙。不知如何答覆是好。少停。小福駕車疾馳而至。秋塘見車廂裏還有一人。大概就是旅館的茶房。秋塘問那茶房道。找我的客人姓甚麼。茶房笑道。據她說也姓華。是上海來的。秋塘想了一會。上海並無姓華的朋友。既是專誠來此尋我。定是要緊事。少不得去會他一面。當即吩咐小福同去。別過吟笙。揚鞭疾馳。一路無言。到了公園馬路。先請了一位著名西醫。命小福陪着同到蕭家去看病。自己隨同茶房到有斐館。剛進大門。茶房才偷偷的說道。命我去請少爺的。乃是一位女客。秋塘便把腳縮住道。你何不早說。我不認識姓華的女朋友。你不要弄錯了人。茶房道。她說得一點不錯。我才去請你的。看她的樣子是一個上等人物。據她說是專誠到南通來拜候你少爺的。秋塘被茶房說得狐疑不決。既然來了。姑且見她一見。如果

不認識。立刻退出來。就是想罷。就隨茶房登樓。帶到一間很僻靜的房間。將門推開。茶房喚了一聲。華少爺來了。秋塘一脚跨進去。茶房就將房門帶上。秋塘見無人出迎。便站在帳後問道。裏面有人嗎。只聽得床上有女人答道。請你進來說話。秋塘聽得聲音甚熟。走到床頭。探首向床上一望。見一個時髦女子坐在床沿。倚靠在棹上抽香煙。笑嘻嘻的望着秋塘道。你來了嗎。想煞我咧。神態自若。百媚俱生。秋塘看見不禁驚叫出聲。要想退出去。誰知兩腿已不由他作主。軟綿綿的移動不得。原來她不是別人。就是秋塘爲她鬧得身敗名裂。神智昏亂。坐臥不甯的陶留春。秋塘看見了留春。就把她從前種種作爲。尤其是夜間撞回家去的那幕活劇。都湧現到眼前來。留春雖然塗脂抹粉。打扮得十分妖嬈。在秋塘眼中看來。簡直像一個活鬼。留春嫣然一笑道。吾愛。你真要想煞我咧。你好沒有良心。到了此地也不來通知我一聲。我的公公去世了。可憐我正病在床上。也不能來奔喪服孝。這幾天病體雖未全愈。但也顧不得了。獨自一人趕到此地來找你。幸虧你還顧念舊情。立刻趕來安慰我。否則我的精神更痛苦了。留春說着。便偎倚到秋塘身邊來。拉他到床沿上並坐。秋塘向後退縮。靠在牆上厲聲問道。你來看我做甚麼。留春笑道。你問得太蹊蹺了。我不找你。教我去找誰。

多時不見。你就改變心腸了嗎。秋塘道。我與你已經脫離關係。何必再來纏擾。留春道。我爲你受盡千辛萬苦。好不容易巴到公公去世。今天才有出頭日子。我是預備到你家來享幾年清福。同你白頭到老。怎麼見了面對我說這種喪盡天良的話。你好沒有良心呵。說罷便伏在床闌干上嗚嗚咽咽的啼哭起來。若在往日。秋塘見她一哭。心腸就會軟下來。現在越是哭。越是顯出她的作態。秋塘申斥道。你快離開此地。我決不再受你的欺騙了。留春見軟工無效。便霎的豎起身來。將眼珠一瞪。指在秋塘臉上說道。華秋塘。你以爲現在有錢了。就能隨便拋棄糟糠之妻。我是同你結過婚的。我與你有同居的義務。我不到你家裏去。是顧全你的面子。你敢不認我是華家的主母。我能請求法律的保障。請警察保護我進宅。你能趕我出來嗎。秋塘看見她那付猙獰的面目。有些不寒而慄。如果身邊有手槍。也許會把她打死。秋塘被她氣得手腳冰冷。簌簌的戰抖。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只是瞪出了眼珠望着她急喘。房裏肅靜了片刻。留春忽又改變態度。裝成極柔順的樣子。撲到秋塘身上。哭道。我們是正式夫妻。恩情海樣深。我那裏捨得難爲你呢。你要明白。我越是恨你。心裏越是愛你。自從你走後。可憐我眼睛都哭腫了。今天你對我這樣冷淡。難道你當真變了心嗎。秋塘立刻洒脫。

退到牆角去說道。你不要再來肉麻吧。你的行爲。我早已知道。並且被我親眼看破。你有愛人。儘管請便。我決不與你爲難。今天還與我纏擾些什麼。留春又拍案大喊道。捉賊捉賊。捉奸捉雙。你破壞我的名譽。就得賠償我的損失。我是明白的。現在你有了財產。就嫌我不好看。想遺棄我嗎。這可沒有這樣容易打發。你寫過憑據給我。你要拋棄我。就得依契約行事。少給我半個錢。我就同你拚命。說着便在皮篋裏取出一張照片。往秋塘面前一擲。秋塘取過來一看。正是他親筆寫的字據。攝在照片上。秋塘這才醒悟。以前上了韋克剛的當。他說字據燒燬都是假的。秋塘恨極。將照相撕成幾片。留春笑道。你撕掉照片有什麼用處。你的親筆真蹟。我保存在律師手裏。你縱有三隻手也偷不去。說罷又是一陣得意的冷笑。秋塘沉思有頃。對她說道。留春。你與我早已恩斷義絕。即使我收留你回家。雙方的精神上都很痛苦。我想你也志不在此。現在請你揭開天窗說亮話。你此來目的何在。請你明白告訴我罷。留春笑道。你既然說出心話來了。我也對你實說罷。你不要以爲你自己長得美死了。女人非嫁給你不可。我真不希罕你這美丈夫咧。不要看我年紀大了幾歲。在上海灘照樣還有許多小夥子想我不到手的呢。你既恨我。我決不勉強你接我回去。不過我與你的夫妻名

份是永遠存在的。你要娶小老婆。也得通知我。事前須得我的同意。如果私自娶回來。我就能告你重婚罪。律師告訴我。止少須判三年徒刑。她說到此地。連忙取出兩支香煙來。自己先抽着了一支。再敬一支給秋塘。秋塘將手一推。她狂抽了幾口。大笑道。你真是個好孩子。到現在還是不會抽香煙嗎。秋塘見她那種輕薄樣兒。掉頭不願看她。留春又笑道。你不願聽我的話嗎。對不起。今天可非請你聽聽不可。因爲你尋我的開心。尋得太大了。把我弄得不上不下。吃了你好大的一個空心湯糰。你就望外碼頭一溜。不顧我的死活。你一個人過快活日子去了。你總以爲今世不會與我見面。咧。偏偏我是餓不死的。老實說我。今天要在你身上報仇來了。秋塘我若不死。永遠是你的對頭。你要有種的。你先去告我與人通奸。可惜你沒有憑據。這便怎麼好呢。秋塘聽不慣她的冷嘲熱罵。插言道。廢話少說。請宣佈你的條件罷。留春怒道。你現在嫌我絮煩了。從前一分鐘不見我的面。就會惦記我。那時候你我的恩愛都忘記了嗎。秋塘一賭氣。站起來想就走。留春喝道。你敢走。我就叫警察抓你回來。秋塘站住道。你是來開談判的呢。還是來與我鬪嘴的。留春又笑道。我們是老夫老妻。還好意思真的與你爲難嗎。你現在過了好日子。也不好意思待虧我。我也不要你多。每月津貼我。

三百塊錢。先付我三個月。我就回上海去。以後請你陸續寄來。我決不來麻煩你。秋塘一口答應道。好。我照你的要求。給你錢。請你立刻離開此地。留春笑嘻嘻的伸出一條精瘦的膀子。欲與秋塘握手。秋塘退後兩步道。你有話請說罷。留春道。我要謝謝你的厚賜。足見你還能顧念夫妻舊情。秋塘道。錢你儘管拿去。夫妻不夫妻的話。請你不必再提。留春道。這可不行。若無夫妻的名份。我怎能拿你的贍養費呢。秋塘道。如果你以爲這筆錢是丈夫貼給妻子的。那是你自己逼我食言。莫怪我分文不給。留春道。這幾個錢就要我賣掉一個丈夫。你未免太會搭便宜貨了。其實你也不必害怕。我的華少奶奶不過担一個虛名罷了。你要娶個把小老婆。只消通知我一聲。得我的許可。我無不通融辦理。你若瞞着我偷娶。被我調查明白。哼。哼。那就對你不起。總要給些顏色你看。我想你是很愛我的。決不會做喪良心的事。你是懂道理的人。也不會有犯法的舉動。你雖不當我妻子。我總當你是丈夫。凡事與我軟商量。我沒有辦不到的。秋塘道。既是這樣。請你饒赦了我。正式脫離了夫妻關係。男婚女嫁。各能自由。免得留着個挂名夫妻的名義。留春道。你忍心說得出口。我倒捨不得離開你呢。活是華家人。死是華家鬼。今生今世。我是不想再改別的姓了。最好是請你搬到上海去。仍舊

與我同居。因為我在鄉下怕住不慣。秋塘被她一句出一句進的。禁不住發火道。你要想再與我同居。除非是重投一個胎。你不要來挾制我。我把家事料理清楚。就要出國去了。你不見得好到國外去找我。留春歎道。可惜我抽上幾口雅片。否則同你到外國去遊歷一次。倒也有趣。我的事不要放在心上。只消每月的贍養費不短少我的。我決不難為你。秋塘不願與她多嚙嚙。簽了一張九百元的支票給她。對她說道。這是依你的要求。給你三個月費用。是明天的日期。限你即刻動身到上海去拿。如兩天以後再不去取。我就打電報去止付。留春道。你不愛看見我嗎。我偏要常來見見你。我的耳目甚多。你若瞞了我重婚。那就莫怪用辣手對付你。聽我的忠告。你還是搬到上海去與我同居罷。秋塘掩耳疾走。出了旅館。好似逃出了鬼門關。僱一輛車回家。經過蕭家門口。他也無心進去探望佩芝。諒必她沒有甚麼大病。吃一兩劑藥就會好的。秋塘回到家裏。正遇見一人由內而出。看見秋塘便大聲叫道。先生。我不知叫你甚麼是好。夏先生呢。還是華先生呢。先生真是一個奇人。秋塘正含着滿腹悶氣。又遇見這樣一個討厭人。原來來者非別。就是本地土財主少爺余守廉。秋塘不使得罪。只好招待他進去坐定。余守廉笑道。華先生何不早說呢。早知你就是華伯禮老先生的



公子我們也可以算得是同鄉了。在南京時候也可以讓我們格外親近些。我是剛才聽得舍妹說起得了消息。就來拜候。一則與華先生敘敘別後離衷。二則想請你引見我們的華師母。還想請先生與師母同到舍間去一敘咧。秋塘見他帶着譏笑的語調。實在有些不耐。便問道。余先生今天下顧。有何見教。請明白說罷。守廉先作了一揖道。我今天是來專誠道謝的。上次在南京的時候。我是很冒昧的去求見你。承你不棄。很袒白的表示態度。永遠不與蕭佩芝再談戀愛。足見先生能尊重人格。自己知道使君有婦。不肯欺騙佩芝。我是十分感激。現在知道了你就是華秋塘華章先生。華先生雖不會到南通來過。你的大名。可說是周圍數十里婦孺皆知的了。我想起了你在南京對我說的話。更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我與佩芝的婚姻可以很順利的進行了。屢次挽媒到蕭家去提親。佩芝的父母都已答應。不過佩芝本人尙未十分許可。我也知道這位小姐的脾氣是非常倔強的。她的父母也不敢作她的主。別人或許不知道她有你這樣一位知己朋友。惟有我們兄妹是深知的。別人的話她都能不聽。惟有你先生的話。她是無有不依從的。我今天就是專誠來求你代我做個媒人。在佩芝面前說幾句好話。成全我們的姻緣。那就感激不盡了。秋塘聽了這一席話。竟不

知如何答覆。望着守廉不發一言。守廉道：夏先生。哦。現在該稱華先生了。你也不必猶豫。這位小姐如果不嫁我。再要嫁別人。只怕很難成功了。因你同她那樣密切。除了我。誰也不會相信你們沒有苟且行爲。萬一被人傳揚出去。誰敢再娶她回去呢。秋塘怒道：你損壞我的名譽。我可以不與你計較。你怎能污辱佩芝的貞節。守廉笑道：你不要生氣。悠悠之口。最是可怕。無中生有。還能憑空造一座樓閣起來。何況你確與佩芝有過相當交誼。我若是懷疑佩芝。也不請你做媒娶她了。我相信她是清白的。只怕別人不能像我一樣了解你的人格。你能一個個自造謠人去辯白嗎。秋塘道：你說的造謠人。大概就是你本人。因爲南京的事。本地人決不會知道。我曉得你說話的意思。若是我不同你說合這件婚事。你就要破壞佩芝的名譽。其實你又何必挾我呢。你既知我不能娶佩芝。老老實實去向佩芝說明。她自己也會答應你的。何須來對我說話。守廉見心事被秋塘識破。急忙謝過道：先生。若是別人能夠担任。決不來煩求先生了。只因佩芝祇信仰你的話。你不對她聲明不能娶她的理由。別人去說。她還以爲誹謗你咧。秋塘道：她既不與我談起嫁娶。我怎能先對她表白態度。奇談守廉道：所以我要請你做媒。就是要請你間接向她表示態度。秋塘心裏正自煩惱。要

打發守廉快去。只得答應他向佩芝轉言。不過應允與否。權在佩芝。不敢保證。守廉聽得秋塘答應。千辭萬謝。跳躍而去。秋塘垂頭喪氣。精神萎頓。獨坐在書室裏。一言不發。老劉進來看見。吃了一驚。道：「少爺。今天身體不舒服嗎。臉上氣色很不好看。」秋塘說道：「你與我預備行李。我要出洋去游歷了。」老劉吃驚道：「少爺去幾時回來。」秋塘道：「現在還說不定。大概七八年也夠了。」老劉道：「你去後。此地的家交給誰管理呢。」秋塘道：「自身尙難保。還顧什麼家呢。仍托蕭老先生照應好了。」老劉道：「從前託他照應是暫時的。據我看來。還是不要游行罷。」秋塘怒道：「你敢來干涉我的行動嗎。」老劉只得唯唯而退。秋塘就寫信告訴王道。說明不日出洋。請代向學校辭職。另外又寫了一封信給學校當局。請許其解除職務。信發出以後。他在家裏如坐針氈。恨不得立刻乘了飛機飛到外國去。吸一口清鮮空氣。在國內實在沒有他立足的餘地。再要住下去。真要鬱結死了。依他的意思。最好是連蕭家的人都不要見面。他又恐被人議論。他又不肯失信於余守廉那種小人身上。既然答應了。就該將意思轉達給佩芝。秋塘未嘗不愛佩芝。不過他此時的心裏。却恨不得佩芝早些嫁給守廉。一來自己可以死心塌地遠渡重洋。一心沒有掛礙。二則余家的婚姻不成功。守廉一定會造出許多謠言來。

破壞佩芝的名譽。使他又增加一些罪戾。所以他很堅決的打定主意。預備親自到蕭家去說明一切。但是他知道佩芝今天病了。與她提起余家親事。只怕更要增加她的病。不敢冒失。只得暫緩兩天。打聽得佩芝全愈之後再說。這兩天的猶豫。使他的精神上更增許多痛苦。他又想起了韋克剛的可恨。當初若是不被他擔誤。將留春手中的文件收了回來。辦妥了離異手續。現在就不會有這許多煩惱發生。追究禍源。也許是克剛故意作弄。此番經過上海。定要當面向他索回老父的手蹟。以後不願再與他家發生絲毫關係。過了兩天。秋塘正要去打聽佩芝病況如何。適巧吟笙撞來。問起佩芝。吟笙說早已全愈了。秋塘這才放心。便將自己要出洋游學的事告訴出來。吟笙道。我正爲此而來。昨天你的老管家來告訴我。說是少爺要出洋去。我也嚇了一跳。不知你爲何又要遠行。特來問個明白。秋塘道。先君在世時。我本就想出國求學。以圖深造。只因先君不讚成我遠遊。所以沒有去得成。現在我毫無牽挂。在家無事可爲。正可以出去一<sup>步</sup>。回國來好做一點事業。吟笙默然半響。問道。少爺既然決心要去。我也無法阻攔。此地的花園有幾位管家看守。我每天再來一次。各處的租由我代收。存入銀行。都無問題。不過上海還有許多產業。以後的收入。還是交給韋家父子呢。

還是收回自管。秋塘憤憤道：「韋克剛這東西，我一向就不信任他。此番我到上海，自會與他把交涉辦妥。你如怕到上海，我另外託銀行管理就是。」吟笙道：「少爺，據我的愚見，你有這點學問，足夠應世了。何必出國呢？你雖放心肯把偌大家私交我管理，我倒有些不敢擔負這重大的責任。最好是請你把住在上海的少夫人接來，讓我好有一個請示的人。」秋塘變色道：「蕭老先生，請你以後不要提起此人好嗎？」吟笙見他言時聲色俱厲，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嚇得不敢則聲。秋塘踱到窗口，向外噓了一口長氣，回頭問道：「佩芝小姐的病體全愈了嗎？」吟笙答道：「前天吃了一劑藥，昨天就起床了。」可笑她聽得你要出洋去游學，她也吵着要出洋去。小孩子一點人事不知，她到南京去讀書，還要你家資助。我這窮老子那裏有這大力量結交她呢？她今天定要當面來謝你延醫的厚惠，是我不准她來麻煩你。秋塘又默然不語。吟笙含笑，道：「小女佩芝說，在南京時已承你多加照應，教我代言致謝。」秋塘突然問道：「本地余家聽說要娶佩芝，談到什麼程度了？」吟笙脹紅臉說道：「這件婚事談了好幾年咧。至今沒有談妥。」少爺你看如何？秋塘道：「這是你家的事，我怎能越俎代謀？」吟笙道：「老先生在世，我家的事都請示於他。他老人家說長就長，道短就短。我自己沒有主意。如今惟有請你做主。」

了。秋塘道：何以談了幾年都沒有成功。中間有甚麼阻力嗎？吟笙道：不瞞你說。我們老夫妻沒有兒子。想靠兩個女兒養老。余家也答應資助我們。只是阿芝不知什麼緣故。提起余家的兒子。她就沒有好批評。我也不肯過份拂逆她。因此一向搪塞他家。這次放假。余家小姐又親自來求婚。定要我家答應。我還不知怎樣答覆是好。要請你指教。我一個拒絕的方法才好。不知秋塘如何答復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黃熟梅子



文壇巨子擎雲生傑作  
洋裝一厚冊  
實售

『黃熟梅子賣啥格青』此北里中小姊妹互誚有介事硬張嘸介事之口頭禪也。擎雲生取其友人冶遊北里之事實演成小說亦香艷亦滑稽。即以黃熟梅子爲書名。此中影事頗耐人尋味也。

◎ 發售處  
上海路中街  
金鋼鑽報館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五回 莫填恨海避面走天涯 難殺荷絲捨身順親意

話說秋塘聽吟笙講起佩芝婚事。沉吟良久。方始使勁在嘴裏迸了一個好字出來。吟笙也莫名其妙。不知這好字是贊成還是反對。等了半響。不見秋塘有下文。便問道。少爺的意思。也以不嫁余家爲好嗎。秋塘搖首道。我看你還是答應的好。女兒總是要嫁人的。在鄉下地方。余守廉還比較的是知識階級。他說這幾句話。聲音甚低。好像有些哽咽的樣子。吟笙聽見也現着大大的失望神態。長歎道。少爺你也贊成。可見姻緣乃前生所定。不可勉强的了。只是阿芝脾氣固執。她若表示不願。我們做父母的却毫無辦法。秋塘至此惟有直說道。余守廉雖是紈袴子弟。對於令媛。確是一往情深。用情極專。他在南京的時候。就來託我作媒。回鄉以後。又來纏擾不休。實使我無法對付。只得將他的意思轉達給你。肯與不肯。還是請你自己作主。吟笙道。我是無所謂的。像我們這種門第。能夠配到鄉紳人家的親事。也算心滿意足了。不過阿芝性情高傲。還瞧不上眼那姓余的。我們合家都勸

過她。她總無允許的表示。我聽小女的口音。她心中所傾佩的。只有你華少爺一人。你說的話。或許比我們得力。可否請你當面勸她一番。教她不要癡心妄想罷。吟笙說到癡心妄想四字。又好像是自覺失言似的。一時收不回來。臉上又脹得通紅。秋塘甚堅決的說道。我不能耽誤她的婚事。現在除了余家既無比他更相當的人家。不如早些決定了罷。蒙令愛不棄。就讓我來對她去解釋幾句也好。吟笙懶洋洋的答應。心裏好似也有難言之隱。走了幾步。却又退回來道。我去喚她。只能瞞着她。如果對她說明是爲余家提親。她一定不肯來的。秋塘想了想道。我本要道府辭行。我與你同去罷。吟笙連說不敢當。心裏却巴不得秋塘去一趟。二人一同出門。默默無言。各懷心事。吟笙是滿腹狐疑。心想秋塘娶的女人何以不見到來。剛才提起了一句。就使他大不快活。既是雙方不睦。照現在的法律很可以離婚續娶。那不是很圓滿了嗎。若是已經不在人世。那就更好辦咧。即使沒有離異。在名份上差一點。我看阿芝也未必不肯屈就。看來這位少爺的脾氣真有些古怪咧。秋塘垂頭喪氣。好似囚犯上法場去處決。慢吞吞的多挨一刻好一刻。脚步移挪得很遲緩。究竟沒有多路。蕭家的竹籬在望。吟笙打了個招呼。搶步先回去報信。秋塘假裝觀望野景。踱到蕭家。芳芝姊妹和吟



笙夫妻都站在門口歡迎咧。將他延到客堂內坐定。秋塘先問佩芝病體如何。佩芝向他道謝。說身體復原了。秋塘原有千言萬語。看見了佩芝却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吟笙見他們相對無言。以爲有人在傍邊。他們不好意思說話。便對佩芳歪歪嘴。佩芳會意。拉了母親就走。吟笙也藉故走開了。佩芝見秋塘形容憔悴。便問道。這幾天你的身體也有些不舒服嗎。何必急急的要出遠門呢。秋塘故意將胸脯挺一挺。笑道。我自己倒並不覺得怎樣不舒服。我的出國遊學。本是多年的志願。現在才算實現了。佩芝心裏也有說不出的苦痛。遲緩半晌。然後問道。你打算幾時動身呢。秋塘道。我本想立刻就走。只因有一件與你有關係的事不會辦妥。所以滯留幾天。佩芝聽說與她有關係的事。不禁紅暈兩頰。低頭撫弄手絹。傾耳靜聽。秋塘以話已出口。不能再遲延不決。只得坦白說道。現有一人久已愛慕你了。同尊大人求親。他說不敢作主。非與你當面談判不可。所以我斗膽來問你。你如不願。却也不必勉強應允。秋塘說到此地。自己心頭也跳躍不已。注視着佩芝的面部。好似囚犯聽候判決。一顆心幾乎在口腔裏跳了出來。但見佩芝漸漸的抬頭。臉部直紅過耳根。水汪汪的眼珠。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對秋塘注視了一會。忽然直起身。抱住秋塘的脖子。湊到他耳朵邊去說道。我愛

你還有勉強嗎。你還不知道我愛你嗎。秋塘聽得了如醉如癡。手足無措。恨不得有地洞鑽了下去。秋塘本是代余守廉去向蕭佩芝當面說親。誰知佩芝一向鍾情於秋塘。經過多時醞釀。正恨秋塘對她毫無表示。今天聽秋塘說有一人要向她求愛。她以爲除了秋塘總無別人。當即毅然向秋塘表示她也久已心許了。此時秋塘真是處於萬難地位。心想第一次婚姻已經弄得焦頭爛額。不能一誤再誤。雖然他是很愛佩芝。但是想起了留春的猙獰面目。使他不寒而慄。萬一留春說得到做得到。當真的去控告重婚。自己犯罪不打緊。還要連累佩芝。既然愛她豈能害她。秋塘想到這裏。也顧不得佩芝傷心。立刻將她推開。很莊重的對她說道。佩芝。你弄了。我是爲余守廉做媒。代替他來徵求你的同意。請你不要誤會。佩芝起初幾句。還聽得有些模糊。以後凝了神聽秋塘說畢。這才如夢初醒。兩眼直瞪着秋塘。秋塘羞愧萬狀。不敢逼視。垂頭喪氣的求她原諒道。我有說不出的苦衷。請你原諒。我對於你真是萬分抱歉。今生如不能報答。惟有圖報於來世。今天的會面也許是我們最後的訣別。我怕見你的面。以後恐亦不能再到南通來了。以往一切。請你饒恕我。至於余家的婚事。是他逼我來說的。我若不允。他就有不利於你的舉動。我爲愛護你。不得不對你一說。允與不

允還請你自己拿主意。我決不敢勸你答應或是拒絕。祝你前途幸福無量。我今夜就要動身了。秋塘對她行了個鞠躬禮。抬起身來忍不住淚珠亂拋。也不願被佩芝看見。急忙掉頭就走。一路偷擦着眼淚。退至前堂。聽得吟笙等說話聲音。秋塘忙將眼淚擦乾。幸喜戴着墨晶眼鏡。尙能遮蓋過去。吟笙見他出來。連忙站起相迎。探問消息。秋塘向裏一指道。你們趕緊去看看佩芝吧。我不能再在此地逗留了。吟笙合家以爲出了什麼變故。奔到後進去了。秋塘便乘間逃了出來。一望兩面沒有行人。忍不住放聲慟哭。他故意轉入小路。繞到蕭家屋後去。只聽裏面人聲雜沓。諒必沒有甚麼好事。他不敢卒聽。奔到山腳下去。望着別人家的坟墓痛哭一場。夕陽西下。始覓路回家。到了屋裏。把老人家喚來吩咐道。我今夜就要動身上海去了。此地的花園。我想改作老太爺的祠堂。不過我現在行色匆忙。心緒紛亂。不能詳細計劃。待我出去之後。靜了心。打就圖樣。自會寄回來的。眼前一切不必更張。仍舊維持着現狀。家中瑣事。由老劉料理。大事取決於蕭老先生。他爲人忠厚。做事小心。有他照應。我也可以放心出門了。家裏所藏書畫。是老太爺的手澤。你們須格外留神保管。老劉等幾個老底下人。聽了都面面相覷。知道少爺的去心已決。無法挽留。只得唯唯聽命。秋塘又命備了

一席祭菜。到父親靈前去拜別。默默禱告。表示悔罪。伏在地上。忍不住淚痕被面。祭罷獨自回房。飯也不吃。關門寫了兩封信。一封給蕭吟笙。托他仍舊照料家務。管理田產。一封寫給佩芝。說明自己苦衷。勸她早些說妥親事。安慰父母。我此番出去。也許永不再到此地。恐怕要來生再見的了。這封信寫到非常淒慘。寫罷。吩咐小福進來。交信給他。道。等我動身以後。明天送到蕭家去。小福點頭答應。此時他的簡單行裝已經整理妥貼。緊要文書圖章另外放在一個手提包裏。一看時候差不多。即命備車。由老劉與小福同乘。送他登輪。主僕三人在車中悄然無聲。只因老劉屢次相勸。一開口就被秋塘禁阻。老劉只得不說。明知說也無益。車經蕭家門口。隔籬望見燈火未熄。不知佩芝受了今天的刺激。舊病有沒有重犯。到了此時。也顧不得這些閒賬。只得由她去罷。車向前行。秋塘頭也不回。竟自去了。老劉靜默了多時。究竟忍不住說道。少爺到了甚麼地方。總要寫封信回來。好教我們知道。有事也能前來請示。秋塘道。我到了外國去。你們難道也能趕去請示嗎。老劉道。我們雖不能親自來。但能通信告稟也是好的。秋塘道。你們不必寫信給我。我有事自會來通知你們的。老劉歎道。老太爺掙這份家私。費了一生心血。少爺就這麼丟開了嗎。秋塘笑道。地球尚有毀滅的日子。

何況區區家產。等我學成歸國。我想全部捐作公產。爲地方造福。老劉道。此地的產業還沒有大關係。上海的許多怎麼辦法呢。秋塘道。我此去就爲變賣上海的產業。免得被人覬覦中飽。老劉聽了便又默然。車到港口。距輪船到時尙有好幾個鐘頭。照例要落小客棧。老劉與小福搬運行李到一家野店中去坐定。老劉去買了一張官艙船票。一張統艙。秋塘問他何以要買兩張。老劉說。我送少爺到上海。秋塘笑道。我現在也算老出門了。你在家裏要緊。不必多此一舉。老劉無法。只得又將船票去退掉。枯坐了多時。老劉又說。少爺晚飯也不會吃。可要買些吃的。秋塘搖頭表示不餓。老劉等了一會又勸道。少爺你到了上海住幾天。解解悶。還是回來吧。秋塘好似沒有聽見一般。老劉又說。你若嫌鄉下住不慣。將合家仍搬到上海去住也是一樣。秋塘望一望手表道。只怕船快到了。待我出去打聽打聽。老劉知道他嫌我說話討厭。連忙起身道。外面漆黑。不容易走。還是待我去罷。說着老劉出外去。秋塘回頭見小福已靠在行李上睡熟了。便喝醒他道。喂。醒醒。我交給你的要緊東西呢。小福突然驚醒。急得手足無措。低倒了頭去點幾件行李可有失落。秋塘叱道。不是我方才交給你的東西呢。小福便在身上亂摸。旋身亂找。秋塘道。你好記心呵。我在家裏交給你那兩封信呢。小

福這才想起來道。那是留在家裏。放在我的枕頭邊。你要看嗎。我回去拿。秋塘道。此地離家有三四十里路。等你跑回去拿來。只怕我上海都到了。我是提醒你一聲。叫你不要忘記。明天早晨就去送掉。小福這才連連答應。把他的磕睡蟲也嚇跑了。老劉奔進來說。船快到了。我上碼頭去等。免得找不到房間。秋塘聽說。便一同帶了行李上碼頭去。等了一會。輪船靠埠。老劉搶先上去。覓得了房門。再請秋塘上去。臨別時。老劉也顧不得秋塘討厭。又叮囑了不少言語。秋塘覺得他也是一番好意。點頭答應。將要開船。老劉才與小福辭別。秋塘眼望輪船開去。天色已經大明。老劉帶了小福搭車回家。小福趕緊到自己枕頭邊去拿了兩封信。巴巴的奔到蕭家。當面交給吟笙。吟笙先拆自己的信看了一遍。只是搖頭歎息。徒喚奈何。另外一封給佩芝的信。心想拆開看過再交給女兒。又怕她心裏不願意。如果不拆開就給她。只怕她看後又增一重刺激。只因昨天秋塘來後。佩芝一直呆瞪瞪的。不言不食。看她的樣子又要病倒。秋塘這封信。一定又是使她大大的失望。給她看了。不是使她更增痛苦嗎。小福送了信就走。吟笙却拿了佩芝的那信。在客堂裏踱來踱去。轉念頭。恰巧佩芳出來請他進去早餐。吟笙便將這爲難問題與佩芳商量。佩芳却說得爽快道。婚姻大事是無可勉

強的。華少爺既然不能娶她。我們又何必強求呢。依我的主見。儘管將這封信交給她去看。大概華少爺也不會欺騙她。信中無非是勸她一番。給她看了。也好讓她死了那條心罷。吟笙道。現在你妹子已經氣得要病倒的樣子。看了此信。不使她更氣嗎。佩芳道。她並無重病。不過心不死罷了。這封信給她。讓她大哭一場。好像做夢似的。夢醒以後。心地明白。鬱勃盡消。如果不死不活的拖下去。難保不釀成一場大病出來。吟笙聽得有理。先命佩芳去看看佩芝。見佩芝面壁而臥。低喚兩聲。也不回頭。大概是睡熟了。便退將出來。侍候吟笙進早餐。又與母親商量了一番。蕭太太則以爲與佩芝早定親事爲是。最好果然是嫁給華秋塘。既不能成功。還是余家爲上。佩芳已經耽誤。不能一誤再誤。錯過了余家。想找一頭適合的親事。在本地是再也沒有相當的人家了。吟笙只有歎息。毫無主意。他平常要吃兩碗半稀飯的。今天只吃了一碗半。這半碗還是硬挨下去的。吃罷。與佩芳回到佩芝房中。恰巧佩芝臉向着外邊。看見他們進來。又將臉掉了過去。可見她並未睡熟。只是怕別人與她多說話。吟笙先問道。你昨天也沒有吃晚飯。現在覺得餓嗎。佩芝對他搖搖頭。吟笙望着佩芳搖頭。佩芳却忍不住說道。秋塘有一封信給你的。你現在有精神看嗎。佩芝翻過身來。噉咕道。誰要聽

他的鬼話。信呢。她說着就伸出手來索取。佩芳看了幾乎失笑出來。吟笙戰戰兢兢的將信遞了過去。佩芝接過來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。不就拆開。却對吟笙與佩芳望了兩眼。佩芳拉了吟笙笑道。爸爸。我們走開吧。她不願我們站在此地咧。佩芝見他們走到門口。便高聲叫道。我頭昏咧。現在不能看。你們不要走開。吟笙還想回頭。佩芳忙將父親推了出去。順手帶上了房門。一路說笑着走開去了。蕭氏合家都知道佩芝想嫁秋塘。但佩芝本人却從來不肯承認這筆帳。現在婚事已成泡影。秋塘出門遠去。更不便去叫穿這件事。免得佩芝臉上難堪。所以大家都只能在肚子裏用功夫。佩芝見了秋塘的信。果不出她的阿姊所料。一連又睡了幾天。只在暗暗的啜泣。看見有人進來。她就推說有病。吟笙要她請醫生看。她又抵死不要。每天祇進些粥湯。過了兩日。余守貞又送許多東西來。聽說佩芝病倒。定欲進房探視。吟笙未便阻止。只得命佩芳陪她進去。佩芳怕妹子又裝睡熟。一路高喊進去。不知佩芝願意與守貞相見與否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六回 大錯鑄成時九州鐵聚 嫁奩端正處一步來遲

話說佩芝見是守貞到來。怕她絮煩。特意下床招待。請他回到客室中請坐。守貞要想阻止。已經不及。佩芳却笑道。我妹子已有好幾天不會下床咧。今天看見余小姐來了。毛病就輕鬆了一半。足見她與余小姐大有緣份。佩芝暗暗的對佩芳橫了一個白眼。守貞却大笑道。佩芝姊若能見了我就不害病。我願意長期廝守着她。寸步不離都可以的。佩芳笑道。只怕我妹子沒有這大福氣。要折煞她咧。佩芳取一件浴衣給佩芝披上。一同走到客室中來。蕭太太看見連忙將窗戶關閉。佩芝道。大熱天還怕招涼嗎。關緊了窗門。不害病的人也要悶出病來咧。吟笙也說。寧可小心些的好。稍微開一扇。守貞道。此地很涼快。請不要開。免得佩芝姊招風。佩芝道。我晚上睡覺都愛開窗的。你們再關。我們坐到廊下去乘涼吧。吟笙這才開了半扇。守貞笑道。這位小姐的脾氣。同我家的守廉一模一樣。他也是愛講衛生。關了窗就睡不着覺。佩芝聽得便把眉頭一皺。吟笙還不識趣。說道。中國人的

體氣與外國人兩樣。尤其是鄉下的山風吹不得。守貞道。可不是嗎。這幾天他也病倒了。佩芳笑道。大概他的病與我妹子一樣。都是受了些風寒。佩芳的兩句話。故意中間作一頓挫。對妹子瞅了一眼。再說第二句。若在平時。佩芝早已撇氣走開了。今天却不知如何脾氣改得和善了許多。由人打趣她幾句。她也不以為忤。只是低頭不語。裝作沒有聽見一般。守貞又問。芝姊病了多日。請醫生看過不會。佩芝道。鄉下請醫生不便。靜睡幾天。讓腸胃裏餓餓空。也就全愈了。守貞道。我不知你有病。否則前幾天守廉每日請醫生下鄉來。教他灣過來診一診脈很方便。明天我陪那醫生一同來。佩芝連忙拒絕道。我最怕吃藥。況且今天已經能起床。不必費事了。守貞笑道。上次你才病了一天。夏春圃先生就代你去請醫生來看。這次怎麼他又不高興了呢。佩芳連忙接過來說道。你說的不是那位華秋塘少爺嗎。他早已動身出洋去了。守貞假意吃驚道。他怎麼捨得離開此地的呵。說着故意對佩芝望了一眼。又作恍悟的神情道。呵。大概他的太太在上海等得不耐煩咧。佩芳問道。你也知道他有太太的嗎。守貞作不屑狀道。哼。他的事。本地人誰不知道。他若不為女人。不致於移名改姓。我們在南京也不會上他的當。這位先生真是俗語說的會捉老鼠貓不叫。初次見面。誰也瞧不

出他是一個小滑頭。可笑我們在南京還都尊重他爲道學先生咧。足見現在的世界。上。僞君子實在太多了。佩芝姊。你說是嗎。佩芝本就一肚子不痛快。守貞還要來逼問她一句。她這可真忍不住。便發言道。守貞姊的話雖不錯。不過批評別人的是非。須要搜集各方面的證據。用公正的眼光觀察一番。始能再下斷語。華秋塘的不得父歡。究竟誰是誰非。真相如何。外人都不知道詳情。只聽幾句傳來之言。焉能作證。據我看來。他們父子不睦。無非爲了新舊思想的衝突。秋塘不願屈服在舊禮教下。寧可犧牲地位名譽。出門去自食其力。此非有極大勇氣的人萬做不到。如果秋塘真是個無賴浪子。華老先生臨死時也不會想找兒子回來了。這就是他老人家對於兒子的懺悔。所以據我看來。秋塘的品行。決不會像一般無知愚民口中傳說的那樣壞法。守貞笑道。我們這位佩芝阿姊。是出名的觀世音菩薩。同學們都稱她是慈悲心腸。她最肯原諒人。向來抱隱惡揚善的宗旨。人家有三分好處。在她嘴裏說出來。便是十二分的好人了。佩芝道。我不會趨奉人。也不會糟蹋人。別人既無十分罪過。就該留些口德。吟笙見佩芝的臉脹得通紅。恐怕她口沒遮攔。得罪了貴客。正欲插嘴。佩芳已先說道。姓華的已經去遠。只怕現在已到了東洋大海了。我們何必去論他的短長。

呢。不說也罷。吟笙道。余小姐。小女因受過華家老太爺的恩惠。如今尙未圖報。心中常覺得抱歉似的。有人提及華家的事。她都覺得傷心。這也難怪。因爲華老先生太鍾愛她。簡直比我這窮老子還憐惜她。佩芝不願再聽他們說這些話。推說頭暈。要去休息。蕭老太太侍候她進去睡了。此地守貞只是望着癡笑。吟笙連連向她賠禮。守貞笑道。這位小姐正是太癡心了。她欽佩的人竟不許別人說半句壞話。佩芳道。她說好也不中用。現在已經到外國去了。守貞道。我早已知道。今天我所以再來探聽你們。他臨走的時候。對佩芝有何表示。沒有。吟笙道。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女。我曾經去偷看過。信中勸她答應嫁給令兄。話是的。確說得十分懇切。遭幾天看來。小女也有些覺悟了。守貞道。我的阿哥聽說秋塘動身以後。天天催我來問信。我因天熱。懶得出來。他又掇弄我祖母逼我來。他在家裏立等回音。現在可否請老伯進去探問佩芝一個確信。如果她有了允意。我回去再挽正式媒人來求親。吟笙猶遲疑不決。佩芳道。你進去見機行事罷。吟笙這才點起了脚步。走了進去。佩芳道。沒有了秋塘。我看妹子不會不答應的。我們這門親戚是高攀定了。守貞歎了一口氣道。像秋塘這種小夥子。人品長得氣概。學問中西貫通。年紀又輕。脾氣又隨和。說話又會騙人。莫怪佩芝要被他

弄得神魂顛倒。不怕你笑話。守貞忽附耳說道。在南京的時候。我都幾乎受過他的誘惑。他騙女人的本領真強。幸虧我主意拿得穩。不上他的當。佩芝與他接近時。我就屢次勸佩芝。奈何令妹執迷不悟。逼得無法。眼看佩芝就要上他的鈎子。我哥哥才不避艱險。當面去數說他的罪過。他才頓口無言。與佩芝漸漸疏遠。那時候我們都知道他姓夏咧。到了此地才知道他就是華家的敗子。佩芝看破他的行爲。也該覺悟才是。想不到還會受他的愚。所以我當面說她太癡心。佩芳道。這才對了我初次與佩芝同到華家去。兩個人見面不睬。大概就是爲此了。後來他們唧唧噥噥談了兩次。妹子的的心又會傾向他。足見此人的嘴真會說話。守貞道。我哥哥要娶佩芝。一來果然是愛她。二來也是救她。若不是我哥哥處處防閑嚴密。從前早出了事咧。此次不是哥哥去逼他走路。他常與佩芝鬼混在一起。也就快出事了。不比他沒有老婆。倒也罷了。他已經娶過親的人。還來騙人家的閨女。幹甚麼。佩芝是受了他的迷。不顧終身利害。累你們合家也無臉見人。所以我們才不得不出來救你們脫離險境。姓華的經此打擊。我想他也不能再回南通來破壞我們的善良風化了。佩芳聽罷。連連點頭稱是。心裏也萬分感激。蕭氏合家原很看重秋塘。自被余守貞幾番鼓弄。佩芳就第一個

反對秋塘。所以常常在妹子面前譏諷他。今天聽了這一番話。更把秋塘的人格看低幾倍。吟笙因爲怕耽誤了佩芝的婚姻。姓華的脫空。便想靠定姓余的。除此兩家。本地再無更好的人家。他聽了守貞的話。並不敢十分相信。對於秋塘尙無壞感。不過看秋塘置家爭於不顧。飄然遠去。父母塋地。先人遺澤。好像都不在心上。便覺得這孩子似太荒唐。爲他管理事務。將來必無善果。要想將佩芝的婚事辦妥。依靠了余家。衣食無慮。便想謝絕顧問華家事。免得將來秋塘敗去了家當。被人議論。說姓蕭的幫同敗家子胡鬧。死後也無顏見伯禮於地下。吟笙有些書馱子脾氣。不肯貪非義之財。倚靠女兒養老。卻名正言順。不足爲恥。所以急於要說定佩芝的婚事。他進房去試探。佩芝劈口回絕。說是今生願抱獨身主義。不想嫁人了。吟笙着急道。好小姐。抱獨身主義是要本錢的。你的老子家無担石。自顧不週。怎能養你的老呢。佩芝道。我教書度日。也能糊口。以後捐些款子來自辦一所學校。就能養你們二老了。吟笙道。教書的味道。我是嘗夠了。那一個教員不是窮得要命。何況你是一個女流呢。好小姐。男大當婚。女大當嫁。我只生你們兩位小姐。你姊姊管理家政是好的。要嫁上等人家。千難萬難。我所盼望的就是你一人。想靠你養老爹娘。免得我們年老更受凍餓。我培植你讀

書。就是下的本錢。想把你嫁一個好女婿。你的終身有靠。我與你娘也有靠了。請你看我們可憐。就答應了吧。說着老淚縱橫。哽咽不已。蕭太太也陪着啼哭。佩芝伏在娘身上。也是嗚咽不住。說道。爹娘既然定要我嫁人。我也無法。不過要依我一個條件。就是姓余的不嫁。吟笙與老妻聽罷。面面相覷。她的答應與不答應並無分別。吟笙想了半天說道。好。我允許你不嫁姓余的。不過我與你娘都不肯放你遠離鄉井。在本鄉地方。除了姓余的。由你揀一家。誰能擔任我們的生活費用。誰是你眼光中看得對的。請你舉幾個人出來。佩芝本有許多話可以駁倒老人家。但是看他哭得傷心。不忍再去頂撞。祇有倒在床上。伏枕痛哭。余守貞與佩芳談着。不見吟笙出來回覆。不知何意。佩芳只得請守貞暫坐。自往內室觀望。她去了好久。也紅腫了眼睛出來。對守貞道。佩芝已經默許了。你請回去進行定婚的手續罷。守貞聽得大功告成。不禁大喜。急忙告辭回去。向守廉報喜。人不爲己。誰肯早起。余守貞這樣爲哥哥盡心竭力的奔走。爲了什麼。原來她也看了一個少年。並且發生過肉體關係。只因那人是窮小子。余家老頭兒反對。守貞去懇求守廉幫忙。守廉就以蕭佩芝爲交換條件。守貞只得答應。待此次暑假回家。定能撮合成功。誰知冤家遇見對頭。發現夏春圃就是華秋塘。

的化名。兩個人先在家鄉甚形親熱。守廉着急起來。因所有守貞與戀人的往來情書。都由守廉轉送。守廉藏匿起來。並要挾守貞道。你如再不辦妥。我將情書交給老子。可以禁止你永遠不許出門一步。守貞着了慌。這才拚命進行。所有守廉當面去要挾秋塘等方法。都是守貞代想的。秋塘果然被他嚇跑了。今天得到這喜信。連忙奔回去。先向守廉要情書來看。她當然對守廉說。佩芝已親口允許。只待挽個媒人出去辦手續即得。但是他們的父親余沛南。卻嫌蕭家太窮。不願配這門親事。守貞便又想妙計。先叫守廉裝病。放了不少乾糧在枕邊。一連兩天沒有吃飯。父母少不得着急。守貞便去走祖母的門路。約略說個大概。祖母去問守廉。守廉猶裝腔作勢。不肯直說。守貞更在傍裝神詐鬼。總算代為證明。祖母愛孫心切。瞞了沛南先向蕭家去請個八字來。請瞎子一算。八字奇佳。老太太這才用全副精神去向沛南力爭。沛南難違母命。只得挽了本地的一個地保名叫王高升的去到蕭家提親。事前余守貞小姐已向吟笙聲明。所有蕭家要提的條件。如岳父母要靠女婿養老等等。全由守貞負責答應。不必向媒人提及。因為媒人不過出出面罷了。吟笙聽信了她的話。當王高升來提親時。一切遵命。進行甚為順利。不多幾天。就舉行文定典禮。同時送過迎親的吉日來。



距行聘只有一月。吟笙嫌得日子太偏促。王高升說好在男家不要你家的賠嫁。四季衣服都由男家製就送來。你們只要過去一個人。有甚麼來不及呢。吟笙也就無話可說。定親以後。合家都忙着辦喜事。雖說不用賠嫁。場面總是要的。余家送了一千元聘禮來。吟笙與老妻佩芳商量。至少五六百元東西要賠給女兒的。否則怕被女婿瞧不起。蕭太太與佩芳同去詢問佩芝。要辦些什麼東西。最好是同到城裏去採辦。佩芝這幾天好似囚犯聽見了宣佈死刑。一切由他們去擺弄。拚着一個身體去與運命之神掙扎。抱定混世主義。混一天算兩個半天。她倒並不害怕吉期的到來。只恨地球轉得太慢。最好是一天一天一年年飛一般馳去。便能使她早些衰老。早些死去。希望換一個人生。或者會有甜蜜的光陰能度。今生是終歸絕望的了。佩芳來問她要辦些什麼東西。她望着阿姊與母親呵呵的癡笑。問急了。便說一聲隨便。佩芝這幾天態度變異。不但對人說話。笑口常開。就是獨自一人仰望天空。也會展開笑顏。吟笙見了有些害怕。偷偷的對老妻說。這孩子不要發瘋嗎。蕭太太道。也許是花癡。你不見她常對着園中花朵發笑嗎。女孩子家的病。原有千奇百怪的。只要一嫁男人。立刻就會消失。吟笙歎道。女子無才便是德。古人的話竟不能不信。一樣是我們養的孩子。阿

芳就多麼懂得人事。只是少念了幾年書。阿芝的性情就這樣古怪。大概是因爲她太聰明。太會用腦思想。才想成功這個樣子。好在她的福氣好。命裏註定要嫁有錢人家。若是阿芳也像她的脾氣。那就糟糕了。夫妻倆同聲歎息。佩芳真是能幹。平常就留心別人家辦喜事的手續。此次全仗她一人。把佩芝的嫁時物辦得井井有條。吟笙夫婦也很佩服。光陰迅速。離佩芝的吉期僅有三天了。佩芳因爲要節省。自辦魚肉。僱用鄉下廚子烹調。一早就進城去買辦酒席。吟笙有幾位尊親住在四鄉。須親自去邀請他們到場。也不在家。蕭太太忙了幾天。發老傷睡在床上。家裏祇有佩芝一人。呆呆的坐在庭前。忽聽得門外一陣犬吠。有一輛快馬車。到籬門外戛然停止。一羣狗圍着亂鳴。佩芝注視門外。但見一個穿西裝的少年。手裏挾着一個大皮包。滿頭大汗的奔進來。佩芝仔細辨認。來者正是華秋塘。她的心頭便似有小鹿般亂撞起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等不及佩芝轉念頭。秋塘已奔到她面前。充滿了快樂。將皮包望竹椅上一擲。張開兩臂。撲到佩芝身上。緊緊抱住。低呼道。吾愛。我已回復自由。能永遠愛你了。佩芝此時也是熱血騰沸。心不由自主。覺得秋塘湊過來與他接吻。她萬無拒絕的勇氣。竟由秋塘熱烘烘的吻着。這是她平生最熱烈的表現。在這一霎那。她已被熱情

溶化了。不但忘記了摟抱着的秋塘。並她自己的身體也忘得一乾二淨。好像將兩個泥人搗爛以後。重新又捏成了一個。兩顆跳突的心也似奏着同一拍子的音樂。按着同樣的速度跳動。胸口緊貼胸口。分不出你我彼此。他們兩個的心靈也融成一片了。秋塘臉朝着裏。吻着佩芝。心中有說不出的愉快。持續移時。漸漸的抬頭。佩芝望他胸前一鑽。他吻着她的秀髮。漸漸的睜開眼皮。看見堂前堆着許多紅紅綠綠的東西。中堂懸着一個大紅喜幛。題着四個大金字。之子于歸。他低頭問道。是你家佩芝辦喜事嗎。佩芝聽得這句話。如同觸了電流。面色突然慘變。雙手使勁在秋塘胸前一推道。你來得太遲了。說罷。掙脫了秋塘的手臂。倒退了幾步。靠在牆上。瞠目望着秋塘。秋塘此時也怔住了。正欲上前問個明白。只聽大門響處。佩芝提着幾個大小紙包由門外進來。佩芝看見。望着秋塘。蹬了幾脚。掩面望裏直奔。秋塘知道了變故。不便攔阻。佩芝已走到階前。看見秋塘已暗自吃驚。隨即堆下笑臉說道。華少爺你沒有到外國去呵。今天特地趕回來吃佩芝喜酒的嗎。秋塘望着佩芝。啼笑皆非。只覺得腦中嗡的一陣聲響。他也知道受的刺激太深。身體難以支持。俯身下去。拿了皮包要走。誰知他的身體已失了主宰。就這樣順勢合撲了下去。嚇得佩芝也驚叫起來。要知

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懣人春色

三一六

張恂子著

# 慾海乘桴記

慾海無邊回頭是岸摩登男女最易沉溺著者  
搜集近代青年之事實假小說家言作當頭棒  
喝文筆流利暢達情節紆迴曲折一編在手可  
以忘倦全部四冊定價三元實售

◎

發

行

所

上海  
北河路  
中

金

鋼

鑽

報

館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七回 指桑罵槐正言彈惡客 殭桃代李僉壬定詭謀

却說華秋塘出國去後。因何突然回來。原來他因情場失意。看得萬事皆空。決計捨棄一切。到國外去研究一種專門學問。意欲至少在外國度過十年之後。再回祖國。預料那時人事變遷。各人都能互忘往事。他也能重打鑼鼓。另換一頁人生史。安心爲社會服務。做一番有利人羣的事。秋塘的主意本是拿得甚堅決的。到了上海。想把所有股票產業盡行變賣。存在銀行裏。供給他求學的費用。他與章克剛還有些未了的手續。在動身以前不能不與此人斬斷瓜葛。因爲他已知道姓章的不是個東西。若不與其斷絕。將來難免要被他的藉故敲詐。所以秋塘到上海。住定了旅館。就要去尋章克剛說話。想辦完了這件交涉。再進行他事。他與匆匆的出去。走到旅館門口。忽又站定了脚。心裏想道。像章克剛這種卑鄙小人。也配我上門去拜訪他嗎。似乎太給他面子了。不如叫他到旅館中來談話。表示不是我上門去求他的。秋塘究竟還是個大爺脾氣。對付這班勢利小人。就愛搭足架。

子不肯有一點遷就。當即回到房裏。命茶房打了一個電話到韋克剛的事務所去。命他即刻就來。他買了幾張報紙。隨意翻閱。不多一刻。韋克剛居然來了。見了秋塘。滿面春風的問道。秋塘哥。你是幾時到的。怎麼不打一個電報給我。讓我到碼頭上來迎接你。你也太儉樸了。怎麼住在這種小旅館裏。房間何不開一個大些的呢。你沒吃飯嗎。我與你接風。秋塘指着一張椅子對他說道。你請坐下。與你談正事。克剛一面坐下。一面說道。你想到上海來做點事業嗎。近來的地產十分發達。我手裏有幾票便宜貨。大可以搗進。若要發得快些。有大資本做標金。能將金價操縱在你手裏。更是一本萬利的生意。秋塘道。我不想發財。老實告訴你吧。我就要出洋去了。以後我家也不會與人發生甚麼法律交涉。今天請你來。就是要取消你的法律顧問。所有先君以前留在你處的文件。請你一齊交還給我。克剛吃驚道。你有了偌大家私。就是坐吃兩三輩子也吃不完。何必還要耽驚受怕的去飄洋過海呢。秋塘道。人各有志。你也不必來管我。克剛沉思有頃。恍悟道。華老伯去世未久。你即使有心出洋遊歷。也不會如此匆促。定是你受了甚麼重大刺激。所以急於要離開本國。如果真是這樣。你就未免太傻了。何不與我商量一下。或者能夠與你解決困難問題。秋塘心想此人雖然卑

鄙却很聰明。被他一句話就猜着了我的心事。真是個機靈鬼。秋塘雖暗中佩服。面子上却不肯承認。對他莊容說道。我想出洋就出洋。與別人毫無關係。你也不必打聽。克剛道。我的事不成問題。你出國以後。上海的產業還是要委托人的。這一點小義務。讓我盡了罷。我們是自己弟兄。又是世交。還能向你要公費嗎。純粹義務。決不要分文酬勞。有話等你回國來再說。秋塘道。如果我是短期遊歷。我也不與你說話了。因為我此去。預定須十年後方能回國。留在上海的產業須全部變賣現金。以後用不着人管理了。克剛見他的意志甚是堅決。語氣中甚是不信任自己。當即連聲稱讚道。想不到你有此壯志。真是令人欽慕不置。可恨我沒有力量。否則與你作伴同行。倒是大好機會。剛才我以為你是到各國去遊歷。那是走馬看花。得不到甚麼益處。既是想去長期研究學術。我是十分贊成的。我是受你老太爺僱用的人。你既是他的合法承繼人。也就是我的主人。主人的命令是應該遵從的。不過移交的手續甚繁。限我半月工夫。全部奉繳如何。秋塘道。只要請你將文件交出來。就是何須費許多日子。我最好在一星期之內就要放洋。請你明後天就交給我罷。克剛連連答應道。是是。愈快愈好。待我回去就整理。明後天能夠理清。我就交。秋塘預料他一定有阻難的。現在

見他如此漂亮。也就放心了。克剛站起身來。低頭一想。說道。我現在就去。只怕時間太遲。銀行保管箱已不能開了。明天我要到蘇州高等法院去出庭。大概須待後天始能開始整理。秋塘道。只要你言而有信。我就等你三天罷。克剛說得斬釘截鐵。約定三日後見面。就告辭而去。他出了旅館。直奔到陶留春那裏。原來他與留春早已祕密同居。不過他絕對不干涉留春的自由。留春有時弄到了洋盤戶頭。他還能運籌籌帷。與他計劃騙錢的方法。所以留春與他相處得甚爲合式。如遇克剛週轉不靈的時候。留春自願盡力資助。珠聯璧合。相得益彰。同居多時。絕無間言。後來克剛知道秋塘得了承繼權。益發將留春視同肥肉。侍奉得她格外週到。上次留春到南通去見秋塘。也是克剛出的主意。那一次只是探試性質。所以教她不必大敲竹槓。後來聽見秋塘事事屈服。留春回到上海。克剛便頓足懊悔。留春問他何故。克剛道。你與秋塘見面得太早了。如果等他與蕭吟笙的女兒愛情成熟。訂了婚以後。你再去與他辦交涉。縱然不教他傾家蕩產。至少也要教他拿出一半家私來料理這場官司。現在你去見了他一面。他不敢不承認你是他的正式夫人。這就是逼他不敢與姓蕭的女子結婚。留春問道。那末還有補救的方法嗎。克剛道。只有靜待時機。看他們的變化如何。你



却不能再去逼他了。惟有希望他將你忘記。才有辦法。今天韋克剛聽得秋塘說要出洋去。十年後方能回來。使他的計劃完全失敗。便大大着急起來。奔到留春處。留春尚未起牀。一個老媽子哭喪着臉站在牀前。却不敢喚醒主母。克剛問老媽子道。徐媽。你呆瞪瞪的望着幹甚麼。徐媽擦着眼淚說道。二小姐剛才又吐了幾口血。看樣子危險得很。今天可要去請醫生。遲了怕醫生不在家。叫醒了大小姐。又怕大小姐發脾氣。少爺。你作作主罷。克剛將婆子望房外一推道。我們現在有要緊事商量呢。沒工夫管閒帳。說罷將房門關閉上門。走到牀前。將留春輕輕的推醒。留春微睜眼皮。見是克剛。又望被窩裏一鑽。克剛靠到枕上去。低聲對她說道。你醒醒吧。華秋塘到上海來了。留春霍地坐了起來。問道。他住在那裏。我要問他要錢去。克剛拍着她的背心道。你醒醒再說。留春揉着眼睛叫徐媽。克剛道。你要烟盤嗎。我與你搬過來。不要叫她進來吧。說着便將烟具拿到牀上。與她點燈裝烟。原來留春每日起身非要在被窩裏抽足了烟不肯下牀。克剛知道她的脾氣。坐在牀前一張小矮凳上。埋頭與她裝了五六口大筒雅片。才見她慢慢的活動起來。倒了一壺滾茶給她吃了。見她伸了一個懶腰。方開口問道。你怎麼知道這殺千刀會來的。克剛便把方纔與秋塘會面的經過

說了一遍。留春又坐起身來道。他到了外國去。我到那裏去找他的游魂。我要去教他把十年津貼一次算給我。克剛道。你不要魯莽。我的目的還不在乎這幾個小費。你現在不必露面。免得將他嚇逃走。我去打聽明白了他出洋的原因。然後再商量對付的方法。留春道。你不是說他已經不相信你了嗎。你去問他。也不會有真心話對你說的。克剛道。在上海無從打聽。待我到南通去走一趟。立刻就能知道。留春道。你幾時去幾時回來。克剛道。事不宜遲。今晚動身。明天下午到他家裏。後天能回上海吃中飯。留春道。到他家裏若是打聽不出。豈不是白跑一趟。克剛道。他家裏的情形。我很熟悉。那個老家人是忠厚人。我自有方法偵探出來。留春仍鑽入被窩。望着克剛嫣然一笑道。你要去就去罷。今天那老屈死要來吃晚飯咧。克剛站起來吻了一吻她的額角。就在一面盆冷水中洗了洗手。整一整西裝。就告辭去了。開出房門。見徐媽在後房門口眼淚汪汪的站着。他正眼也不瞧。竟自下樓。徐媽這才進房去。將二小姐病危的情形告訴給留春聽。留春矇矓着眼睛說道。長病無孝子。她犯的是死症。教我也無法可想。請醫生吃藥打針。無非是教她多遷延日子。多受些痛苦。我做姊姊的在她身上花的錢已不在少處。總算對得起她了。你也不用着急。只好聽天由命了。徐媽道。

前天聽人說。真馬寶能醫癆病。我已打聽得有人家出賣的。何不去買來試。留春好似不耐煩道。我昨天買了十兩土。還沒有付錢呢。那有閒錢去買藥吃。況且那藥又不是包靈的。隨她去罷。你以後少管閒事。與我打臉水。我要起來了。徐媽只得不敢開口。侍候留春起身梳洗。又躺身下去。狂抽雅片。那個所謂老屈死來後。陪他打情罵俏了一會。直鬧到天亮始去。宜春躺在後房亭子間裏。已有幾個月不能下牀。近來她的姊姊留春也絕足不到她房裏。只有那年的徐媽還偷空送些茶水給她。每天只吃些薄粥湯。惟有患癆病的人。就是臨死。心地也是很清楚的。她見留春對她如此冷淡。心裏甚爲氣憤。想起了從前與姊姊共患難的時候。一陣心血來潮。便有整塊的血嘔吐出來。徐媽是軟心腸人。看見宜春可憐。常去與留春絮叨。總是受留春一頓埋怨。起初還請個把醫生看看。後來索性不管了。只有徐媽偷偷的去求些仙丹。無非是香灰陰陽水之類。明知無效。只是聊盡人事而已。韋克剛到南通去。果然並無耽擱。如期歸來。他先到事務所。知道華秋塘已來催過幾次。其實華伯禮當初也是很精細的人。所交給韋克剛的。只是一份財產的目錄。並無其他值錢東西。另有一份留在華家。當然已入秋塘之手。克剛處所存的。祇能算是副本。秋塘不會送父親的終。不

知道克剛手裏究竟有多少值錢的東西。所以要逼他交出來。實在秋塘不去理睬克剛。克剛也玩不出甚麼花樣經來。現在秋塘既然要追還。克剛樂得漂亮。先把一部份帳簿帶去交還。藉此示信於秋塘。其餘的不肯一次交出。是想借此可與秋塘常常見面。也可以留他在上海多住幾天。克剛帶了帳冊。先去見留春。留春知道他要來。昨夜打了通宵麻將。此時橫臥在烟榻上假寐等他。克剛辛苦了兩天。已覺渾身無勁。留春裝了幾口烟給他抽了。才顯得精神抖擻起來。對留春說道。不是我吹牛皮。我未到南通已猜中了八九分。秋塘賭氣出門。定是爲了蕭家女人而起。如今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他是因爲不願意目見自己的愛人去嫁別人。所以氣得逃走了。留春道。爲甚麼他不娶那女人。難道是女人不願意嫁他嗎。克剛道。那姓蕭的是窮人家姑娘。豈有不願之理。就是怕你與他爲難。所以他不敢冒險重娶。留春笑道。我的問題容易解決。只要他拿些錢出來。我就將這挂名太太讓給他們。克剛冷笑道。我願意出十萬元。你將兩張憑據賣給我。看我一轉手間。就能得三四倍利益。留春對他橫了一個白眼道。你不要胡吹罷。他望外國一溜。你去要他一個屁爪筋。克剛道。要想弄他的錢。當然不能放他出去。留春笑道。脚生在他肚子下。他要動身。你不能去扯住他。克剛道。

非但不能放他動身。還要代他與蕭家姑娘拉成皮條。我們才有大生意可做。而且這個媒人非  
要你做不可。留春提起烟槍要打他道。你又要說瘋話了。我打你的嘴。克剛將烟槍接在手裏。見斗  
上裝着一口現成的烟。便就在燈上吱吱的一口氣抽完。吸了一口滾茶。定定神才說道。我不說  
笑話。秋塘一生命運。都在你掌握之中。你不許他留在中國。他只得出洋。你若教他不必出洋。他就  
能乖乖的回南通去。留春很興奮的說道。你能保證他真能聽我的吩咐嗎。我立刻就去下命令。他  
若反抗呢。你和我叫巡捕送他去。強制執行。克剛冷然道。你活在世上。他不見得肯聽。除非你死後  
才有此效力。留春怒道。你盼望我死嗎。我死後你有什麼好處。克剛大笑道。你死後。我倒沒有什麼  
好處。你自己却能發一票大財呢。留春更急道。人都死了。還要錢何用。你又不是我的兒子。我死後  
的財產也不見得能傳給你。克剛大笑道。你不要着急。並不是叫你真死。我是比方這樣說。現在秋  
塘所怕的就是你。因為你在世上。他才不敢犯重婚罪。所以忍痛逃到外國去。如果他知道你死了。  
就能名正言順的同姓蕭的結婚。不是就不必出洋了嗎。留春道。哼。你好良心。你盼望我死了。讓別  
人去享福。克剛道。你不必着急。待我老實告訴你罷。你要想沾潤秋塘的家財。除非先要求與他同

居一則你不肯。二則我也捨不得。三則他也未必肯收留你。你若與他打官司。他正愁不好意思抓破面皮。如逼他上公堂去。他就不顧甚麼名譽了。一定要求與你離婚。他的理由也很正當。官司勝負。殊難預料。他是個怕打官司的人。這是他的第一弱點。不過我們如要用打官司去懾服他。若不能操必勝之權。就不宜輕舉妄動。我們要想征服他。必須先誘他犯法。最容易使他上圈套的就是誘他犯重婚罪。我教你死。並非真死。只是傳一個消息給他。知道說你已經死了。使他放心大膽的去與人結婚。等他婚後。你再去與他辦交涉。那時他既怕吃官司。又怕失面子。那個重婚的女子也不要答應他。四面擠攏來。不怕他不拿出半份家私來與你和解。你不是發財了嗎。留春道。法子雖好。只是要我。把性命去換錢。太危險了。克剛笑道。你儘管躺在家裏抽烟。憑我三寸不爛之舌。包管說得他相信你是真死。好在上海灘死人。並不要報官。死活毫無對證。將來你死而復活。我沒有簽字證明你死。可以賴得一乾二淨。留春聽罷大喜。就命照計而行。克剛恐失信於秋塘。今天不能不去見他一面。當即先去佈置圈套。約了幾個朋友。教他們如此這般。然後趕到旅館。秋塘出去看朋友了。克剛坐在旅館中等了個把鐘頭。秋塘回來。見他如此至誠。似乎有些過意不去的樣子。開了

房門進去坐定。克剛先道歉道。我到蘇州出庭去了兩天。今天剛到上海。就匆匆的到保管庫去取了這幾冊簿籍來。請先收下。還有的文件。我託會計師整理。尙未交來。大概兩三天後。定能取到。秋塘見無誤。當即收藏在行囊內。問道。應付多少公費。請你開一帳單來。我照付就是。克剛莊容道。大哥。你簡直是罵人了。以後你有法律事件。儘管交給小弟代辦。決不敢要分文酬勞。秋塘道。我以後決無牽涉法律的事發生。我也不會生兒子。也不必立遺囑。克剛道。人事無常。那裏說得定呢。即使你不願與人爭。人家要來侵犯你的法益。你就不能不要求法律救濟了。秋塘道。即使有人來侵犯我。我也是讓人家。萬一讓無可讓。寧可與人拚性命。也不願打官司。克剛讚道。究竟你的識見高人一等。老實說。除了真正人命關天的事以外。現在法院裏所接受的案子。無非是意氣之爭。憑一時之氣憤與人涉訟。官司打到一半。心裏就要懊悔起來。勢成騎虎。又不甘退讓。有許多不道德的律師。就在這時候大事要索。結果弄得當事人兩敗俱傷。祇好了許多中間人。本是原被兩告之訟。官司打到後來。會變成當事人與律師之訟。在上海法院裏常會有此怪事出現。你的話可算確有見地。不過人人像你。做律師的都要餓死了。秋塘道。本來這是多餘的東西。從前沒有律師。衙門中的

生意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發達。多數訴訟案子都是律師掇弄出來的。我平生痛恨的就是律師。我即是被人誣妄我是殺人犯。也不願請律師辯護。克剛拍手贊成道。你的話說得痛快極了。現在律師界的敗類確是太多。他們沒有生意上門。就會鑽頭覓縫的去掀起風波。其中難保沒有如你所說的情形發生。於是一般人就把律師的地位都看低了。秋塘聽了却在暗暗的好笑。我分明在當面罵他。他居然也會和調。此人真是個好胃口。克剛知道秋塘的脾氣。是吃軟不吃硬的。只要幾句話順着他的意思。他就會高興起來。閒話了一會。已是上燈時分。克剛說是要為秋塘餞行。定要出去吃飯。秋塘原不肯擾他。怎奈他說得十分懇切。不忍過分拂他的盛情。只得應允。克剛忽又說道。我想起來了。我有一位朋友想到美國去學習土木工程。聽說已經約了三四個同伴。也想在本月內動身。你如一人嫌得長途寂寞。我今天同你介紹。請他同來吃飯。與你談談如何。秋塘正愁無伴。這句話却說中他的心意。就請克剛介紹。克剛道。你在旅館中等我。我去找到了朋友。再來請你說。着便自去了。過了一點鐘光景。秋塘接到一張請客票。按址而往。乃在一家上等大菜間裏。秋塘此去。又入彀中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八回 療疾說當筵請君入甕 衰容窺隔牖與鬼爲鄰

話說華秋塘到了大菜間裏。見韋克剛以外。還有三位穿漂亮西裝的少年。一位是四十歲光景。道貌岸然。穿長衫馬褂的朋友。克剛介紹道。這位是湖州的名醫賈香苑老先生。剛才我對你說的。要出洋的那位。是賈先生的令弟。不巧得很。他的令弟今天剛動身回家鄉去了。要一星期之後才能回來。等他來後。由賈先生請客。與你們介紹罷。那賈香苑很謙恭的與秋塘招呼。克剛又介紹那幾位朋友。有的是到過美國。有的也想出洋。秋塘與他們一一交換過名片。向那出過洋的那位。談了一會。所說的情形。與秋塘自己朋友處打聽的情形相仿。須臾入席。克剛坐着主位。秋塘是特客。賈香苑年長。兩人靠主位對面坐着。其餘都是陪賓。秋塘問香苑的兄弟出洋情形。香苑說。我是個老派人。於新法學堂的情形不很熟悉。舍弟學的什麼。我也不懂。只知道他出洋去遊學。是學堂裏派出去的。一切用費都由學堂供給。別的我都不知道。這幾句話說得合座的人都笑了出來。克剛連

忙代他解釋道。賈先生說的是官費生。他的令弟同我是最莫逆。這位賈先生是專門研究國醫的。他令弟是科學家。二人主張不同。各人埋頭研究學問。各立門戶。不相干涉。他以為中國人自有中國的學問。不屑去顧問他令弟的西學。香苑道。我也不是不屑顧問。實因他們年紀輕的人。崇拜外國東西太也過份。與我談話便不很投機。就以醫理來說。外國醫生動不動就要開膛破肚。其實有許多病症。在中醫看來。很是輕描淡寫。幾劑藥就能奏效。到了西醫手中。就非大動干戈不可。最荒謬的是西醫代病人開肚。他自己不立保證書給病人。反而要教病人簽筆據給醫生。說是開死了。不能怪醫生的本領不高。要怪病人的症候生得不好。這不是拿人命當兒戲嗎。說罷便一陣冷笑。在座的人都是信仰西醫的居多。聽了他的話。都有些不以為然。但也沒有人敢去駁他。克剛望着秋塘微笑示意。但他處於主人地位。好像不得不敷衍他似的。笑着說道。賈先生是肺病專家。雖在上海懸壺未久。經他治愈的肺癆病的確不少。賈香苑又似很得意的說道。西醫自稱萬能。對於肺病就毫無辦法。只能將病人養在醫院裏等死。病人本不會死。有許多竟是被醫生嚇死的。我不是吹牛。患癆病的人來請教我醫治。十個之中至少有九個活的。克剛與他打趣道。你醫癆病既有把

握。十個病人就應該救活十個。爲什麼還會有一個死的呢。香苑道。癆病七分靠醫藥。三分靠病人自己。那死的一個不能怨我。要怨他自不小心。有一位西裝少年聽了似乎不服道。老先生。空談不能爲憑。你能舉幾個實例證明你醫藥的功効嗎。秋塘本有些嫌他討厭。想吃過了兩樣菜就要告辭。現在却聽出滋味。覺得他們辯論得甚是有趣。只見那賈香苑不慌不忙說道。我不說自己本領高。許多在我手裏醫好的人。我都不提。只舉兩個經我手裏醫治而失敗的人給你們聽。一個是男人。十幾年的癆病鬼。西醫照過愛克斯光。說他的肺已爛去一大半。無法可治。到了我那裏醫了三月。再去照愛克斯光。醫生說他的肺已不知被甚麼東西補好。斷定他不會死的。那人便很高興。過了一夜。再到我處來。我一診他的脈。就對他說另請高明。預備後事。不出百日。一定歸天。原來我對他說。經我醫治。須一年不同房。誰知他昨夜就犯了戒。後來果然在二個月中就死了。此人姓黃。名理卿。在十六鋪一千六百四十三號開荳米行。不信可以去打聽。還有一個是女人。也因犯了我的戒。可不是色戒。乃是烟酒。她的情形也是與姓黃的男人相仿。我斷定她還有七天可活。這位女太太姓陶名留春。住在娘子關路康德里十三號。不信你們在七天以後。到該處去打聽。可有姓陶的。

人家死人。韋克剛望了秋塘一眼。再對香苑擠擠眼睛。禁止他不要說下去。香苑會意。也就用別的話岔開。秋塘頓時將臉孔鐵板起來。靜聽他們賓主談笑。絕不羸言。喉嚨口似有一塊石頭梗着。非但新上的菜喫不下去。就是已經喫下去的。也感到嘔吐不出之苦。克剛知道他的脾氣。也不勉強他進食。秋塘如坐針氈。別人談的甚麼。他都沒有入耳。好不容易挨到散席。來賓陸續起辭。秋塘這才低聲向克剛說道。這位賈先生可否請他少留片刻。我要同他談幾句話。克剛去向賈香苑說了。香苑道。我對於出洋的事。乃是外行。過幾天等舍弟來了。我叫他來拜候華先生罷。我今天還有一點小事。秋塘連忙接着說道。我想與賈先生談的。並非出洋的事。只要請你暫留五分鐘。克剛送走諸少年。將香苑勉強留下。克剛故意走開些。表示不聽他們的祕密話。秋塘將他叫過來道。我的事。不過你。大家來商量商量。克剛這才端一張椅子過來。坐下來就埋怨香苑道。老先生口沒遮攔。說甚麼姓陶不姓陶的。觸了華先生的諱忌。不知者不爲罪。我來替賈先生賠罪罷。香苑似不服氣。正欲辯論。秋塘搶着說道。我非但不怪賈先生。還要感謝他呢。今天無意中聽得這不幸的消息。不知這位陶女士有多少年紀。是不是與我有關係的那位。我還不敢確定。所以要與賈先生談一談。香

死道。這位女士看上去還不到三十歲。她得的是急性肺病傳染。俗語叫做百日癆。如果早些叫我醫治。決不至於有危險。怎奈他先去請西醫看了多時。弄得不可收拾。我代她看時。已危險萬分。由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始暫有起色。誰知她又不聽我的戒條。私自去抽雅片煙。喝酒。以致觸發舊病。現在是無可救藥了。秋塘聽罷默然半晌不語。克剛問道。難道她當真沒有救藥了嗎。香苑微笑道。除非世界上真有仙丹。否則無法起死回生。我斷定她還有七天可活。如果出了十天。她猶在人世。你們儘管來打掉我的招牌。看來華先生也有患癆病的人。要我去醫嗎。只要不經過西醫的打針。病人能絕對遵從我的調養方法。即使病人上了牀。我還有七分把握。秋塘低聲問克剛道。他說的陶女士。不知是不是她。克剛道。你說的是我的嫂子嗎。我也好久沒有見她了。秋塘道。如果她真是命在旦夕。我倒不妨去看她一次。我怕這消息不可靠。克剛對賈香苑一使眼色。香苑即起身告辭道。你們談談。我還有兩個出診呢。秋塘請克剛去問明了留春的詳細地址。只得由香苑先去。秋塘問克剛道。你現在有空嗎。克剛道。我雖有兩處約會。都在玩笑場中。不去也不要緊。你想到那裏去消遣嗎。我應當奉陪。秋塘頓了一頓道。你能陪我去一看留春嗎。克剛笑道。究竟你們還有夫妻

之情。我有朋友新立一個肺病療養院。設備甚完全。我可以介紹給你。秋塘道。世界上同姓名的人很多。我要去看個明白。再定計較。克剛道。你與尊嫂常見面嗎。秋塘道。我若與她常常相見。豈有她害了重病。我不知道之理。不瞞你說。她住在上海什麼地方。我都不知道。我最近雖見過她一次。覺得她的確比從前消瘦得多了。克剛笑道。她的病也許是你將她氣出來的。即使藥石無靈。若得你去當面安慰一番。也許能夠轉危爲安。秋塘道。我與她已經恩斷義絕。她對我既無好感。我見了她也不會安慰。只怕反而要增加她的病症。克剛詫異道。想不到你們夫婦的感情會破壞到這步田地。那你又何必去見她。使得雙方精神都感到不快呢。秋塘沉思有頃。歎道。我知道她是舉目無親的人。她的妹子不知嫁人沒有。萬一真要死下來。只怕買棺材的人都沒有。豈不是太可憐了。我不知道使罷。既在上海。我很想代她料理過喪事以後。再出洋去遊歷。也算是了結我一樁心事。克剛道。既是這樣。你且不必去。等我替你代勞。訪問明白。若果真是尊嫂。你再去也不遲。秋塘正想教克剛去打聽真相。只是不好啓齒。既是克剛願意。就拜託道。那末請你就去一詢。若真是留春。你可不必說起我在上海。你先看她的情况如何。萬一她已有男人。那就由她去罷。不過她若真是死了。我

也希望能夠得到一個證明。克剛道：她的生死，你如此關心，足見你太情重了。秋塘恨恨道：我的一生幸福，全都犧牲在她一人身上。她利用這夫妻名義，逼得我無路可走。這是我自己不好，不能怪她。所以只有忍受她的壓迫。現在我也不敢盼望她死，只求她另外有了一個丈夫，給我拿到她與人同居的證據。就是我恢復自由的日子到了。克剛道：她既不與你同居，你何不與她正式離婚呢。我來代你辦這法律手續。秋塘長喟道：我同她結合的時候，已鬧得滿城風雨。現在何必再被人恥笑呢。我譬如從前犯了罪，現在只有忍痛受刑，等她自然變化。我對她決無要求。張着眼珠受她的宰割。看她把我磨折到甚麼程度。克剛也嘆道：你做人太善了。莫怪要受人的欺負。秋塘握着他的手道：我的痛苦惟有你知道。除了你以外，我也無處訴苦了。克剛道：我與你如至親手足一般。有人欺你，就是欺我。我一息尚存，定當與你解除痛苦。秋塘連日憂鬱，得此一訴，胸膈爲之大舒。克剛對他態度誠懇，他以爲人類總是感情動物。開誠佈公的待人，終能換得一部份人心。想不到克剛再會設了陷阱，誘他入彀的。二人在餐館中出來。克剛以時間已晚，答應明天去探訪留春。約定明晚准有回信給秋塘。秋塘連連向他道謝而別。克剛驅車到留春家裏，將席間設的鬼戲向留春說明。

留春嬌噴道。你當真要盼望我死嗎。克剛道。我以前定的計劃是哄騙秋塘。只說你死就完了。誰知他此番却精細起來。非親眼看見你死不可。我的計劃已宣告失敗。留春道。難道就這樣罷了不成。正在此時。徐媽忽又急匆匆的跑進房來。驚惶失措的說道。二小姐又吐出大塊的血。看看實在怕人。大小姐應該與她想想法子才好。留春笑着對克剛說道。你說的那個癆病醫生。請他來與宜春看看。問她究竟幾時可以走路。克剛笑道。那老油條是我用噱頭勢將他噱來的。我教他怎麼說。他就照樣說幾句。他那裏有什麼真本領呢。徐媽道。不要管他有本領沒本領。請來看看。但能止住她的吐血也是好的。留春怒道。我自己的妹子。心裏比你還着急些呢。怎奈死活是註定在命裏的。壽限到了。請神仙來都救不活。你我都不能代替她去死。着急有甚麼用處呢。徐媽噉道。我是看二小姐哭得傷心。只要你能進房去安慰她幾句。毛病就會輕些也未可知。克剛將徐媽勸出去道。你且去侍候二小姐。少時我教大小姐進去安慰她就是。徐媽去後。留春埋怨道。你去與這老太婆多說些甚麼。她是得了宜春的好處。所有妹子手裏積的幾個私房錢都被她騙光了。所以她不得不來我處討好。克剛道。妹子上了牀以後。我已好久沒有見過她了。現在待我去望望她。留春拉住他。



道。你快不要去。看見了要害怕的。克剛道。我到房門口去張一張就來。說着他躡足走到後樓亭子間門口。見房門虛掩着。裏面射出一道慘淡燈光。再走近一步。就聞着一股惡味。連忙抽出手帕掩住了口鼻。伸頭向牀上一望。但見牀上只有薄薄的一片被橫着。宜春的身軀小得好像十來歲的小孩子一樣。滿頭散亂的頭髮。好似剛燙過的一般。蓬鬆滿枕。一顆精瘦的腦袋埋在亂髮堆中。越發見得小了。兩顆眼珠顯得特別圓大。骨油油的望着帳頂。看了真有些怕人。克剛雖然脚步甚輕。宜春的感覺却特別靈敏。早已聽見有脚步。並且知道不是徐媽。她將眼珠突然翻過來。但見白多黑少。越發覺得可怕。只聽見她問了一聲什麼人。聲音啞啞。好像傷風的小貓叫一般。完全不像是宜春的嚶嚶鶯聲。克剛雖然胆壯。却也覺得汗毛根根站班。更無勇氣與她答話。掩住口鼻。迸住了一口氣。掉頭就走。奔到留春房裏。對留春低聲道。喜道。恭喜你。我們有辦法了。我去看了一眼宜春。非但面貌改變。連聲音都不像她本人了。秋塘如真個要來看。不妨教你妹子冒充一下。留春道。我與宜春的面貌雖有幾分相像。秋塘不比外人。怎能瞞得過他。克剛道。連我天天看見她的人都認不出來。何況秋塘長久不見。留春道。聽說宜春雖然病重。心裏很是明白。見了秋塘恐怕弄巧成拙。

克剛道。這要你用一點小手段了。你去敷衍宜春一番。教她對秋塘訴幾句苦。就能立收奇效。留春尚有些不樂意。經克剛再三勸解。留春才始答應。她抽足了鴉片。又唧唧噥噥商量了好一會。才將徐媽先叫來。問她二小姐現在睡熟了沒有。徐媽道。我剛才下去倒痰盂。二小姐一人在房裏。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在房門外暗處走動。她問了幾聲。沒有人答應。喫了一個驚嚇。現在又覺得有些寒熱了。留春罵道。你總有些大驚小怪。等我自己去看看她。究竟病到如何田地。徐媽合掌道。阿彌陀佛。二小姐天天在盼望着見你。她常說。我若再不與阿姊說幾句。只怕以後就沒有機會了。留春道。誰要你說這些斷頭話。你去把房裏收拾乾淨些。我就要來望她了。徐媽聽罷很高興的去了。過了一會兒。徐媽來相請。留春定要拉着克剛同去。克剛沒法。只得陪着。徐媽在前引路。留春一路喚着妹妹。跨進房門。只見宜春的臉色好像是黃表紙。留春也暗自喫驚道。妹妹。我與你幾天不見。怎麼瘦得這個樣子。宜春嗚咽道。我記得很清楚。我已有兩個月零十三天沒有見你的面了。說着還想掙扎坐起身來。留春連忙擺手。徐媽才按住了她。宜春伏枕啜泣。哽不成聲。留春看着也很難受。陪着她流淚。克剛在房門口見她們不說話。却有些着急起來。要知留春如何對宜春說法。下回分解。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二十九回 瞥面觀形容妖姬喪胆 腐心訪踪跡君子報仇

却說陶留春到得妹子宜春房裏。看見宜春的形狀真像個活鬼一般。禁不住汗毛直豎。便高聲把克剛喚了進來。緊緊的拉住。不放他走去。一面淌着眼淚對宜春說道。妹子你放心。只要我的力量來得及。我總盡力與你醫治。從前你要進醫院。並非我不肯。實在是洋錢不肯。現在我想送你進醫院。你又不願去了。宜春嗚咽道。與其冰清冷淡的死在家裏。不如還是死在醫院裏的好。不過我臨死還要阿姊多破費錢。心裏又有些過意不去。韋克剛連忙接過來說道。癆病在西醫手裏是絕對沒藥醫的。他們所謂自然療養。無非等死而已。我看你的病已經緩不濟急。最妙莫如中國祕傳的單方。倒有許多靈驗的。我已轉託朋友到蘇州去覓了。明後天定有回音。據說多年癆病都能治愈。你的病並不甚深。只要此藥求到。自能痊愈。等單方無效再進醫院未遲。好在這不是急病。多延三五天不妨事。宜春瞪出兩顆大眼烏珠望着克剛。一言不發。好似含着無限怨恨。氣喘亦似無力。突

然一聲嗆咳。咯的喉嚨頭衝出一口白膩膩的痰花。宜春要想忍住。怎奈不由她自己作主。突口而出。在留春的桃紅色的腮邊擦沿而過。正落在克剛的領帶上。留春臉上濺着一層細雨。克剛則鼻端吹過一陣腥臭之味。兩人都幾乎將隔夜飯都嘔了出來。徐媽搶過一塊晦氣色的手巾。要想替他們擦乾淨。克剛連忙拉開。拖了留春望外就逃。留春走到自己房門口。還隱約聽得妹子啜泣之聲。克剛尋了一把剪刀。擺出蘭花式的指頭。提起領帶齊打結的地方剪去。就望爐子裏一丟。隨手即去換襯衫。依他的心思連這件上身的西服都要拋棄始稱心。留春洗臉。打頭頸。漱口已畢。覺得身上還有些疑心。重新再洗刷一遍。聽得克剛滿口怨言。便佯噴罵道。她也叫做無法。她平生最愛清潔。此時做不動主。才弄得這樣骯髒。我都不嫌她。你倒嫌她了。克剛笑道。你不嫌她。爲甚麼見她吐痰就逃走呢。留春橫白眼道。你希望我也得癆病嗎。我死了你有好日子過。克剛笑道。這就是了。你要性命。我也要性命的。啊。留春道。你的性命看得這樣重。你有甚麼掉不開。哦。我明白了。你是捨不得拋撇你那親愛的姆媽。克剛見她又在譏諷他與晚娘有不清不白的行爲。只得望着她笑道。說來說去。總是你的理長。怪不得華秋塘見你害怕。留春又假怒道。我待姓華的。確有不是的地

方。難道我對你也待錯了嗎。克剛對她作揖道。好小姐。我不與你鬪嘴。我認輸了罷。留春將身體擺了兩擺。得意地說。枉爲是大律師。又被我吃癩。克剛笑道。我是蜈蚣。你是雞。怎麼是你的對手。留春剛躺下煙榻。忽又坐起來道。你繞了灣。罵我。你將我比雞。請問是家雞。還是野雞。限你三秒鐘內。給我滿意答覆。否則我就對你提起刑事自訴。克剛笑道。我的吃飯傢伙都給你偷去。留春將腦袋幌了幾幌道。哼。你的全本西廂記都在我肚裏。你只好嚇嚇鄉下人。留春話猶未畢。徐媽忽然進來。驚慌地說道。老爺來了。老爺來了。留春叱開徐媽。怕她在身傍。反而易露馬脚。一面跳起身。到衣櫥邊。將藏克剛衣服的櫥門下了鎖。克剛也穿好上衣。挾着皮包。留春推他出房。正看見那老頭兒的背形。由樓梯上來。留春推開克剛一步。使他站在後房門口。她自己也湊前去幾步。裝着愁聲問道。毛病雖不輕。總要請先生想想法子救她一救。克剛也就裝着很爲難的樣子。嘴裏唧了兩唧。慢慢地踱出來。那老頭兒也走到扶梯頭了。望着克剛氣喘不已。留春偎倚到老人身上去。指着克剛說道。這位先生很有本領。你的氣喘病。不妨請他看看。老人呵呵不住。一時尙說不出話來。克剛却一本正經的說道。這位小姐的病。已少挽回希望。我也不必開方。你們另請高明吧。不過這病是要

傳染的。你們最好要與她隔離。否則十分危險。他一路說。一路將手帕掩住了半張臉。脚底明白已走下樓梯去了。留春玩老人於股掌之上。自有方法掩飾過去。克剛出去以後。見天色尚未過遲。便去設法買到了一種劇烈藥品。一宿無話。明天挨到午後。他估量那老兒已去。重到留春家裏。將她喚醒。留春怨恨道。被你說一句要傳染的話。幾乎嚇得老屈死不敢再來。他昨夜就逼我要去住旅館。克剛道。這就再好沒有了。本來你應迴避幾天。這筆旅館開消就能敲在老屈死頭上。我的藥也預備好了。秋塘急不能待。你快些起來。就給妹妹去吃罷。留春揉一揉眼皮。接過藥來。睜大了眼眶。對那包解開的十幾顆藥片。呆瞪瞪的望了一會。回首問克剛道。這藥能吃得嗎。克剛道。藥當然是人吃的。留春道。那末你先吃給我試試看。克剛急道。別的好試。這是性命交關的東西。不是當兒戲的。留春泫然道。我只有一个同胞妹子是我的親人。她幫助我做過不少事。現在她有了病。我非但不好好的同她醫治。反而親手去毒死她。我實有些不忍心出此。克剛冷笑道。既然你捨不得犧牲令妹。我當然不便作主。此事關於你自己一生禍福。與別人毫不相干。你也不必遊移。將藥片還我罷。說着便要伸手去奪。留春連忙將手望被裏一縮。罵道。眼看同胞姊妹去死。心裏總有些難過的。

不比你是個畜生脾氣。巴不得你父親早死。就能霸佔你娘做老婆。克剛正色道。現在是幹正經的時候。不能說笑話了。你該早些起身。辦好了手續。你還要去住旅館哩。留春罵道。提起你娘。你就生氣。她是玉皇大帝。得罪不得的嗎。說着她慢慢的起牀。梳洗已畢。克剛便叫徐媽去看看宜春可醒着。徐媽道。二小姐今天好像比以前好得多了。早晨嚷着肚子餓。我還給她吃了半碗稀飯。我看今天不必吃藥吧。她的精神很好。克剛道。這是回光返照。若不吃藥。危險就在眼前了。徐媽呶起了嘴。噤咕道。吃了藥。你能包她不死嗎。留春將桌子一碰道。我們終不至於存心害死她。你是底下人。吃藥不吃藥。與你甚麼相干。克剛不必叫老太婆去看。我們不會自己進去嗎。妹子若睡着。可以喚醒她的。說着拿了藥。又命克剛取了一個熱水瓶。徐媽暗暗噙着阿彌陀佛。跟他們回到後房。只見宜春精神很健旺的躺着。留春拿了藥片給她道。這是克剛爲你去覓來的靈藥。你吃下去就好了。宜春一看那幾片雪白的藥道。這是外國藥啊。克剛道。是的。這是朋友從日本帶來的專治肺癆的藥。中國沒有出賣的。你將這藥片一次吃下去。如果有效。明天我再買一服來。宜春吃驚道。外國藥。即使是蘇打片。也沒有吃這許多的。教我一時怎能吞得下去。留春道。要你病好得快些。所以教你

多吃幾片。這是克剛由遠處用重價覓來的。你不要辜負了他一片好意。宜春勉強吞了兩片下去。請求留春將藥片留下。容她慢慢的吞服。留春見路數不對。向克剛使個眼色。克剛便說。大約藥片有些澀嘴。徐媽。你快去買些咖啡糖來讓二小姐過藥。不過近處小舖子裏沒有好貨。你到大馬路外國糖果店去買。說着掏出兩個雙毫給徐媽。徐媽呆呆的望着宜春。留春喝道。老太婆。教你去買東西。你還不快去。徐媽吃了一驚。只得慢吞吞地走出房來。走到半樓梯。忽聽得宜春狂呼徐媽。徐媽急忙回去。只見房門已經門上。她不便叩門。自討無趣。只得下樓去了。房裏此時毫無顧忌。留春與克剛一齊動手。一個灌藥。一個捏宜春的鼻子。宜春知道不妙。提高瘡啞嗓子。像殺豬般狂叫。留春豈肯容情。一連硬塞了七八片下去。宜春禁不住乾嘔。噲出了好幾口鮮血。克剛也不怕骯髒。還想塞藥。宜春含淚哀求。賜她一口水吃。留春看着好像有些不忍。灌了一盃開水給她吃了。等她喘息稍定。見克剛與留春啞啞喳喳說了幾句不知甚麼話。留春便又將藥片望宜春嘴邊送來。宜春連忙將手推住。望着留春有氣無力的哀告道。姊姊。親姊姊。我現在願意死了。請你不要強迫我吃。我知道我的病不會好了。不應該在床上睡這許多日子。連累姊姊的行動不便。我自己天天禱告



上帝恨不得早死。只是上帝不肯收我。也是無法。留春究竟是同胞姊妹。聽她說得悽慘。也覺不忍下手。又想起她幫過自己不少忙。雖然她犯的是死症。從前不與她好好的醫治。已經錯了。怎能再下毒手送她走路呢。克剛見留春有些淚汪汪的樣子。便在留春背上連推了幾下。厲聲對宜春說道。你姊姊不見得會毒死你。就是我也望你快好呵。說罷。宜春見他又耍動手捏鼻孔。便向留春要過藥來自願吃下。又吃了幾片。已喘得回不過氣來。低聲說道。姊姊待我的好處。我是永遠記在肚裏。即使我今天就死。我也不敢怨恨姊姊。仍舊要替你祝福。留春聽她話裏有因。更不能放鬆。不管宜春死活。拚命的灌藥。看看只剩兩片。宜春作手式要求自食。留春怕她疑心。厲聲喝道。你不要發昏。我是想教你立刻就全愈。你不要不識好歹。宜春的病體怎能經此劇烈運動。此時已喘得開口不得。只是點頭。額上的汗珠像黃豆般擠出來。留春觸及她的皮膚。竟像熱水杯般炙手。便將剩餘的兩片藥交給她手中。正要逼她再吞下去。忽聽得房門通通的敲着。宜春便高呼徐媽快來。克剛只得拔門開。徐媽進來。克剛將咖啡糖接過來交給留春。留春和顏悅色的勸宜春甜甜嘴。豈知宜春嗆咳得不能再咽。徐媽見留春手上都是血跡。驚問道。二小姐又吐過血嗎。克剛道。你不是說她

常常噲血嗎。今天吃過這藥就不會再噲了。留春見了手上的血。突覺一陣膩味。急於要洗手。拉了克剛一同出來洗手更衣。克剛催促留春收拾幾件隨身應用的衣物。預備避至旅館中暫住。一面將徐媽喚來叮囑道。二小姐的病。看來甚是危險。你們做不得主。她是嫁過男人的。因為夫妻感情不好。分居已久。現在病到如此地步。惟有去將她的丈夫找來。由她丈夫去打主意了。你服侍二小姐多時。一向甚是忠心。這位少爺是很有錢的。我與你多說些好話。教他多給幾塊賞錢。徐媽聽說有錢。便又換了一副面孔。無不惟命是從。克剛又對她說道。那位少爺來時。你不要多說話。你須改稱二小姐爲少奶奶。只要說她可憐。少爺自會有錢賞你。說着便掏了五塊錢給徐媽。徐媽十分滿意的接受了。克剛回頭看見留春正在理一疊照片。便笑道。又不出甚麼遠門。何必將這些東西帶去。留春道。秋塘的照片就是家當。將來要賣大價錢呢。克剛過去拿了一張秋塘的半身小照。對留春附耳說了幾句話。便揣在自己身邊。回頭一看徐媽。又不在房中。便高聲喚她進來。徐媽笑容滿面的進來說道。二小姐從來晚上也沒有這樣好睡過。現在倒看她睡得很香。留春連念了幾聲上帝。說道。但望吃下去的藥有靈驗。我也要感謝上帝了。說時已將一個手提包理好。留春使命徐媽

去僱了兩部黃包車。教徐媽送她到旅館中去。徐媽不懂甚麼意思。只得送留春回去。家裏只留克剛與一個病人。留春空身坐一輛車。徐媽拿了大皮包。坐車跟在後面。由她們家裏到熱鬧旅館區域。並不甚遠。留春却故意命車夫繞着冷僻馬路行走。一直往北拉去。看看將要拉上蘇州河橋。突見一個鳩形鵠面的叫化子。站在橋堍。伸手去挽留春的車槓。略一抬頭。看見了留春的面孔。忽又將手放下。圓睜兩目。跟着車子。不斷的釘住留春。情形甚是可怕。也不伸手要錢。留春連叱幾聲。他還是釘着。臉上更露着凶光。留春怕此人不懷好意。便回頭對徐媽說道。你給他兩隻銅板。她說話的意思是告訴那人。我後面還有人呢。那人便立定腳。對徐媽怒目而視。徐媽掏了一個銅元出來。望地下一丟。車過橋頂。直瀉而下。那人似乎並沒有看見車上有銅元。拋下來。仍跟在車後。追去。留春與徐媽却都未覺得。她們的車直拉到虹口的一條偏僻馬路上。在一家半中半西的中等客棧門口停下來。徐媽陪着主人進去。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房間。留春對於這家旅館中的茶房好像甚爲熟悉。茶房泡了一壺茶進來。便笑嘻嘻的問道。小姐。今天水牌上寫姓甚麼。留春道。阿毛阿狗。隨你們寫一個什麼姓好了。茶房道。那末就寫毛女士罷。說罷笑着出房去了。徐媽道。我要回去咧。

二小姐在家裏沒有人伺候。留春道：我還不會吃煙。你陪我吃了煙再去。徐媽只得代她將皮包中的煙具拿出來。坐在她腳邊看她燒煙。留春歎道：一個人住在此地真厭氣。徐媽道：本來好好的自己屋裏不住。爲甚麼要來住旅館。我也不懂。留春道：我也不是懶願來住。一則因爲老頭子怕傳染。二小姐的肺病。二則我與二小姐的男人有些逆面沖。我與他相罵過。我只當他死了。他也當我死了。如果我在家裏。他非但不肯拿錢出來。只怕見了我的面就要逃走。現在韋少爺去請他來。只說我已經不在了。你可不能提及我。免得壞我妹子的。徐媽在留春家裏私弊夾帳的把戲已見得多了。只要經留春叮囑過後。她就守口如瓶。不敢多說。留春慢慢的抽煙。徐媽看見天色不早。意欲回去。留春只是不放。抽過了煙。又命茶房叫一些飯菜來吃。留徐媽也吃了飯。她又去打電話告訴老頭子住的地方。看看天色將黑。方給了徐媽幾個銅元。命她坐電車回去。徐媽着急道：我不認識路。此地今世裏從未來過。教我到那裏去搭電車。留春罵道：老太婆。你沒有嘴嗎。不能問信嗎。徐媽只得撇起了嘴出來。出得旅館門。就不知道東南西北。先向人問明了到法租界的電車在那裏。趁順着方向走去。行過幾條馬路。尙不見電車蹤跡。站在四叉路口。盡是高大洋房。往來的都是東洋

外國人居多。又無處問信。心裏有些着慌。天色已經很黑。正在徬徨歧路。忽有一人在她後面擦身走過來。穿一件油膩膩的長衫。頭上的呢帽倒有七八成新。徐媽連忙喚住他道。先生。請問個信。到大世界的電車在那裏搭。那人很和氣的說道。我也要到法蘭西地界去。你跟我一同去搭電車吧。徐媽如同遇見了救星。連聲稱謝。跟在那人身後。那人閒閒的問道。你到大世界去游玩嗎。徐媽道。我那有功夫去玩。我是要回家去。那人又問道。你家就住在大世界附近嗎。徐媽將住址告訴了那人。那人說巧極了。我可以順路送你門口。徐媽無意中得了一個引導員。甚是欣慰。那人有一句沒一句的打聽她因何至此。東家做何生意。徐媽也有一句沒一句的與他閒談着。走到電車站。等了一刻。那人仍與徐媽閒談着。電車到了。那人攙扶徐媽登車。等到賣票來時。徐媽一數銅元。却缺了五個。只能少坐兩站路。那人連忙代她付了。徐媽感激非常。原來留春故意少給徐媽銅元。要她多走些路。可以多耽擱些時間。徐媽那裏知道個中道理。剛才在黑暗馬路上。徐媽並未看清楚那人的面貌。到了電車中。見那人的呢帽沿壓得很低。下面露出一部鬚樁。好像很是面熟。在那裏見過。却一時想不起了。電車中座客稀少。兩人並肩坐着。徐媽見那人的衣服。雖然骯髒。却甚是和藹。

可親。據他說是在人家當廚子的。家裏就在徐媽附近。只因沒有生意。到虹口去找老東家。托東家謀事。徐媽這才明白此人衣服上油膩的來歷。那廚子又問徐媽爲何着急要回家。徐媽便把家裏二小姐病重。大小姐怕傳染避到旅館中的事和盤托出。那人聽說是肺病吐血。就說他家藏有一種吐血草。不論新病舊症。百發百中。只是要當面診一診病人的脈。始能確定吃多少份量。徐媽聽說大喜。問他要多少錢。他說這是祖上傳下來救人的仙草。收了人家一個錢。藥就不靈了。徐媽格外歡喜。便請那人經過她家門口時順便進去看一看。那人一口答應。車過蘇州河橋。徐媽忽然想起一樁事來。呆呆的只是發愕。不知徐媽想起何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請看

金鋼鑽報

最有趣味

定閱

一月  
半年  
全年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回 辣手做文章 豔尸索替 鮮齶圍墓碣 故劍繫思

却說徐媽想起剛才那個要錢的乞丐。再對那廚子看一眼。兩人的面貌却有些相像。這才想起此人面熟的原因。不過她想。此人若就是乞丐。不會到虹口去搭電車。更不肯慷慨的代她付去五個銅元。此人只是有些像乞丐的容貌罷了。天下面孔相像的人很多。今天恰巧被她看見兩個相像的人。總算是有些奇怪。她想到這裏。不禁對那廚子撲哧一笑。那人便也笑着問她何事。她不便說出原因。只是望着窗外忍着笑。假意看路傍的紅綠電燈。那人也不再追究。車到大世界。徐媽意欲下車。那人道。離你家還有一大段路。索性再坐過罷。我有車錢。徐媽很不好意思的說道。那末請再墊一墊。我到家一齊還你。那人說一聲不要放在心上。又代她買了票。直到她家附近。方一同下車。到了留春門口。徐媽掏出鑰匙來開了後門進去。裏面黑暗如漆。徐媽開了電燈。請那廚子進來。引他上樓。走上樓梯。便一路喚着二小姐。那人跟在後面。徐媽推進後房門一看。不由得嚇了一跳。只

見宜春兩目圓睜。一眼不霎望着屋頂。喉嚨口就像滾泡粥一般的霍托霍托地響。嘴裏推出許多白沫積聚在唇邊。像大燄蟹一樣。徐媽高喚了幾聲二小姐。宜春眼珠轉都不轉。眼見得已經失去了知覺。那人也走到房前。對宜春怒目注視。哼哼的發了兩聲冷笑。徐媽哭喪着臉回頭問道。像她這樣子還有救嗎。那人道。這種人還要想救她嗎。照她的樣子早就該死。徐媽歎道。可惜遇見得太遲了。縱有仙丹也來不及救了嗎。那人才笑嘻嘻的道。是太遲了一步。你不見她眼睛已經上了翳。只有出氣沒有進氣嗎。我在此無用。告辭了。徐媽一把拉住他道。請你好人做到底。索性陪我一會兒吧。眼看這位小姐就要斷氣。我一個人在此有些害怕。求你譬如做好事的。在此陪陪熱鬧。那人便一口答應。又問徐媽可要去報信給你東家。徐媽道。她存心避開的。怎麼還能去叫她來。那人道。可要我代你去跑一趟。徐媽道。你去後。又剩我一個子了。你不要走開罷。謝謝你。那人只得坐了下來。對徐媽道。我走得口渴。可有茶水給我喝一點。徐媽便出房去倒茶。那人走到宜春身傍。去喚了兩聲妹妹。也不見答應。但見她枕邊放着一張男子的照片。他拿起來看一看。重復放在原處。又將她的散亂頭髮整頓一下。忽在被角發現兩片白藥。就是剛才宜春吃剩的。他順便藏在袋裏。聽



得徐媽已在上樓。連忙坐在原處。徐媽倒了一盞茶給那人。便說：我出去的時候。見她睡得很好。怎麼一會兒工夫就變得這麼快。那位韋少爺還說吃了他的藥就會好咧。誰知竟是送她終的東西。那人便問吃過什麼藥。徐媽就將剛才如何吃藥的情形說了一遍。那人點頭微笑。知道此中定有甚麼鬼戲。此時徐媽因要拖住那人陪夜。對他無所不言。言無不盡。那人似欲研究病情。也對她問得十分仔細。談夠多時。忽聽樓下有叩門的聲音。徐媽去開門看時。原來是韋克剛少爺。只聽得他匆匆的說道：那位少爺來了。你不要多開口呵。徐媽道：二小姐不中用了。克剛頓足道：我知道。教你不要叫二小姐。偏要這樣叫。要叫少奶。記住了。青肚皮獼猴少奶。記住了。說罷匆匆的走了。徐媽正欲關門登樓。只聽得來了一陣皮鞋腳聲。韋克剛帶了一位西裝少年來。這就是華秋塘了。徐媽開門迎入。克剛對秋塘道：尊嫂只租人家一間後房同居的人。聽說她重病。都避開了。怕的是肺病傳染。說着便將手巾掩住了嘴。秋塘也掩住了鼻息。跟隨克剛上樓。屋內燈光微弱。真有些鬼氣。秋塘走上樓梯。便覺毛骨悚然。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。百感交集。見了留春也不知道說甚麼是好。克剛點起了脚尖。走到後房門口。見房裏坐着一個面目凶惡的男子。便嚇了一跳。忙問這是

其麼人。徐媽低聲說道。我看病人樣子不好。所以請一個人來陪夜。克剛並未深詰。站在門外。將房門推一推。回頭對秋塘說道。你有話就站在房外說罷。裏面太不衛生。秋塘向裏望去。在慘淡燈光之下。映着一頂灰黑色的帳子。病人睡在帳子裏面。看得不十分清楚。便對克剛說。教人把帳子揭開些。待我看看她的面容。克剛跨進去了一步。急忙又退出來。掩了鼻子。命徐媽揭開帳門。露出半面蒼白的臉。秋塘定睛看時。只見她瘦骨嶙峋。黑眼珠望頭頂上擠去。僅留一線。眼眶却睜得極大。鼻尖瘦得像一根釘子。嘴唇微張。口角邊還淌着血水。呼吸甚是短促。喉嚨口啞啞的聲音。却很響。鬢鬆亂髮散得滿枕。情形甚是可怕。秋塘低聲喊道。留春。留春。克剛也提高嗓音。幫同喚道。嫂嫂。秋塘哥來看你了。你還認識他嗎。靜待了一會。見她毫無動靜。克剛回頭歎道。看來是不中用了。你也不必難過罷。今天得你親臨慰問。你總算很對得起她。她死後也能瞑目咧。秋塘對她注視了一會。又對房中的破舊東西看看。也覺得她死得可憐。便對克剛歎道。看她的面容。完全不像她生前的模樣。看來人之將死。相貌也會更變的嗎。克剛道。臉上肉雖沒有。骨格總在那裏的。咦。你看她枕邊有紙。看來有什麼遺言嗎。說着。便命徐媽將紙翻過身來。却是一張秋塘的照片。克剛便又歎道。

她已身無長物。惟有你的照片。却至死不肯捨去。足見她始終不會忘情於你。正在說時。忽見病人眉頭緊蹙。似有無限痛苦。啾啾之聲。格外緊促。看來離斷氣時間不遠了。秋塘向未見人斷氣過。心裏有些害怕。便對克剛說道。我却有些不忍卒睹咧。我想先走一步。克剛却故意留他道。送佛送到西天。既然來了。何妨就送了她的終呢。他一面却又叮囑房裏人道。你們去預備些絲綿。等她斷氣後。趕緊套在她嘴上。免得有瘡蟲飛出來傷人。徐媽呶起了嘴說道。買錠的錢都沒有。那裏有錢買什麼絲綿。克剛道。錠倒不必燒。她是信教的。說到這裏。他忽又大聲叫道。留春嫂。嫂嫂。這兩聲叫得秋塘汗毛直豎。掉頭就走。站在樓梯口。却又不敢下去。連喊克剛出去再說。克剛一路喚着可憐。陪秋塘下樓。走出大門。秋塘望車廂裏一鑽。却命車夫不要開走。克剛站在車外歎息道。可憐她已與世長辭了。這尸首如何處置。秋塘道。我不知道便罷。我既來了。當然由我負責。她還有家屬嗎。克剛道。除了你是她的丈夫。她還有甚麼家屬呢。秋塘啞嘴道。這又是困難問題。如有家族出來。我給他們幾個錢。由他們去料理喪事。現在教誰與她買棺盛殮呢。克剛道。你如怕麻煩。說不得又要教我代勞了。秋塘道。你也是忙人。我怎敢啓齒。克剛道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明知勞而無功。也只好幹一

下。好在我父親閒着無事。他倒是個內行。明天他若無空。就教他來料理。秋塘道。煩勞老伯。更不敢當。克剛道。我們父子都是一樣的脾氣。只要聽說是華府上的事。赴湯蹈火。萬死不辭。秋塘聽說有人負責。便也安心。當即謝過克剛。簽了一張五百元的支票給他。道。這是最後一次爲留春花錢。棺材不妨買得上等些。她是耶穌教徒。一切迷信的花費都不必要。棺材出門時也不必有排場。請你最好去尋一處墓地。送出去。就給她下了葬。免得將來又多一番手續。我不能在上海久留。這件事辦得越快越好。克剛道。你家在南通。有現成的祖墓。不把她運回去營葬嗎。秋塘歎道。先君生前就反對她進門。怎能移入祖墓。使先君在地下再生氣呢。克剛點頭稱是。請秋塘先回旅館。此地的事由他負責辦理。秋塘拱手拜托。又叮囑道。連棺木營葬的費用在內。請不要超過五百元之數。克剛又唯唯遵命。秋塘便開車回去。他看了留春的死。雖覺淒慘。却也快慰。因爲他被留春生前實在逼得太苦了。這樣一來。總算脫離苦海。還我自由之身。以後也不必遠走天涯。可以毫無顧忌了。秋塘回到旅館。想起了留春臨死時的可怕樣子。一人獨宿。着實有些胆寒。把以前與留春同居時的甜蜜光陰。以後她到南通來的猙獰面目。像電影般一幕幕的重映一遍。最後還是想到她死的可

慘也就模糊睡熟。又做了一場夢。等到驚醒。旅館中已很熱鬧。他這一天。坐在房裏等候韋克剛的回信。不敢離開一步。克剛却始終未來。秋塘便想起從前克剛也屢次失信。已知此人不可靠。但是不托他去辦理。又有何人可托呢。明知故犯。實在亦出於萬不得已。明天。秋塘打電話到克剛法律事務所去。也找不到他的蹤跡。直至夜深。將要上床睡覺。始見克剛滿頭大汗的奔來。說是出殯已畢。爲找葬地。忙了兩天。現在已在閘北找到五分墳地。價錢很便宜。只有一千二百元一畝。共計六百塊錢。我已付過兩百定洋了。秋塘不悅道。我不是告訴過你嗎。喪葬一併在內。只限五百元數目。克剛笑道。你與她夫妻一場。就是花五千元斷送她也不爲多。我已經與你大打算盤。一口材只花了三百六十塊錢。連衣衾軍樂隊。柩車。鮮花。像亭等開消。也不過六百多元。墳地再加六百。只有一千出頭無幾。你如嫌開消太大。墳墓不必做得太講究。花幾十塊錢。照樣也能入土爲安。秋塘道。我的意思是教你將她葬在公墓裏。費一二百塊錢。連地帶葬。都能做得很光鮮了。誰教你去買甚麼墳地。上海地價這樣貴。也配葬死人嗎。克剛微笑道。你如不承認她是你夫人。死後睡施棺材都不怕人笑話。現在你既認了她是華家的少奶奶。少不得要顧全一點面子的。即使你不要面子。我們

代你辦喪事的人也不能太露寒蠢樣子。被人背後要談論的。秋塘被他說得頓口無言。只得自認晦氣。將開銷賬目一律承認。只是墳地須要拿到了證明文件始肯直接將錢交給賣主。克剛連連稱是。告辭去了。過了幾天。克剛帶了一個鄉下人來。交出一張方單。秋塘急於要動身回南通去。催着克剛趕緊落葬。克剛笑道。墳地尙未買妥。怎能葬到別人家地上去呢。秋塘當下急急付清了墳地錢。限定三天之內。卽須下葬。否則要他交出棺木。由秋塘自己去葬了。克剛一口應允。俟賣地皮的鄉下人去後。克剛勸秋塘有事先離上海。留春身後之事。交給他全權辦理。秋塘知道他不可靠。便推說須要親自到墳上去祭奠一番。方能對得起死者。當時秋塘又親筆寫了一塊墓碑。題的是華陶留春女士之墓。傍邊也不寫甚麼人立碑。要想命石匠在三天之內趕刻完工。克剛說萬萬來不及的。秋塘要自己去與石匠當面接洽。順便還要去看看墳地坐落在何處。定要教克剛領導。克剛推却不脫。只得去尋了那鄉下人來。陪同秋塘先去看墳地。認清了地址。然後又由鄉下人去叫了一個石匠來。將墓碑上的字給他看了。限他三天刻成。石匠說。三天只能成功一塊粗坯。若要細緻。須慢慢的磨琢。秋塘說。只要有碑就是。粗細可以不論。石匠要了些定洋。便答應去做。秋塘又與

克剛約定。在三天後的下午三點鐘。准要下葬。千定不可失約。克剛又是諾諾連聲。立刻與鄉下人計議坟墓的式樣。明天就要動工。秋塘心急如火。但求棺木入土。工程潦草些不生問題。這是趕工。又是做坡地。鄉下人大敲竹槓的機會來了。秋塘擇最廉價的做法。也花了一百多元。一切講妥。始與克剛一同回來。三天之後。秋塘怕克剛又失約。下午一點鐘就到坡地上去看。今天真是出人意料之外。等他到時。克剛早在監工。不但坟墓完成。那塊粗製的石碑亦已立起來了。幾個工人還在添土。堆成高高的一個土饅頭。秋塘問道。怎麼不等我到場。你們就安葬了。克剛道。本地人以建造陰宅是一件大事。必須請風水先生看過。始敢動土。昨日他們請了一位來看。據說今天午時以後不宜營葬。定要在上午辰時下土。方能保得太平。我也是今天早晨到了此地才知道。因此來不及通知你了。好在我看見他們葬得很道地。沒有一點偷減工料地方。秋塘心裏雖不高興。但已經葬下土的棺材。不能再挖出來重葬。看見泥土堆得很像樣。也就無話可說。秋塘的意思。以爲這是與留春最後一次的訣別。以後也不想再來掃墓。所以命人去買了三四担鮮花。圍繞墓碑種在地下。然後恭恭敬敬的對坡頭行了三個鞠躬禮。默默禱告了幾句。克剛也過來湊趣。鞠了三個躬。秋塘

向他握手道謝說。如今大功告成。我總算對得起她了。內中有你幫一大半忙。留春也要感謝你的。我今夜就要離開上海。以後能否再來尙說不定。你若得空。請常到此地看看罷。克剛也說了些客套。今天定要爲秋塘餞別。盤桓不去。直送秋塘上了船。見船開了始走。秋塘回到南通。滿想進行蕭家婚事。誰知遲到了幾天。佩芝已另配親事。這個大失望。比甚麼都痛苦。欲知後事。下回分解。

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一回 故壘夕陽斜重來燕子 洞房春晝暖待嫁東風

却說華秋塘在上海將前妻陶留春女士安葬已畢。以爲了結一重公案。心裏甚是快慰。從前留春在世。常與秋塘纏擾不休。秋塘平生並無虧心事。就祇在留春身上。好似犯了彌天大罪。時時受她的挾制。如今也算她惡貫滿盈。死得這樣可憐。秋塘也算看見了報應。然而總算與她做過一場夫妻。她的身後一切都由秋塘料理。眼看她入土爲安了。却一段香火情。問心也就對得起她了。秋塘與蕭佩芝心心相應。原是一對美滿夫妻。就因爲留春從中作梗。秋塘不敢造次。怕蹈重婚法網。甯可犧牲佩芝。逃往外洋遠避。現在這惱人的障礙已除。續娶佩芝。當然毫無問題。所以秋塘葬罷留春。急不能待。連夜動身回到南通。滿想成就美滿姻緣。次日。秋塘到了南通。經過蕭家。便要緊進去探望佩芝。想約她全家到自己家裏。開始與蕭吟笙求婚。正遇佩芝獨坐在廊下。秋塘知道她久已心許。便無所顧忌。佩芝也得意忘形。兩人互相摟抱。接了一個甜吻。等秋塘發現屋內的喜幃等物。

問起佩芝。佩芝方始憬悟。她已經是許配給余家。就在這兩天內要出嫁了。這才十分愧悔。忙將秋塘推開。正在此時。佩芝的阿姊佩芳辦了東西回家。佩芝頓頓足掉頭就走。秋塘由佩芳口中知道阿芝已另配人家。一時神經大受刺激。腦中一陣昏亂。幾乎撞倒在地。幸虧佩芳扶了他一把。始在竹椅上頹然坐下。佩芳也慌了手脚。忙去倒了一盞熱茶給他。他拿了茶杯。呆瞪瞪的望着佩芳。看得佩芳格外驚慌。幸喜蕭吟笙回來了。秋塘見了吟笙。好像清醒一點。對吟笙癡癡的點了一點頭。吟笙見秋塘到來。甚是高興。要招待他到屋裏去坐。他兀自坐着不動。吟笙覺得有些詫異。見他嘴唇雪白。臉色鐵青。也疑他有病。回頭問佩芳怎麼一回事。佩芳附耳告訴父親說。我回家時。在門口望見他與阿芝摟抱着。後來阿芝將他推開。見我進來。阿芝跑開了。他問我辦誰的喜事。我告訴他妹子出嫁。他就呆住了。大概他與妹子有什麼祕密關係嗎。蕭吟笙扯了扯佩芳的衣服。阻止她說話。怕被秋塘聽見。佩芳見秋塘手裏的茶杯將要傾倒在衣服上。連忙過去接了下來。吟笙也不敢請他進去。拖一張竹椅過來。陪他坐着問道。華少爺。你不是說要出洋去嗎。怎麼又回來了呢。秋塘摸了一摸頭顱。額上汗如雨下。一面掬手帕擦汗。一面說道。我因爲不放心你家的事。特地趕回來。

看看。今天我就要走的。吟笙道。已經回來。定要留你多住幾天。我家承你關切。感激非常。現在總算了結一段心事。小女阿芝已經議定親事。後天就要來迎娶。我家也無外客。務請少爺喝杯喜酒。再動身。也算替我家爭場面。秋塘突將眼睛睜大。問道。你的女兒嫁給誰家。吟笙堆着笑臉答道。少爺應該也知道。就是本地余家。秋塘忽又厲聲問道。是不是那余守廉。是誰作主的。得過你女兒同意沒有。吟笙心想。秋塘說話從未這樣疾言厲色。今天好像是來尋釁的樣子。只得說話格外留神些。陪着笑臉答道。是我們老夫妻倆作的主。也徵求得小女的同意。才敢答應這頭親事。只因小女脾氣不好。所以不敢冒昧從事。秋塘頭上汗珠似黃豆般擠出來。連連點頭微笑道。好好好。她自己同意嫁給余守廉的。再好沒有。沒有再好了。吟笙戰戰兢兢的說道。這段婚姻。大家都以為很圓滿。就是少爺你從前也極力主張。那時候小女還固執不肯。承你的情。還當面勸過小女一番。咧。秋塘忽又變色道。我勸過令媛。這是誰同你說的。誰聽見的。吟笙此時好像待決之囚。秋塘成了法官。只有依實而供道。這是我聽余家小姐說的。就是我家姑爺的妹子。你自己又寫信給佩芝勸她嫁姓余的。你忘了嗎。秋塘惟有用拳頭擊自己的腦袋。低聲連說該死該死。吟笙今天真被他鬧糊塗了。

向屋裏展望。佩芳已收拾了買來的東西到後進屋裏去了。獨自陪着一個瘋瘋癲癲的人坐着。心裏却有些害怕起來。看秋塘的樣子。好像受過重大打擊。却不知是什麼原因。萬想不到是爲佩芝身上所起的。因爲佩芝以前很遷就過他。蕭氏合家也盼望他們成功。即使名份稍差也很願意。怎奈秋塘十分冷淡。蕭家不得已而求其次。始與余家議婚。怎能想得到秋塘會死灰復燃呢。吟笙見秋塘似金剛努目。臉色白裏泛青。青裏泛白。正像是一個裝好藥線的炸彈。一觸就要爆發。更不敢再去問他因何動怒。二人相對默然半晌。吟笙恐有慢貴客。便想話出來敷衍他道。看少爺的樣子。今天有些不舒服嗎。請回府去早些安息罷。秋塘好像忽然醒悟的樣子。站起身來說道。打攪你家。甚是抱歉。我是該走了。從今以後。再也不來打攪你家了。吟笙又着慌道。我並非是下逐客令。請不要多心。你剛回來。還沒有到過府上嗎。那末請你在此吃了便飯去。吟笙怕他生氣。輕輕的拉了他一把。他便又順勢坐了下來。覺得他一點氣力都沒有。吟笙見他坐下。以爲當真在此吃飯。要叫佩芳去預備飯菜。只見佩芳在後堂一路叫喊出來道。爸爸快去看看。阿芝不好了。吟笙吃一驚。顧不得秋塘無人陪伴。拔腳望裏就奔。一口氣奔到佩芝房裏。先聽得老妻急壞的喉嚨連聲喚着阿芝。

便知不妙。湊近帳中去一看。但見佩芝仰天睡着。眼珠直往上翻。臉皮嘴唇毫無血色。張開了嘴。一口氣鬱不過來。就像沒有氣息一般。蕭太太一面喊着。一面用力摺佩芝的人中。吟笙連忙加入叫喊。佩芳也大聲哭叫。喧鬧多時。才見佩芝有些掙扎。吟笙又怕蕭太太的硬指甲摺傷了女兒的嫩皮膚。將蕭太太拉開。自己走上去摺佩芝的胸口。漸漸見她歎了一口氣。大家也跟着他歎了一口無聲氣。才將胸前一塊石頭放下。吟笙又低聲呼喊了幾句。見佩芝的眼珠漸能活動。吟笙這才回頭對蕭太太說了一聲好了。佩芝橫過眼珠對床前人看看。又向房門外遠處看看。吟笙忙說。我們合家人都在這裏侍候你呢。佩芝又對吟笙夫妻注視了一會。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蕭太太要想阻止。吟笙連忙擺手道。讓她哭。讓她哭。哭了出來。胸口的氣就散開了。佩芝伏在枕上。嗚嗚咽咽哭得不住。蕭太太望着她也出眼淚。佩芳也被她哭得傷心。引出許多熱淚。吟笙擦着眼角問道。究竟怎樣一會兒事。蕭太太道。我在廚下弄菜。阿芳回來對我說。華少爺來了。妹子躲在房裏哭。我就趕進房來。見她哭得咽不轉氣。我出房去倒了一盞茶進來想給她吃的。誰知她就眼珠翻白。叫她也不理。阿芳喚你進來時。我已喊了好一會咧。這不要教人害怕死嗎。吟笙聽罷。只有搖頭歎息。情

知其中有異。却也識不準。是甚麼路數。佩芳插嘴道。定是華少爺對她說過什麼話。才使她氣成這個樣子。我想這位少爺也有些不應該。吟笙連忙喝阻道。快不要被你妹子聽見。又招是非。蕭太太見佩芝哭了多時。着實不忍。坐到床沿上去輕輕推了她兩下。柔聲問道。好小姐。你有委屈。儘管對你娘說。無有辦不到的事。不要悶在肚裏。要哭傷身體的。這兩句不說猶可。說了越發勾起佩芝的傷心。越發哭得厲害。弄得吟笙夫妻搔首摸顛。想不出計較。惟有大家對着淌眼淚。忽然鼻端聞着一陣焦飯香。蕭太太想起廚房有火。無人伺候。正欲起身探望。佩芳已搶步先去了。吟笙也想起秋塘一人坐在廊下。連忙奔出去。已不見秋塘人影。椅上却留着一個皮包。吟笙一直尋到大門外。也不見蹤跡。這定是他生氣走了。吟笙甚是過意不去。但事情湊在一堆。也無法可想。只得少停再登門道歉。吟笙恐怕皮包裏有要緊東西。隨手拿進去收藏起來。正欲重入後堂。却聽得打門。翻身出去開了進來。却是兩個紮燈彩的匠人。由余府派來問吟笙應如何佈置。吟笙知道不必自己花錢。樂得裝璜顯煥些。命工匠將燈彩由大門外紮起。一直紮到後堂。匠人奉命自去籌備材料。儘明天一日內完工。吟笙回到內室。見佩芝已停止哭聲。蕭太太坐在床沿哄騙着。看樣子並無大礙。只要

挨過這兩天。能夠教她坐上花轎。就太平無事了。佩芳做好飯菜。吟笙只吃了半碗飯。蕭太太却粒米不能入口。飯後吟笙甚是忙碌。許多六局執事人役都來接洽。還有送禮的也須開消。蕭太太離不開佩芝。所有嫁時衣裝雜物都由佩芳整理。吟笙寸步難離。直至傍晚時分。始能分身。將秋塘遺下的皮包送到華家去。吟笙走進閨門。只見裏面靜悄悄地。心想秋塘不要當真的沒有回來。那是這個皮包還要與他送到碼頭上去咧。未免有些麻煩了。吟笙一路怙愒。走進住宅。見臥室中燈光甚亮。便想不妨。秋塘定在裏面。他跨進內室。只見幾個男女僕人在交頭接耳。看見吟笙便一齊擁了過來。由小福開口道。蕭老爺來得正好。劉升正要叫我來請你。免得我走一趟了。吟笙見他們臉上皆現驚慌之色。不知出了什麼變故。忙問喚我何事。小福却不說。教蕭老爺請坐。掉頭望裏飛奔。吟笙問老媽子。少爺可在家裏。楊媽反問道。蕭老爺怎麼知道少爺回家的。吟笙便告訴她說。你家少爺到我家來過。遺忘一個皮包在我家。我特地送來的。楊媽接過皮包來。喜形於色道。也許就是爲了這皮包。少爺回來以後。別的話不說。就是喚着完了完了。這裏面定有要緊東西。等我送去給他看罷。說着拿了皮包也向裏急奔。吟笙再問那兩個僕人時。只是搖頭說不好。弄得吟笙莫名其妙。

其妙。幸喜老劉出來了。見了吟笙竟是遇見親人一般。作揖打躬了一陣。說道。我們真弄得沒主意。咧。蕭老爺。只有請你老人家來作主罷。吟笙着急道。甚麼事我還沒有知道。怎能教我作主呢。劉升忙道。我真是急昏了。我告訴你。請你坐了。你們去倒茶呵。吟笙恨道。你不必客氣。快說罷。劉升搓搓手。坐了下去。覺得不妥。又站了起來。說道。我告訴你。蕭老爺請坐。我告訴你。說今天少爺突然回家。一進門就奔到老太爺靈前。伏在地下大哭一場。我們幾個拉他也拉不起。只聽他望着老太爺的遺像大叫悔之晚矣。悔之晚矣。後來又說。我沒有臉來見你。我沒有臉來見你。這樣大哭大鬧了一場。後來伏在地下忽然沒有聲音了。我再去攙扶他起來。誰知他竟睡了下去。一摸他的鼻息竟沒有氣了。這一下子可把我的魂靈嚇出了竅。我連忙大聲叫喚。將合府弟兄都叫攏來。將少爺抱起來。在地下椿。一面教人灌薑糖湯。也顧不得少爺疼痛。糾頭髮。搯人中。炙火罐。搗牙關。薰紙煤。直救了兩三個鐘頭。才將他救醒。抬他到床上去睡的時候。手脚還是冰冷似鐵。只有胸口還有一些熱氣。我們便用四條綿被包起來。又灌了兩杯白蘭地給他吃了下去。四肢才慢慢的熱起來。只是現在可不好了。渾身像滾水般發燒。神志昏迷。嘴裏胡說八道。只說完了完了。也不知什麼東西完了。



我們直鬧到現在沒有閒過一刻。家裏沒有作主的人。蕭老爺。只有你來作主罷。蕭吟笙聽罷。也是吃驚不小。便命老劉引導。到臥室中去。只見床上還是幾條絮被。將秋塘裹着。吟笙喚了幾聲。他只是糊裏糊塗的說話。却聽不出說些什麼。探手一摸他的腦袋。真的燙得炙手。却一點汗都沒有。吟笙也懂得些脈理。診了診脈。跳得異常之快。便命人揭去兩條綿被。怕他熱壞。劉升叮囑問。吟笙見病勢沉重。不敢胡亂開方。拉劉升出外。埋怨他道。少爺病勢沉重。爲什麼不請醫生呢。劉升頓足道。我的蕭老太翁。我忙着救醒了少爺。以爲喝些薑湯就會好的。不知道他發燒會這樣厲害。要想着請醫生。也不知請中醫還是西醫。少爺自己又昏迷不醒。教誰打主意呢。要來請你也是爲此。呵。吟笙道。這病很急。你趕緊連夜去請醫生。如果熱不退。會變傷寒的。依我的主見。還是請中醫穩當。請來看。連夜去取藥。煎了。就給他吃。這個病是耽擱不起一夜的。我寫一張字條。你去打門請醫生。吟笙寫字條。老劉命小福預備馬車。一面哀求吟笙道。請醫生非我自己去不可。此地都是些不懂事的年輕人。務求你在此看護。一會少爺。等我來了再走。吟笙家裏還有許多事待他回去辦理。本不能久留。但是老劉說的也是實話。只得義不容辭。在此等着。也能看看先生的藥方如何。馬

車備好。老劉立刻去接醫生。吟笙到臥室靜靜的對秋塘望着。但見他似醒非醒。十分煩燥。命人灌了些開水給他吃。好像安逸些。等一會兒。又是亂發譫言。看他的病着實不輕。吟笙也是搖頭歎息。莫展一籌。他心裏又要惦記着家裏的喜事。格外來得焦急。好容易等得醫生來了。與秋塘診脈。看過舌苔。便說病人不宜太熱。又去了一床綿被。醫生問病源如何。老劉便將剛才的情形依實而說。吟笙見醫生的神色不好。便請他到書房中去開方。一路上。醫生便對吟笙說。病人定是受過重大刺激。又加了些外感。以致病勢來得非常凶險。現在第一要使他精神得到安慰。才能去他的病源。藥石祇能治標。驅除他的風寒而已。吟笙便問老劉少爺回家時候。同你們說過什麼沒有。老劉道。他向來沒有多話對我們說的。一進門就到老太爺靈前去哭了。聽說少爺回家時先到你家。那時候是什麼樣子。蕭老爺總看見的呵。吟笙道。我回家時。他已先來了。我就見他很生氣的樣子。他剛進門時如何。我却不知道。我想總是上海受了人的氣。我家裏人決無得罪他之理。醫生在他們議論紛紛的時候。開好了一張藥方。無非是清水豆卷之類。希望他先退風邪。老劉送醫生回去。順便去取藥。吟笙等着也是無益。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家。蕭太太與佩芳已等得十分心焦。見吟笙一進

門。就告訴他說。阿芝忽然大發寒熱。吟笙又是一急。連忙奔進房去看時。見佩芝雖然發燒。却比秋塘輕得多。不過這兩天是要緊時候。趕緊要將她治愈才好。吟笙與她搭了一搭脈。也是閉了風寒。不肯出汗。鄉下無處撮藥。開方也是無益。家裏有現成的神麴。使命佩芳去煎。蕭太太埋怨吟笙不該去了這許多時候。吟笙正欲開口。見佩芝睜大了眼眶注聽。便不敢說出秋塘的病訊。蕭太太却不識趣。釘着死問。吟笙越是吞吐不說。她越是要打聽。吟笙只得向她擠眉弄眼。禁止她多問。佩芝是何等機伶。早已看了出來。她還以為吟笙不願當她的面提起秋塘的事。却還想不到秋塘病得如此厲害。吟笙故意將籌備喜事岔開。蕭太太便把吟笙出去後所做的一件事件報告出來。佩芝連忙掉頭向裏床睡去。佩芳煎好了神麴端進來。涼了一會。吟笙夫婦去喚佩芝喫藥。誰知她竟睡着了。推她也不醒。只得將藥重溫。等她醒來再吃。蕭太太滿腹狐疑。急於要問吟笙何以去了多時。吟笙指指床上低聲說道。不要給她知道吧。恐怕又要肇禍。等一會再告訴你。我先問你。秋塘剛才來我家時。你看見沒有。他是不是帶了病來的。蕭太太道。這要問阿芝的。是他們在廊下先會面。阿芳回來看見。阿芝已經進來了。現在華少爺怎麼樣呵。吟笙便湊在耳邊去約略說了幾句。蕭太太

也嚇得連說怎麼好。吟笙連忙掩住她的嘴。只見佩芝已掉頭向外了。原來佩芝故意裝睡。他們的  
話都聽在耳裏。只有附耳說的沒有聽見。越法引起她的狐疑。却猜到不是好事。但秋塘家事與她  
無關。自不便多問。蕭太太忙喚阿芳取藥進來。一摸却又是燙的。佩芝便說。時候已經不早。你們都  
去睡罷。好在我並無大病。等藥涼了。我自會吃的。吟笙夫婦不肯。定說看她喫了下去再去。佩芝便  
賭氣不吃。他們才無法。只得退出房去。佩芝等他們走遠。便把藥望痰盂裏一倒。等蕭太太詳細打  
聽明白了秋塘的事再進來看時。見藥罐已空。佩芝已經睡着。便不去驚動了。吟笙欲明瞭秋塘的  
起病根源。便去盤問佩芳。佩芳將眼見的事依實而說。秋塘進門時究竟如何。却非問佩芝不可。然  
而怎麼也不敢向她啓齒。累得吟笙想了一夜心思。兀是不能入睡。忽聽得有人打門。便一谷碌起  
身下床。不知來者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二回 前愆無補日暮淚空流 同病相憐曲終人不見

却說蕭吟笙一夜未睡。天色剛亮。聽得有人打門。起身開門一看。却是工人進來繫綵。今天家裏已要備酒謝媒。益發忙碌。偷閒到佩芝房中常去探視。見她體溫已逐漸降低。能起床吃粥。合家都非常快樂。吟笙又請媒人去向余家聲明。只說新娘感冒風寒。明天過門。要請特別原諒。不要讓她多勞動。媒人應命而去。余家要場面。預先搬了許多傢具過來。要蕭家裝飾好了再搬過去。蕭太太等便益發忙碌。幸虧佩芳請了幾位有經驗的鄰居親戚來幫忙。才將嫁妝佈置停當。發到乾宅。已將上燈時份。家裏排酒席宴客。十分熱鬧。鄉下人家辦喜事。遠處來的親友。都要住在此地。連吃多天的。蕭家留宿的客人也甚多。吃過晚飯。隔夜便要進來與新娘開臉。免得臨時侷促。佩芝的病本不十分厲害。她現在更裝得重些。要求儘明天上午一齊趕做。吟笙夫婦也不便拂她的意思。只是今夜是最後一次住在此地。明天就要分別。未免有些依依不捨。大家圍坐在床前。佩芝不勝悲楚。蕭

太太陪着流淚。吟笙也紅着眼眶叮囑佩芝。無非是幾句分別的老生常談。諸親朋正在預備睡覺的地方。佩芝房中則空氣嚴肅。一派淒涼景況。正在此時。忽聽得一陣急促脚步聲奔進房來。大家抬頭看時。只見佩芳氣急急的說道。華家的小福又來請爸爸過去。說是華少爺的樣子十分危險。請你趕緊過去一踏。吟笙連忙拉了佩芳望外就奔。一路埋怨她不該當佩芝的面說這種凶險的話。蕭太太也跟着出去。佩芝見他們都已出房。便也偷偷的下床。胸口的一顆心幾乎在腔子裏跳將出來。她掩到屏門後。只見許多人圍繞着小福。聽他說道。少爺今天竟像發瘋一樣。嘴裏只是咳嗽。吓吱吓的叫喚。也不知他甚麼意思。另外請了一位西法醫生。說要希望他能睡熟。幾個鐘頭方有辦法。如果到明天還是睡不熟。病就無救了。老劉等都急得沒有主意。要請蕭老爺過去商量個辦法。吟笙道。昨天只有發燒。並無叫喚睡不着。看來是今天吃了藥變病的嗎。小福道。醫生說他是受了過份的刺激。最好是使他得到些精神的安慰。藥力只能做輔助品。吟笙道。他們西醫會打針的。請他打一針催眠針。不就睡熟了嗎。小福道。白天已經打過一針。醫生坐守在傍邊。只睡了一個鐘頭不到就醒了。醫生說。這種針多打也是很危險的。蕭老爺。請你趕快去一踏罷。蕭吟笙躊躇未決。

蕭太太與佩芳都說道。明天就是二小姐出嫁的正日。今天忙得這樣疲乏。想早些睡覺。明天還要忙咧。你回去罷。只說蕭老爺身體不爽。已經睡了。要到後天方能去探望華少爺咧。小福哭喪着臉。望着吟笙只是不走。吟笙猶想出去。蕭太太拉着他道。你這大年紀。忙了幾天。已經瘦了一壳。自己的性命也要緊的。早些去歇歇罷。吟笙只得說了許多道歉的話。命小福獨自回去。小福說道。我早就對老劉說過。蕭老爺自家辦喜事。不能分身出來的。他說。你儘管去。少爺病危到如此地步。家裏無人作主。他聽見了一定會來。現在如何。我曉得是白跑一蹣。吟笙脹紅了臉說道。我實在是困倦不堪。再不然。你還是去請醫生來看一趟。明天我無論如何抽功夫要來的。小福歎道。醫生說給他吃的定心藥。我們看他不吃藥還好些。吃了藥。格外見得煩躁些。小福知道吟笙不能去。這幾句話。是一路走一路說的。吟笙陪着小心送他出去。蕭太太與佩芳怕吟笙還要被小福勾引去。也跟着送出大門。家裏的親戚們便紛紛議論起來。等到吟笙等回到佩芝房裏。但見佩芝已放下帳門。蒙被而睡。吟笙夫妻低喊兩聲。不見答應。以爲她睡熟。各人也就安心散去。今夜各人床上都睡滿了女賓。吟笙被她們擠出。只得在書房中與幾個男親戚睡在地鋪上。今天站立了一整日。腿都站硬。

了。睡下去甚，是舒服。翻了一個身，便遽然入夢。但是睡不到一個鐘頭，忽被驚醒。原來他夢見秋塘死了。華伯禮怒目相向，將他臭罵了一頓，羞得他無地自容。即便驚醒，急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心裏也在奇怪，事情也沒有這樣湊巧的。單揀我女兒出閣時，秋塘就生起病來。若是秋塘真有三長兩短，我今天不去看他一次，豈不要被人議論。華家沒有人了，後事又將如何處理。這一份人家，交給誰去管呢？又怕明天大喜之日，如果華家來報不幸消息，一來喪氣，二來教我如何分身。吟笙爲了華家的事，竟使他精神不甯，勉強要想拋開，甯神靜睡，却被睡在他身傍的一個鄉下人，齣聲如雷，擾得他益發煩躁。秋塘的事，又湧到他眼前來，轉輾反側，竟未能合眼。紙窗上有一點魚肚白，他就起身。先到佩芝房門縫裏去張了一張，見帳門下垂，咳了一聲嗽，不聽見聲息，便不想去驚動她。吟笙自到廚下去燒水漱洗，不多一會，合家都已起身。大家忙着預備早點，收拾書房，廚子禮生等陸續到來，鄰舍已有來道喜的了。吟笙忙着招待，少停，喜娘也來了。剛進去不多一會，只聽得裏面像造反般叫了起來。聲音最大的是蕭太太。吟笙這一驚，吃得不小，趕到後堂，只聽囉哩聲音出在佩芝房中。他格外驚慌，分開衆人進去一看，只見蕭太太搽得滿臉白粉，拉開了一張血盆大口，哭叫



道。我的阿芝到那裏去了。她沒有了呵。吟笙還以爲阿芝死了呢。撲到床上去看時。却空無所有。忙問甚麼事大驚小怪。蕭太太道。你說讓她多睡一會。我就不敢來喚她。等我吃好了粥。換好了衣服。再來看她時。却剩了一張空床。四面都尋遍了。不見她的影蹤。阿芝沒有了。吟笙便幫着到各處去尋找。又怕她尋短見。到後河邊去踏勘一遍。也毫無痕跡。此時賀客陸續到來。衆目昭彰。毫無隱蔽。霎時媒人也知道。趕來偵探消息。幫同尋找。把地皮翻過來也尋不出佩芝的蹤跡。鬧了多時。忽然佩芳對衆宣佈道。你們不必尋找吧。昨夜大家睡得早。有人親耳聽得阿芝由房中偷偷的開門出去。現在人已去遠。到那裏去追她回來呢。佩芳並請那位睡不着的女親戚申說一遍。衆人都預料阿芝不是到南京。就是逃往上海去了。吟笙夫婦却竭力否認此說。只因阿芝身無分文。就穿了隨身衣服出門。她的東西一件不少。決不會走遠的。那位余家來的梅老爺却冷冷地問道。乾宅預備午時發轎迎娶的。教我如何去回覆余家。請蕭先生吩咐一句罷。吟笙急得抓耳摸腮。一籌莫展。梅老爺不得要領。便想告辭。吟笙怕他去說給余家知道。將他苦苦留住。一面偵騎四出。到各輪船港口及旅館去尋訪。那裏有一點影響。究竟是鄉下地方。出不得一點新聞。霎時就附近傳徧了這新

奇消息。余家離此不遠。豈有不知之理。余沛南聞訊大怒。守廉正在打扮做新郎。更自吃驚不小。當命急足先將梅老爺與王地保調回來。訪問詳情。梅老爺只得依直而說。余沛南父子都說蕭家有意將女兒藏匿起來。都要趕到蕭家。扭吟笙去吃官司。當有吃喜酒的親友攔阻。勸他們暫時容忍。等候一兩個鐘頭。能夠尋着新娘也未可知。直等到午後。大家無精打采的吃了一餐喜酒。媒人尙無確實信息報來。余家父子忍無可忍。便帶了幾個人回到蕭家去興問罪之師。由梅老爺引導。車馬連綿。浩浩蕩蕩。殺奔蕭家而去。到了蕭家門口。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羣。余氏父子也不通報。氣汹汹的望裏直奔。到了中堂。大聲叫喊。却見幾個鄉下人望着他大笑。余沛南越發憤怒。大叫道。把親家老爺喊出來。躲是躲不過去的。梅老爺自到內室去看了。一遍。只見裏面靜悄悄的。僅有幾個廚子與臨時僱用的僕人喜娘等在議論紛紛。連女家媒人與吃喜酒的親眷都不見了。梅老爺也吃一驚。連忙出來報與余沛南父子知道。守廉跳脚道。合家引避。這分明是局騙了。快報警察捕拿。諒他們也走得不遠。沛南又把僕役傳來訊問。僕役道。剛才似有一人進來報信。說是新娘子已有下落。他們便合家趕去尋找。却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去的。吃喜酒的親戚們有的跟去。有的見主

人無心招待。都陸續散去。中餐的酒席也沒有開。梅老爺聽說新娘已有着落。便勸余氏父子暫時息怒。自到外邊去打聽消息。他們也但願能夠圓滿婚姻。這種事鬧出去。究與面子不大好看。所以耐心等着。不多一會。王地保氣咻咻的奔進來道。有了。有了。蕭氏合家都在華家花園裏。只因華秋塘病重。他們都去探病去的。余沛南格外氣憤道。他們把探病看得比婚嫁更重要嗎。想用華家的財勢來壓迫我。我偏要趕去與他理論。說着便趕到華家去。由守廉引導。不問情由。望內室直闖。誰也攔不住他們。行近臥室。只見蕭吟笙合家都站在門外。門却鎖着。只有佩芝與秋塘在裏面。不許任何人進去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閣下回。

留人春色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二回 一夜慰相思生涯如夢 百年成好合居處有郎

却說蕭佩芝女士昨夜本沒有甚麼大病。只因她厭惡親戚們的無聊恭維故意裝得不能起床。藉此避免一切酬應。後來聽得華家有人來。見父母都倉皇出房。她知道有變。便也躡足跟了出去。所  
有小福的話。她隱在屏後。盡都聽得一清二楚。她一顆芳心不禁振盪起來。秋塘病在危急。家裏盡  
是幾個奴僕。誰能去安慰他呢。吟笙這大年紀。忙了幾天。家裏要招待賓客。明天又是個嫁女正日。  
他無法分身。確是實情。難道秋塘就讓他抱恨終天嗎。佩芝想到這裏。忽覺勇氣百倍。她自信欲慰  
秋塘。非我莫屬。他的病也許是我們倆中間的誤會而起。我若能當面去對他很坦白的解釋一番。  
或能減輕他的病症也未可知。他見了我父親。有許多話也是說不出口的。他去也無用。此事除非  
我親去不可。我不去安慰。還有誰去安慰他呢。不過父親是一個很守舊的人。與他說明也許阻擋  
我去。不如連他也瞞在鼓裏。待我去與秋塘剖白幾句。表明了我的心事。即使他的病不能救。我也

算對得起他。佩芝急不能待。當時回到房裏。將帳門放下。便匆匆出房。那時小福尙在前堂。蕭家的房屋原是四面都是餘地。佩芝從傍門繞到前門。合家盡未知道。迨小福快快的走出蕭家。一路自言自語的罵着山門。一半是消消胸中惡氣。一半也是怕鬼。那時正是深秋天氣。落葉滿地。西風蕭瑟。山風怒吼。松濤澎湃。小福在路上毛骨悚然。一路大聲叫喊。飛奔回去。想着家裏少爺此時不知是否斷氣。心裏益發驚慌。脚步踏得更重。引得遠處的狗都四起亂吠。小福奔了一陣。忽見前面樹蔭下。有一條黑影。也跑得很快。那時月色朦朧。那黑影忽隱忽現。仔細看時。是一個蓬頭散髮的人。穿的黑衣。長僅及膝。下邊露出兩條白腿。甚是怕人。小福連咳了好幾聲嗽。不聽得回音。便不敢再進。站着看那黑影。走得不見了。他這才起步。但已不敢快奔。恐怕追着那個鬼魅。狗越發叫得厲害了。他聽得出聲音。好像是自家裏的熟狗。這才急跑幾步。奔近門口。連忙喊園丁開門。誰知在他身邊閃出一個黑影來。小福這一驚。幾乎嚇破了苦胆。狂喊我的媽媽呵。兩條腿再也不能移動寸步。只好蹲了下去。只聽得很俏的聲音說道。你是小福嗎。不要害怕。我是來探望你家少爺的。你帶我一同進去。小福此時才聽清楚。原來是佩芝。便說道。原來是蕭家二小姐。剛才我看見跑得很

快的也是你嗎。佩芝道。我以為是家裏有人追來。所以不敢停留。不知道竟是你。此時園丁已聞聲開門。佩芝便與小福一同入園。一路叮囑他道。我來探望你家少爺。是瞞着人的。連我的父親都不知道。你却不要說出去。我與你少爺說幾句話。就要走的小福歎道。少爺忽而很清楚。忽而又人事不知。你現在進去。不曉得他能不能與你說話咧。佩芝聞言。心如刀割。加緊脚步。一口氣奔到裏面。老劉等都在廊下迎接。見了佩芝。不禁大喜。對佩芝作揖道。二小姐能來。少爺的病也許有救。因為他迷糊的時候。還是喊着你小姐的名字。佩芝不及說別的話。只教他們引去見秋塘。一路走着。心裏好像有小鹿亂撞。老劉走到房門口。輕輕的用手指彈了一下。楊媽開門出來。只是向大家搖手。佩芝忙問怎樣。楊媽低聲說道。剛睡着。睡得很香。佩芝不顧一切。提起了脚尖。挨身進房。見秋塘面白如紙。骨瘦如柴。竟換了一個人樣。佩芝點着腳趾。走近床前。只見他雙目半開半掩。呼吸甚是急促。不知是睡熟還是昏迷。她輕輕的在床沿坐下。秋塘感覺十分靈敏。稍聞聲息。便易驚醒。佩芝舉動雖輕。秋塘早被驚覺。但見他的眼眶漸漸抬起來。見了佩芝。突然睜大。現出一張似笑非笑的面孔。佩芝見他一眼不霎的望着。倒有些害怕起來。低聲喚道。華先生。你還認識我嗎。秋塘只是顛顛

地伸了一條膀子出來。佩芝連忙過去接着。握着他的手。覺得掌心如火。只得順着他的勢。將身體俯下去。面頰對面頰親了一下。佩芝的皮膚冰冷如鐵。生怕與他的病體有害。急忙引避。秋塘悠然歎了一口微弱的氣。但見他的眼珠往上一翻。使又暈厥了過去。幾個僕婦高聲喚叫。老劉等也趕了進來。佩芝顧不得嫌疑。伏在秋塘的耳邊低聲喚了幾聲。秋塘經佩芝的冷面頰一冰。使又漸漸的清醒過來。佩芝對傭僕們輕輕搖手。命他們不要囉唆。老劉却誤會了她的意思。揮手將服侍的人都趕出房外。自己也退了出去。將房門隨手帶上。大家在房門外側了耳朵靜聽消息。那兩個服侍的人。已有一兩夜沒有好睡。坐定之後。一個個東倒西歪。酣然入夢。只有老劉還是很注意的聽消息。等了半個多鐘頭。不聽得佩芝呼喚。老劉有些疑惑。要想開門進去。看個究竟。猶恐少爺已經睡熟。掏鑰匙開門。又要驚醒他。因為醫生說的。希望他能夠安靜睡一個大覺。始有挽回的把握。所以絕對不敢去驚動。老劉待至午夜。繞到房後去。靜心細聽。隱約似有鼾聲。仔細辨別。確是主人的聲音。他這才放心。輕輕的回去。把幾個倦極的僕人打發去睡覺。另外派了兩人在房外侍候。再三叮囑。裏面不喚。切莫去驚動。讓少爺飽睡一覺。兩人唯唯遵命。拿了一副紙牌消遣。免得磕睡。老劉



未便禁止他們。就在一張藤椅上躺了下去。不多一會也睡熟了。天色微明。被雞鳴驚醒。問兩個值夜的人。知道房裏仍無人呼喚。繞到室後去聽時。聞麝聲愈大。老劉心中亦大爲快慰。自去料理家務。早餐以後。便命人去請醫生。延至午後。醫生始來。這才輕輕的將房門開了進去。只見秋塘睡得很香。寒熱也退了許多。病已減輕了一大半。回頭看見佩芝橫臥在沙發上。面色灰白。氣息僅屬。老劉大吃一驚。用手撫摸。冰冷如鐵。醫生連忙診治。施用急救方法。又用熱水綿被保住她的體溫。鬧了個把鐘頭。才見她牙齒打戰。渾身顫動。醫生說。幸虧發現得早。她還有救。大概她是受過了一番大熱。出汗過多。體溫消失。才有這種現象。她的身體也太虛弱。否則不致於如此。不過在三四個鐘頭以後。還要防她發熱。絕對不能吹風。就讓她睡在此地罷。老劉爲難道。這是蕭家的小姐。來此探望少爺病症的。不便在此久留。現在可能送她回去嗎。醫生指着窗外道。你看今天的西北風好大。讓她出去一吹。還有命嗎。老劉楞了一刻。又問道。可否讓她睡到別間屋子裏去。醫生道。既然萬不得已。只好由你們自己作主。不過房裏的溫度要與這間一樣。移動時不可吹一些風。老劉連連答應。正欲去籌備房間。忽聽得秋塘開口申斥道。不許動。她已經允許我死在一起了。老劉連聲稱是。

忙問少爺現在覺得怎樣。秋塘道：你不要問我。但問蕭小姐。她活我也活。她死我也死。老劉道：蕭小姐並無大病。秋塘罵道：醫生說的話我都聽見了。你還來騙我。她患了危險來探望我。因為要望我的病愈。才留在此地。不忍離開寸步。她救了我的命。因而病倒。你們竟忍心送她去死嗎。老劉見秋塘說話健旺。心裏甚是高興。想起了蕭小姐却又大為憂慮。因為剛才聽小福提起。今天是他出嫁的日子。這是什麼時候了。她還睡在這裏。將來這場交涉如何得了。但此時又不能向秋塘說。心中正自焦急。只聽得秋塘對醫生說道：先生。我的病可不必你担心。請你悉心為這位小姐醫治罷。她能好。我也能好。她若不治。我也不必服藥。醫生又與佩芝診了一回脈。說道：用藥以後。大有轉機。在這最近十二個鐘頭以內。可是個要緊的關鍵。須不斷的用藥物幫助。好生看護。不要去驚動她。不能使她的熱度增加得太高。安穩度過今夜。就不要緊了。秋塘精神甚是興奮。霍地坐了起來。道：先生。就請你留在此地與她治療罷。醫生嘴裏啞了幾啞。似有難色。秋塘道：但能醫得好這位小姐。你要多少診費。我願加倍奉償。醫生笑道：診金倒是小事。只是今天還約會着幾家病人。咧。幸喜他們都不是重病。不過這位小姐的病是臨時發生的。應用的藥沒有帶齊。待我回去拿藥。秋塘道：

我家裏有人。請你寫一張字條。或者我家裏有電話。請你打一個回去。醫生無法。只得留在此地。命小福去拿藥。一面替佩芝打了一針藥水。神智漸清。體溫却比平常人高了。佩芝睜眼。却見秋塘坐在床上吃粥。心中寬慰了許多。曼聲問道。你好些了嗎。秋塘聽得。立時將碗放下。要下床去看佩芝。老劉等要想阻止。醫生道。讓她們精神上得到些快慰。比吃藥靈得多。這是我今天才試驗出來的。你們儘管扶他下來好了。秋塘不待醫生說完。早已落地。直撲到佩芝身上去。兩個人竟嗚嗚咽咽哭起來。老劉等望着醫生。醫生微笑說道。我看他們害的都是憂鬱病。讓他們疏散一下。也是有益的。最好是我與你們都出去。格外相宜。老劉等只得聽醫生吩咐。將粥碗收拾乾淨。與醫生一齊退出。房門又關上了。老劉連問病人要緊嗎。醫生笑道。他們都是精神病。藥物很難奏效。只要精神愉快。病也去得很快。老劉道。他們哭得很傷心。不傷身體嗎。醫生道。他們是愉快的哭。不是傷心的哭。所以只能聽其自然。不能勸的。說得幾個傭人都笑了出來。消息傳出去。合家都非常歡喜。不多一會。小福取藥歸來。慌慌張張的說道。不好了。蕭家許多人都趕來。要抓二小姐回去上花轎咧。老劉大驚。急忙趕出去。正在大廳前與吟笙等合家相值。蕭太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鬧。老劉並不

隱瞞。說昨夜二小姐如何到來。如何不肯回去。今天如何病倒。現在如何請醫生急救。醫生如何說不能見風驚動她。如今醫生尙留在家中防護。蕭氏合家聽罷。個個目瞪口呆。有幾個吃喜酒人知道這場交涉鬧得太大。余家要新娘子。此地不能上轎。不免要打官司。怕上公堂做證人的。一個個都溜開了。那個王地保却釘着吟笙道。老先生。你總要給我一個交代。好讓我去回話。吟笙蹬足道。我還沒有看見人咧。叫我拿什麼交代給你呢。說着望裏就奔。蕭太太佩芳等也跟在後面。老劉那裏攔阻得住。此時醫生也約略知道此中情由。聽得喧擾聲響。走出去將吟笙當頭攔住。吟笙認得他是醫生。忙問小女病體如何。醫生反問道。你們此來。是想救活女兒呢。還是要殺害她。吟笙詫異道。這是甚麼話。醫生道。令媛的病異常危險。如稍受驚嚇。立刻就能喪失性命。你們這許多人擁進去。能保證不驚嚇她嗎。能不給她受刺激嗎。如果不能。她有危險。誰負責任。萬一你們希望她早死。不如拿刀進去殺了她。倒痛快些。不過本處主人的性命也連帶在這位小姐身上。殺死一人。須犯兩條命案。你們一家人可擔當得起。蕭氏合家都面面相覷。蕭太太哭道。即使女兒要死。也要讓我們見一面的。醫生道。你們要見。只能夠推蕭老先生為代表。如果她睡熟了。不能叫醒她。她若醒着。

也只能安慰她。不能使她聽見一句不快活的話。否則我不敢保險她的生命安全。吟笙但求一見阿芝。無不件件依從。醫生便把蕭太太等安插在外室。自引吟笙到病室中去。吟笙進去一言不發。只歎了兩口長氣。便退了出來。醫生便又將門關上了。蕭太太等迎着吟笙打聽消息。吟笙只是搖頭歎氣。雙眉毛打了結。三牙鬚翹得高。大家逼着問他。三拳打不出一個悶屁。大家窮併了多時。那王地保見路數不對。爲圖卸責起見。只得回到余家去將余沛南喚來。由他們親家直接交涉。在半路上遇見了余沛南等氣汹汹走來。王地保將事實經過報告一番。帶了他們回到華家。誰也攔阻不住。一直擁奔內室。蕭吟笙神志昏亂。要想迴避。已自不及。被沛南指在臉上詰責道。你把女兒藏在那裏去了。你是念書人。怎麼做出這種無法無天的事來。吟笙夫婦都是沒用人。被幾個人你一句他一句的盛氣凌辱。更嚇得目定口呆。沒有分辯餘地。還是佩芳對吟笙說道。事已至此。瞞也瞞不住的。我們惟有將阿芝交給他們。表明我們並未藏匿。阿芝許配給余家。就是余家的人。由他們去處置好了。說着不待父母同意。便指引余沛南到秋塘的臥室門口去。通通的幾下。裏面連忙開門出來。衆人一擁而入。望床上一看。大家都吃了一嚇。原來一男一女睡在一張床上。聽見有

人進來。索性將腦袋望裏縮了進去。幾個女子看見形狀難堪。都不敢進房。沛南怒氣冲天。但亦未便去揭開熱被窩。醫生恐怕他有此着。預先擋駕道。他們倆出了一身大汗。病體正有轉機。無論何人請勿驚擾他們。沛南一蹶脚。掉頭就走。衆人也一齊擁了出去。趕到蕭吟笙面前。沛南一陣冷笑道。你好家教。女兒既有這種不端行爲。還有臉與人家配親嗎。吟笙被他數說了一頓。忍無可忍。只得坦白陳述道。小女一向是很守禮教的。不知她昨天晚上怎麼會大變態度。獨自瞞人出走。做出這種不顧廉恥的舉動出來。沛南格外生氣道。好哇。昨天晚上就來了嗎。分明是你縱容出走的。平常的家教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吟笙道。事已至此。教我有什么難分。不過幸喜現在人已有着落。我的責任也算交卸了。你們有本領。你們自己去勸小女上花轎。我可不管了。這幾句話說得大家幾乎笑出來。沛南更恨不得搗他兩記嘴巴子。大聲斥責道。你是書獃子。眼見女兒陪人睡在一床不足爲奇。我是甚麼身份。能娶這種東西做媳婦嗎。吟笙道。你要退婚。我也無法把聘禮還你。沛南大怒道。婚姻大事。也是給你當兒戲的嗎。吟笙道。命裏註定要犯牢獄之災。也只有逆來順受。沛南道。你倒都打算好了。這是存心與我搗蛋。你是一個窮光蛋。也榨不出甚麼油來。關你三年五年也就算了。

我的一切損失叫姓華的賠償。告他誘姦有夫之婦。這一場官司也夠他打的了。說着便要出去報警察。吟笙這才大驚。急起攔阻道。你儘管告我。天大的罪由我一人承當。請你不要難爲姓華的。他正有重病在身呵。沛南得意道。原來是你們串通一氣。想來坑害我家的。你親口招認出來的。他們兩個這樣紛擾。傍觀的人因此事鬧得太大。都不便解勸。看看將要弄僵。幸喜趕來了一班本地紳士。將沛南勸住。原來是老劉知道此事不得結局。便趕去向地方紳士告急。多數都在余家吃喜酒。老劉將秋塘病危。蕭小姐乘夜來探病。不幸也受寒病倒。不能回家。依實而說。現在余蕭兩親家在華家相會。請各位快去調解。地方人士與華伯禮皆有交情。余家是財主。蕭吟笙也是個秀才。鬧出事來。與大家的面子有關。只得出來排解。以免事態擴大。趕到華家。沛南與吟笙已扭作一團。看了太不像樣。大家一齊上前解開。將余蕭兩方面的人分處兩地。由中間人傳話。免得正面衝突。一問吟笙。毫無條件。女兒要不要都由余家作主。但求不要牽涉到秋塘身上。免得對不起他的先人。吟笙的主張大得衆人同情。再去問沛南。他占在上風說話。態度大不相同。極力主張要嚴辦華秋塘。不准他再在南通逗留。說他是一個淫棍。本地的善良風化都被他敗壞了。紳士們便問他道。蕭家

女兒你還承認她是你媳婦嗎。沛南憤然道。這種下賤東西。我要他回家去敗壞我余氏門風嗎。紳士道。你既不要她。她與別人即使有苟且行爲。也與你無涉。你何必生氣呢。沛南道。我只有一個兒子。巴巴的今天辦喜事。擺了很好的場面。媳婦被人佔去了。教我的臉擺到那裏去。兒子面上教我怎麼交待。紳士道。說來說去。你是怕失面子。打了官司之後。鬧得天下皆知。你的面子不是失得更。大嗎。依我們的主見。還是想一個和平辦法爲是。你要當真鬧下去。弄得地方上的人都要爲你丟盡面子咧。沛南也不敢與許多紳士倔強。只得歎了一口氣道。到了這步田地。請你們諸位先生代我想一個萬全之策罷。不知衆位紳士如何替他想法周全顏面。下回再行交代。

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四回 花好月圓兩家仙眷屬 天驚石破一紙惡音來

却說衆人見他口氣軟了下來。便去計議一個完全余家面子的方法。最好今晚能夠仍讓沛南娶到一個媳婦。才能平息他的怒氣。當時有人說道。蕭家本有一個大女兒沒有出閣。何不李代桃僵。就在今晚嫁過去。豈不是一切醜事都能遮蓋過去了。衆意贊同。便先去徵求吟笙同意。吟笙夫婦當然不能反對。佩芳聽見却偷偷的獨自溜回家去了。紳士們又去對沛南說。沛南尙未答應。兩個媒人贊不絕口。說大小姐如何能幹。如何懂得禮儀。如何粗細都來得。說得天上少有。地下難尋。沛南還想回家去徵求老太太與兒子同意。紳士們便說。時候已經不早。即使立刻預備。已經要夜深了。不如瞞過一切。等明天再說明原委罷。沛南歎了一口氣。就把天大面子賣給諸位紳士了。吟笙聞信也喜出望外。與老妻飛奔回去籌備喜事。到了家裏。先向佩芳道喜。佩芳漲紅臉哭道。余家爲了妹子費過九牛二虎之力。如今把我推出去。萬一他不要我。叫我有臉做人嗎。吟笙道。這是當面

說明的。又不是拿你去冒充。你圓了他家的面子。又救了我的急難。兩家都要感謝你的恩德。你妹子大概是沒有福氣。隨她去罷。蕭太太督飭兩個喜娘。也不由佩芳分說。七手八脚的替她裝扮。一搽脂粉。換了新裝。頓時也成了個絕色美女。余家仍用闊綽排場。將她迎娶過去。時候已經是很晚了。蕭老夫婦兀自提心吊胆。生怕新郎發生變卦。幸喜媒人並未吵上門來。他們也放心了。那余守廉犯了幾年相思。聽說佩芝失蹤。氣得暴跳如雷。後來見佩芝與秋塘睡在一張床上。也就倒抽了一口冷氣。但是不願娶佩芳爲妻。守貞見事已鬧僵。只得解勸道。蕭家的大女兒比妹子有福相。粗細都來得。這才是真正的賢內助。佩芝是天生的賤骨頭。她願意去做小老婆。你何必再去惦記她。你應該格外待大小姐好些。不要說氣死。羞也要把她羞死咧。守廉還是不很樂意。後來看見佩芳打扮出來。並不十分難看。雖不及佩芝。比自己的妹子守貞却好看百倍。他爲顧全大局起見。也只得將就些了。當夜賓客們仍是歡天喜地的吃喝。佩芳本就善伺人意。又因懷了鬼胎。事事遷就新郎。少不得把妹子批評得不值分文。守廉對她倒並無不滿意的表示。合家見新婦賢惠。夫妻和睦。當然引爲大幸。三朝雙雙回門。蕭老夫婦更自快活。盡歡而散。吟笙把家事料理清楚。總有些捨

不得阿芝。便偷偷的到華家去探望。老劉喜氣洋洋的告訴他道。我們已爲二小姐另設了一個房間。兩人的病已日見減輕。醫生說。只要調養幾時就能全癒。吟笙聽得大大的高興。要求與女兒一見。老劉進去說了。便請他進去。却仍舊是秋塘的臥室。進去看時。只見佩芝與秋塘對面坐着吃稀飯。秋塘連忙站起來招呼。佩芝却脹紅了臉。低頭不語。原來佩芳代妹出嫁的事。雖鬧得全境皆知。華家的人因遵醫生吩咐。不許給病人受刺激。所以不敢洩漏。吟笙進去將此事說明。秋塘精神大快。撲下地去。口稱岳父大人。吟笙連忙扶起。便問佩芝那夜你怎麼來的。佩芝沉倒了頭。不好意思開口。秋塘代她說道。那晚她聽得我病重。你又不能分身。她想來看我一次。當時說幾句話就走了。誰知我昏昏沉沉。人事不知。她也是有病之人。心裏一着急。守候了我幾個鐘頭不開口。她也急暈了。失却了十幾個鐘頭的知覺。後來問她做些甚事。她說好像做了一場夢。在家裏走出來也似夢裏一般。今天她正在發愁。來是來了。不知道怎樣出去是好呢。吟笙道。余家的事已經解決。我是不生問題的。不過你。秋塘接着說道。我也報一個喜信給你老人家聽聽。我的前妻已經去世了。否則我也不回來的了。吟笙這一喜。比佩芳嫁余家更喜。連問當真有此事。我回去告訴給你岳母。少不

得趕緊補辦一件喜事。秋塘道：這可不必急急。等我們的病好了再說。本來我教佩芝回去。只是我一個人住在此地。養病太寂寞。留她陪我。也有不便。你們二老住在家裏大概也很冷清。最好是請你們搬來暫住。等佩芝身體全愈。再一同回去。吟笙聞言似有難色。佩芝這才接口道：我睡的房很大。你們搬來就睡在我的房裏好了。吟笙道：最好是你回家去住。定要我們來陪你呢。也讓我回去與你娘商量。不知她肯不肯來。說着他急急忙忙回家報喜信給蕭太太聽。華秋塘原是他們理想中的女婿。他們能自由結合。當然歡喜。這樣一來。把大女兒也嫁到了一個有錢女婿。可算是禍中得福。蕭太太急於要去探望佩芝。將房門上了鎖。命一名長工看守門戶。老夫婦倆一同到華家去。母女見面。自有一番家常要談。此時大家心裏都很愉快。住了幾時。兩個病人由醫生悉心調養。身體漸復康健。吟笙心裏却在擔憂他們的結婚問題。如果鋪張出去。只恐於余家的面子上不很好看。若不鋪張。猶恐被人議論佩芝的身份問題。吟笙將這意思告訴佩芝。佩芝笑道：他已經想好了一個方法。你去問他罷。吟笙知道佩芝口中之他。已是秋塘的專門代名詞。只得去問秋塘。秋塘道：我是絕對尊重佩芝的人格。我們結婚禮是一個很隆重的儀式。當然不能潦草。我的前妻已死。本

地都不知道。將來或許有人借此誣蔑佩芝。我已印了些計文。發給有關係的親友們看看。借此宣佈我是沒有妻子的人了。好在她生前是耶教徒。也不必請和尚道士來家念經。只要借一個小教堂追悼一番就是。等此事辦過後。再宣佈我們正式訂婚。結婚大禮。我想到上海去舉行。吟笙大喜道。這樣辦法。各方面的面子都能顧到。一般無知識的人也不至於妄加猜測了。你們結婚以後再回來。佩芝不會被人看輕咧。秋塘道。我若昧了良心做事。當初也不會讓余家成功親事。我娶第一個女人。弄得焦頭爛額。對於佩芝所以要非常鄭重。我雖然一向很愛她。但在沒有腳踏實地以前。惟有忍痛割愛。我到外國去游歷。也是爲了情場失意。吟笙道。現在你可不必去跋涉重洋了。秋塘道。國外我還是要去的。不過以後的宗旨與前不同了。從前的出國是消極的。但求逃避煩惱。想永遠做個頹廢生活的流浪人。以後的出洋。是要積極的負起青年的責任。我與佩芝在病中已定好詳細的計劃。預備做一番與國家社會有益的事業。我們的志趣相同。已決定這樣實行。老實告訴你罷。如果那天我們的婚姻發生阻礙。在法律的立場上。我們是失敗的。但等病體稍愈。我們就想逃到海外去結婚的。現在幸得圓滿解決。這就不必急急。但是在婚後三個月內。我們仍要貫徹志

願的。吟笙見他說得如此堅決。當時也表示贊成他的志向。事後却去告訴蕭太太。教她去勸阻佩芝。佩芝爲安慰二老起見。只說婚姻大事。尙未辦妥。以後的事都談不到。光陰迅速。秋塘在城裏禮拜堂裏追悼留春。祇由牧師念了兩首讚美詩。到的親友極少。秋塘目的就不願有人參加。選的地方甚是僻偏。潦草做完。大家便知道他是沒有妻子了。免得人家說佩芝送上門去做小老婆。此項手續辦畢。秋塘就命老劉先動身到上海去租定一所住宅。裝飾得整潔華麗。預備在此辦喜事。秋塘與蕭家老夫婦佩芝帶了幾個男女僕人隨後來到。秋塘再也不敢去驚動韋克剛了。打聽得王道一等幾個舊同學都在上海。便去挽了兩個介紹人出來。又談起佩芝從前的校長李濟青先生。也在上海教育界任事。聲望地位皆高。可以請他做證婚人。秋塘親自去敦請。將以前的事約略說了一番。李濟青是一點一劃的人。不肯貿然答應。秋塘回去辦了酒席。請李濟青王道一等到家。由佩芝當面懇求。並由吟笙證明。濟青方始答應到場證婚。秋塘便登了一條訂婚廣告。他與佩芝的結婚才算公開確定。隨即擇定日期。借大禮堂結婚。生怕來賓太少。面子難看。事前廣發觀禮券。凡是知道地址的幾位父輩之交。也一律請他們到場觀禮。第二天就有一位老者登門拜訪。秋塘請

進來一看。只見是一個衣衫破舊。形容枯槁的老兒。撐了一根舊司的克。一路呻吟着。見了秋塘顫聲道。老賢姪。你是幾時到上海的呵。秋塘仔細看時。乃是韋克剛的父親浩東老先生。何以弄得如此狼狽。不覺暗暗吃驚。連忙叫他請上坐。寒暄了一番。問起克剛近況如何。浩東歎道。我已好久不與他見面了。秋塘詫異道。他在上海做律師。不是很得意嗎。浩東咽了兩口唾沫。顫巍巍地說道。這孩子不能算他人類。竟直是一頭鴟梟。我是寒士。將他培植成人。所有薄資。全部結交在他身上。爲的是養兒防老。誰想他能夠賺了錢。就視我如眼中釘。我的生活費用。他絕對不管。最可恨的是將他的後母妹子都哄了出去。反而寫律師信來問我索贍養費。現在我是孤苦零丁的一人了。渾身是病。無法謀生。早知如此。我把栽培兒子的本錢養老。就不至於這樣困苦了。浩東言罷。唏噓不已。秋塘早就看出克剛不是個東西。待父親如此。待朋友更可想而知。但在浩東面前不便絮叨。免得增加老人的感傷。當時只能勸慰了一番。取了一百塊錢出來。塞在他手裏。浩東感激得眼水直流。秋塘還要留他吃飯。他見另有客來。自顧形穢。便很知趣的告辭去了。克剛聽得秋塘到了上海。又來表示親善。秋塘雖然厭惡。但也不敢得罪他。只是對他比較的冷淡。克剛是機伶鬼。也假意敷衍。

着。光陰迅速。結婚期屆。秋塘第一次結婚甚是潦草。此次是美滿的結合。精神愉快。所以舖張得很盛。舊時同學都來幫忙。借了一所最大的禮堂。儀式簡單莊嚴。那位李濟青校長來做證婚人。看見新娘打扮得像天仙一樣。與秋塘堪稱一對璧人。李校長很高興的致了一番頌勉詞。行禮已畢。又攝了一張結婚紀念照。入夜大排筵席。盡歡而散。秋塘天妻與蕭氏合家回到家裏。還有許多朋友跟回去鬧新房。直至天明始已。秋塘與佩芝新婚之愛。非言語所能形容。三日以後。克剛趕來探望。見秋塘正在整理行裝。預備先到國內名勝區域去度蜜月。知道他們在兩三天內動身。回來之後。就要到歐洲去的。克剛閒談了幾句。覺得冷淡無味。便告辭去了。明天秋塘剛起身。突見那位李濟青校長怒容滿面的奔來。秋塘忙問何事。李濟青氣喘如牛。指着秋塘說道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來坑害我。吃官司。秋塘莫名其妙。請他喝杯茶。息息氣。再說。李濟青抖抖縮縮的在身邊取出一封律師信來。交給秋塘。秋塘接來一看。見是陶留春委託孔大方律師寫的。不覺大吃一驚。信上大概說。陶留春女士被丈夫華秋塘不顧瞻養。憂鬱成病。現閱報紙。知丈夫另與蕭佩芝結婚。按刑律有配偶而重爲婚姻之處。分爲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其知情相婚者亦同。台端素負重望。竟亦觸犯刑法。殊屬



遺憾。請於三日之內。至本法律事務所面談。或有調解餘地也。秋塘讀罷大叫道。別的都作假。死也能假裝的嗎。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。看見棺材埋到土中去。何況還有韋克剛律師在傍作證。墳墓現在。可以開棺檢驗的。死人也有人冒名頂替。太奇怪了。李濟青道。我是一個怕事的人。不管你們是真是假。反正我不願參加你們的訟事。請你將婚書交給我。待我挖去我的名字。就算交卸我的責任了。請你直接與律師辦交涉去罷。秋塘道。你不必着急。我帶你去看我前妻的墳墓。李濟青跳脚道。我是很忙的人。原不肯出來管這些閒賬。你們硬拖了我出來。我那有閒功夫陪你們打官司呢。秋塘道。這定是有人與我開玩笑。決無打官司之理。我爲證明我的人格起見。務請陪我去看一看前妻的坟。你也可以放心。律師那裏由我去交涉。李濟青被逼不過。只得隨同秋塘去上坟。汽車迅速。不一刻即達目的地。秋塘三脚兩步奔到坟前一看。不禁目瞪口呆。原來碑文已變。上面刻的是亡妹陶女士宜春之墓。具名是陶留春了。他自知中了圈套。見李濟青急得尋死覓活。只得安慰了一番。將他送了回去。然後去尋韋克剛辦交涉。要知韋克剛如何措詞。且閱下回分解。

留人春色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五回 造訪登門書生求息事 運籌撒網巨猾肆機心

却說華秋塘去尋覓韋克剛辦交涉。趕到韋克剛的律師事務所去一問。據說韋克剛因公到天津去了。不知他何日回來。秋塘知道他是故意迴避。心裏只是埋怨自己。屢次上了姓韋的當。不知覺悟。最後還上了他的一個大圈套。自己果然太老實。姓韋的未免也太險惡了。秋塘心裏甚是煩惱。以爲中國的社會太惡劣。依他的意思。想拋棄一切。帶了佩芝立刻逃到外國。既而一想。我若走了。恐怕連累李校長。爲了被人誣蔑。就將祖國賣掉。也覺得太不上算。留春的目的。無非想幾個錢罷了。只要依她的慾望。每月給她一二百元。或一次給她幾千元。與她斬斷瓜葛。皆無不可。此事最好不要張揚出去。一來保全自己名譽。二來免得佩芝傷心。能夠在短期間內解決。是爲上策。秋塘打定了主意。既不請律師。也不與朋友商量。掏出孔律師的信來看明地址。竟親自登門去尋訪。孔大方見秋塘並不隔夜就自投羅網。就知道是一票大生意。當即殷勤招待。秋塘寒暄了幾句。便把與

陶留春離合的經過。以及後來如何安葬。細述一番。請孔律師主持正義。勿受留春的朦蔽。孔大方道。你與陶女士結婚。原是由我證明的。現在我是受陶女士的委託辦理訴訟。並不是法官。不能與你們判斷曲直。我只知道保障當事人的法益。你所說的敝當事人已經死亡。可有人證物證嗎。秋塘道。陶女士彌留的時候。我與韋克剛都是親眼看見的。一切成殮安葬。都由韋克剛代辦。下葬的日子。我也到場樹立石碑。不知被誰私自改換的。大方笑道。照你說來。敝當事人竟是一個鬼了。如果我不認識陶女士。被你這一說。我還疑有人冒名向先生索詐咧。幸喜我與陶女士也有數面之交。她來委託我時。我們都還認識。我可以用人格擔保。這個陶女士確實是尊夫人。被你遺棄以後。生活雖苦。她還念着你的舊時恩情。如果不是你公然與人結婚。她還不捨得與你爲難咧。秋塘道。如有交涉。與我直接辦理。就是。可否以後請不要牽涉李校長。他是一位道學先生。不願參與此事的大方道。他是知情相婚。論律當處三年徒刑。敝當事人雖能原諒。可惜法律不能原諒他。你說陶女士死在上海。爲什麼不公開宣佈她的死亡。韋律師與你代辦一切喪葬。你何不請他出來作證呢。秋塘道。我不希望韋律師爲我作證人。我也並不願反訴陶留春欺騙敲詐。我抱着息事甯人的

主意願與陶女士和解。請你轉問她如何方能息訟。孔大方笑道。你是聰明人。這一點還想不出嗎。陶女士並不警告你。只是先與證婚人交涉。足見她還是很愛你的。只要你能與重婚的夫人脫離關係。當面與陶女士道個歉。給她生活上有確實的保障。她也能饒恕你的罪過。與你言歸於好的。你如肯照辦。敝律師當能代你勸化敝當事人。試辦和解手續。秋塘憤怒道。她如願意與我同居。從前也不會與我離開了。大方微笑道。那時大家年輕。各人都有不是。過去的事情是不必提。現在你辜負了她。她並沒有辜負你。她還能想念着你。總算良心不錯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看還是舊人好。與她重圓。你們免得受刑事處分。你要與新夫人離婚。我來包辦。秋塘大怒道。留春若果有此意思。我願與她同歸於盡。決不容她侮辱我愛妻半根毫髮。大方大笑道。這是我爲你們着想。完全是我個人的意思。能否得陶女士的同意。尙未可必。你何必着急呢。秋塘道。你去告訴她。別的事都可商量。惟有要我與她同居。而與我現在的妻子脫離。我甯可去坐監牢的。除此以外。她有什麼和解的條件提出來。在可能範圍以內。我無不依從。大方道。你的意見我知道了。待我問明白了敝當事人。再給你信。秋塘道。請不必寫信。明天我就來聽回音。因爲我預備要出門去了。不能久等。大方道。

你現在是犯罪的人。只怕身體未必好自由罷。如果做當事人報告捕房。立刻就能將你們夫妻與證婚人媒人一概拘押起來。我勸你還是不要冒險逃避。這是我的忠告。秋塘道。我理直氣壯。決不怕她。明天我來聽你回話。說着就告辭出門。秋塘雖然說着硬話。心裏却也胆寒。如留春當真下毒手。把我拘押起來。在租界上無理可講。教我怎麼對得起佩芝。她不急死。也要羞死。秋塘在一路。上打着算盤。幸虧剛才李校長來。未被佩芝聽見。就是吟笙也不會知道。他們都是胆小的人。聽得了這種煩心的事。一定要大起恐慌。不如暫時瞞過他們。等交涉不妥再告訴。免得她着急。秋塘打定主意。回家見了佩芝。絕口不提。佩芝見他臉色不豫。問他何故。只推說身體不爽。佩芝却不疑心。孔大方律師等秋塘去後。便搖了一個電話給韋克剛。約定時間。回到留春的小房子裏。將秋塘到來的情形一說。三人皆拍手大笑。克剛道。如何。我料定他不敢請律師打官司的。我養過三年馬。很知道畜生脾氣。留春問道。明天他來討回信。我們將如何答覆他。克剛道。給他解決得太快。他見得案情並不十分嚴重。就不容易就範。至少要多給他一點刺激。使他神經昏亂。百脈奮張。那時候才能由我們隨便指揮。留春笑道。他是一個膽小的人。你過份恫嚇了他。只怕他真個遠走他方。難道我

們也趕到外國去與他打官司嗎。孔大方道。我們可以利用李校長去拘束他的行動。一方面有人暗中監視着他。他若真要逃避。那就說不得只好由陶女士親自出馬。將他們一對男女扭交警察扣押起來再說。留春道。那是最後一着棋子了。克剛方纔你說給他受些刺激。我們該怎樣去刺激他呢。克剛道。他現在畏你如同蛇蝎。你就是他最好的刺激品。你應該常常出去活動。給他見見你的面。報紙上也要常常給他看見你的名字。這就夠刺激他了。留春笑道。我現在能出頭露面了嗎。克剛也笑道。以後該是我的孵豆芽時代了。你的豆已經孵出芽咧。孔大方道。明天的廣告給他看見。就足夠他吃一驚。留春道。我是一個好動不好靜的人。躲在么二角裏多時。本就覺得氣悶。教我出去活動。我是求之不得。不過加上一筆交際費用。我們的資本又要增加了。孔大方道。資本下得越大。將來的收穫越多。你要裝得闊綽。顯得生活十分奢侈。才能向他大量要素。如果露了寒酸相。他會把你的身價看低的。克剛道。你的缺點就在氣派太小。上次我教你到南通去找他。好容易騙他上了你的鈎。我總想你能夠大大的啃他一下。誰知你只取到少許報酬。這一次是最後的機會了。若不用全力對付。以後就永不能拿到他半個錢咧。留春對他一橫眼睛道。吃一次虧。學一次乖。

你早些爲甚麼不給我一個最低數目呢。人家事成之後。你再來放這些馬後屁。已經來不及了。大方道。上次是你單槍匹馬的出戰。中間沒有敲邊鼓的人。自難取勝。此次你的後援很多。你只須做一個現成皇帝。我們捧了你的偶像出去征討他。不論他用文用武。我們都有對付方法。何況他犯罪是事實。又有兩張字據在你手裏。不怕驢子變了狗。克剛道。我與留春都相信你。一切照我們所訂的契約辦理。由你去全權支配。現在請你再墊一筆留春的交際費出來。她不能再躲在家裏了。孔大方頓了一頓道。華家的財產真有一百多萬嗎。克剛道。這還是五年前的估計咧。現在上海的地產比從前漲了好幾倍。我看三百萬還不止。秋塘那小子是糊塗蟲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不動產究竟多少。靠你的手腕做去。最小的數目。也得敲他個百餘萬出來。我代他父親做過遺囑。豈有不知之理。孔大方這才大胆的去找墊款人。因爲他也看準這是一票大好買賣。契約上載明墊款是加利償還的。大方自己也無錢。不惜借了重利債來做墊款。留春與克剛皆以爲發財就在眼前。得錢便大事揮霍起來。翌日。秋塘晨起讀報。看見一條很觸目的廣告。是孔大方律師受任華陶留春女士法律顧問。這分明是向秋塘示威。秋塘果然提心吊胆。有了心事悶在肚裏。無可商量。不免憂形



於色。佩芝冷眼看見。問他何事愁眉不展。他仍推身體不適。佩芝是老實人。勸他快去延醫吃藥。秋塘表示不必。佩芝便去告訴了吟笙。吟笙要來與他切脈。他又說道。我最怕吃中國藥。待我出去請西醫診。吟笙勸他不要吹風。請醫生回家來看。秋塘搖頭道。我並無大病。出去散散也好。大家也就不便相強。吟笙還以爲秋塘不信任他的醫道。更不敢自薦。飯後。秋塘獨自出門。到孔大方律師事務所去聽回話。孔律師却不在那裏。等夠多時。始見孔律師到來。秋塘問他如何。孔律師道。今天陶女士有電話來。說是身體略有不適。不能出門。改期再談。秋塘不耐道。改到幾時再談呢。孔律師道。這倒她沒有確定。大概要等她的身體全愈再約日期。我會通知你的。秋塘道。你問過她有調解方法嗎。孔律師道。你們究竟是夫妻。總有些情分的。她聽說你來請求調解。心裏非常快活。她說一切都好商量。最希望同閣下當面磋商。你如允許她。她還想到公館裏去拜見你的新夫人咧。秋塘連忙拒絕道。快請她不必來。就說我們不敢當。孔律師笑道。陶女士很想與你破鏡重圓。只消給她面子下得去。她很肯讓步。還是我出來做一個和事老。想個兩全其美的方法。免得傷和氣大動干戈了。秋塘擺手道。貴律師的盛情。非常感激。只是她的詭計太多。手段太辣。我見她實在有些害怕。別

的條件都可以磋商。惟有這件事情不必開談。我今生再也不願與她見面了。孔律師微微一笑。對秋塘望了一眼。見他氣汹汹的樣子。心想此人太無用了。莫怪他會被留春克剛玩諸掌上。便對他說道。待我見了陶女士。約定日期。再來通知你。屆時請李濟青先生也要到場。秋塘道。李先生是怕事的人。可以不必去驚動他老人家罷。孔律師正色道。事情既犯到身上。怕也無益。他是本案的重要證人。怎能規避。如果談判決裂。他若不到。我們可以登報緝拿他。因為他與你一樣都是現行犯。秋塘聽說。又怕起來了。說道。只要留春肯答應。與我永遠脫離關係。甚麼條件我都應承。就是請她不要牽一切不相干的人。孔律師道。你打算怎樣與她和解。你先說與我聽聽。秋塘道。從前我按月貼她的生活費。現在我既另娶他人。不願再用這種藕斷絲連的方法。我願意給她一筆整數的錢。以後永不許她再與我纏擾。孔律師點頭道。華先生真是一位君子。我不能不把做當事人的實情告訴你。她自從離開你以後。心裏甚是懊悔。她怕你不肯干休。所以不敢嫁人。現在是生計告絕。窮極無聊。不能不希望你去幫助她一下。她的第一目的是想你收留她回去。如果辦不到。想請你給她一點生活費。將你出給她的十萬元借據收回。但能使她不愁凍餓。不被迫走到墮落的路上去。

就心滿意足了。她想維持自己的面子。也就是維持你的面子。她究竟做過你華家的人。所以她不能願丟華家的醜。秋塘道。她能這樣存心。我就很感激她。那末就請貴律師依此意旨與她開談判罷。孔律師又說了一番息事甯人的話。秋塘甚是感謝。談畢出門。因交涉見得緩和。只要化幾個錢就能平息。心裏便寬了許多。心想第一次見律師。聽他們說得甚是可怕。今天緩和起來。這不像是貪得無厭的留春的意思。我以為留春營葬只有克剛知道。這幾天克剛忽然躲避。大概又是他的詭謀。也許是他故意將坟上的碑換去。偽稱留春未死。想藉此敲詐。這就花錢太冤了。他是故意佈下疑陣來恫嚇我。我不睬他。他也會技窮。秋塘想到這層詭計。心裏格外寬舒。回到家裏。佩芝見他面色比出去時好看得多。問起情由。秋塘說。請醫生診察。並無大病。只是疲勞過甚。打了一針興奮劑。就覺得很好了。欲知佩芝信也不信。且閱下文。

請看金剛鑽報最有趣味

惱人春色

四三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六回 挪揄常有鬼多金爲累 解脫豈無方遺產充公

當下佩芝聽了十分高興。連忙奔去報告吟笙。秋塘見了暗道慚愧。我與佩芝愛好至此。還要說謊話欺騙她。心中十分內疚。想想實在有些對不起她。只有等事情過去。再對她說明。請她饒恕罷。幾天相安無事。一日。佩芝忽覺在家煩悶。秋塘便邀她出去游玩。只因佩芝沒有見識過跳舞場。秋塘便請她去廣廣眼界。佩芝邀了父母同行。一家四人裝在一輛車中。到一家最大的跳舞場中去觀光。蕭氏合家看見那種男女摟抱的狎褻表現。都有些不慣。秋塘便解釋給佩芝聽。這是歐洲最普遍的交際禮。我們想到國外去游歷。跳舞也不能不習。如遇參加盛大宴會。來賓都不能不舞。佩芝極想出國游歷。對於一切交際禮節都很留意。此時便在留心看他們的脚步。如何向前。如何退後。如何轉灣。一雙眼睛只是注視在地板上。忽然有一個西崽拿了一張紙摺的方勝偷偷的塞在秋塘手中。秋塘拆開看時。只見紙上鉛筆寫道。

祇見新人笑。不聞舊人哭。你太忍心了。多時不見。何以骨瘦如柴。想是太辛苦的緣故。今日在此幸遇。很想趨前一傾相思。只恨村姑在側。恐引起爭端。我極望你起來與我一舞。面訴委曲。

此致

秋塘愛哥。

你的愛妻留春字

西嶽在秋塘耳邊低聲說道。就是坐在對面那位穿黑衣服的陶小姐教我送來的。秋塘楞了一楞。此時音樂方停。佩芝正要回頭與秋塘說話。秋塘怕佩芝看見字條。連忙摺了一摺。交還西嶽道。她看錯了人。我並不認識。西嶽碰了一鼻子灰。唯唯而退。場中更有特別表演。燈開得很亮。秋塘不由自主的眼光射到對面。見那穿黑衣的女子。正在對他搔首弄姿。眼光像蛇舌似的對他閃爍。秋塘認得清楚。她不是留春是誰。秋塘如見鬼魅。連忙避開她的目光。場中剛在表演精采節目。吟笙夫婦與佩芝都看得高興。秋塘又未便教他們就走。心裏本不想看見留春。一雙眼睛却會無意識的射到她那邊去。只見她不往的向這裏披嘴。秋塘芒刺在背。坐立不安。以前還以為是有人故弄玄虛。留春未必真會裝假死。現在陳列在他眼前。這才證實留春確是未死。她是做成了圈套教人鑽的。秋塘心裏七上八落。不敢在此久留。隨命西嶽開賬單來。此時表演已畢。樂聲又起。留春也入舞

圈。只在秋塘的檯子面前迴旋。雙目釘住秋塘與佩芝。更使秋塘不安。西嶼去了多時。才將帳單取來。在碟子裏又夾着一張字條。秋塘不敢不看。上面寫道。

你不認識我了嗎。終有一天請你認得我。那時你悔之晚矣。

秋塘不及徵求佩芝同意。付了帳。就拉她回去。吟笙夫妻也跟着出來。到了家裏。佩芝見秋塘顏色慘變。忙問何故。秋塘只得仍推身體不適。上床就睡。明天。李校長又是氣咻咻的奔來找秋塘。秋塘在客室中緊閉了門窗與他會面。李校長又拿了一封律師信給秋塘看。上說秋塘似有逃亡之意。要李校長擔保秋塘不離開本地。否則惟有報捕拘拿秋塘夫妻。靜待開審。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切實答覆。這分明是愛的美敦書。李校長瞪出雙目望着秋塘道。你真有離開上海之意嗎。秋塘道。李先生。請你放心。我決不會連累你的。這是他們的恫嚇手段。你不要去上他們的當。李校長道。我是嚇不起的人。萬一你要走了。我可吃罪不起咧。秋塘道。在這件案子沒有解決以前。我決不離開上海。李校長道。他們的目的究竟何在。你與律師接洽的結果如何。秋塘道。他們只是想敲詐我的金錢罷了。所以佈成這疑陣。教我故意墮入他們的陷阱。李校長道。你現在已經上當。有理也說不

清。我勸你看破些。花幾個錢與他們和解爲是。免得將來對簿公庭。弄得醜聲四播。身敗名裂。秋塘道。金錢是身外物。我向不重視。如今正在調解期中。只等她開出數目。我無不依從。李校長猶豫了一會道。你既肯依從。他們爲甚麼還要施恫嚇手段。我看問題沒有如此簡單。只怕你的前妻還要與你爲難咧。秋塘道。我甯可犧牲自己的一切。決不肯牽累別人。你老先生如再不放心。我可以與你同到孔律師處去說個明白。請你也參加做一個調解人。李校長道。我正要你同到律師處聲明一番。讓我早脫干紀。只是絕對不敢再參與你們的事了。一之爲甚。其可再乎。秋塘聽着又好氣又好笑。只得陪他同到律師事務所去。李校長見了孔大方。第一句就說。華秋塘在這裏了。我把他當面交了給你。以後他逃走不逃走都與我無涉。我不能代他擔保了。孔大方笑道。敝律師沒有拘押被告的權。你要交卸責任。須將他交給警察局。才能把他看管起來。秋塘攔着說道。此事早遲總要解決的。爲免除李先生的責任起見。我極願意今天就和解成立。不知貴當事人可有正確表示嗎。孔大方微笑道。華夫人已到事務所來過。她的意思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的。先要請會計師清算華家的財產。然後照兩股分派。華夫人與華先生各得一股。華先生如能同意此議。今天不妨議



一個和解草案。秋塘大驚道。她竟想抄我的家嗎。孔大方微笑道。你們的財產本來是夫妻共有的。兩人平分。她不問你要求贍養。你已經大佔便宜了。秋塘半晌未語。李校長在傍催促道。秋塘。金錢原是身外物。你是很曠達的人。何必與人斤斤較量呢。秋塘對律師說道。我是有妻子的人。答應了留春的要求。如不得我妻的同意。我沒有單獨處分財產之權。孔大方冷笑道。你的夫人是敝當事人陶女士。你另娶的那位。並未獲得法律上的地位。我勸你還是不要提起的爲妙。假使你承認她是你的夫人。那你就坐實了重婚罪咧。牽涉刑事範圍。勢必連你的重婚夫人。與這位證婚的李先生都難逃法律制裁。那時權操在法官手中。縱欲和解。亦不可能。華先生。你就大不合算了。李校長跳脚道。我是絲毫不知道他們重婚的內幕。只是結婚的時候。他臨時拉我去擺擺樣子的。把我也陷入法網。秋塘。你這算什麼名堂呢。孔大方笑道。李先生。這是給你一種教訓。下次不可在人家婚書上胡亂簽字。李校長恨恨道。還說下次。以後我連喜酒都不敢亂吃了。秋塘問道。這是留春的意思嗎。孔大方道。當然。我只是傳達敝當事人的意見。假使你不願和解。儘可以在法庭上相見。秋塘道。容我回去考慮一下。再給他答覆。孔大方道。可以在一星期內。你如沒有滿意答覆給我。那就

是你表示無誠意進行和解。我這裏就代表敝當事人進訴狀了。李校長還想卸脫干係。秋塘拉了他告辭出來。一路送他回學校。自己十分煩悶。還要用話寬慰這位老先生。真是苦痛已極。李校長兀自怕秋塘逃避。秋塘氣憤不過。請他派一個心腹人來監視。常駐在華家。李校長當真派了一個庶務員跟秋塘回去。他才放心。只得將庶務員款待在家中。他一個人在書房踱來踱去。想不出對付方法。吟笙見他滿面愁容。問他有何不適。他只是搖頭不語。看見他帶來的那人。常在門外探頭探腦。格外疑慮。便與庶務員尊姓大名的攀談起來。漸漸的問他因何至此。庶務員竟老實不客氣的說道。只因華先生犯了法。是我們校長做的保人。校長怕他逃走。所以命我來看守他的。吟笙大吃一驚。忙問所犯何罪。庶務員道。這倒沒有知道。校長匆匆的派我跟來。並未對我說明。大概罪名總不輕罷。否則校長不至於如此着急。吟笙聽罷掉頭就走。趕到樓上去打聽佩芝。佩芝也自吃驚不小。更不知丈夫闖了甚麼潑天大禍。看他連朝鬱鬱不樂。確也可疑。父女倆奔到書房。佩芝望着秋塘臉色灰白。含着兩胞眼淚。秋塘反而驚問何事。佩芝嗚咽道。你闖了甚麼大禍。爲甚麼竟把我也瞞在鼓裏。秋塘知道事已至此。瞞也無益。只得將已往的事。源源本本。老老實實。招供了一

遍。吟笙只嚇得目定口呆。佩芝低頭沉思有頃。慨然說道。我相信你。決不會欺騙我。定是你從前的妻子利用了我。使你陷入法網。我既愛你。決不能害你。事已至此。惟有犧牲了我的幸福。保全你的令譽。要我與你離婚。我的精神上受不起這種苦痛。還是給我死了的爽快。我死了讓她罷。不過我的父母要請你養老送終的。秋塘大聲叫道。我甯可喪失全部財產。也不願與你離開。吟笙更慌了手脚。拉住了佩芝死也不放。生怕她立刻去尋短見。佩芝受驚過甚。坐在沙發上手脚癱瘓。氣喘不已。秋塘握住她的手說道。如今那婦人勒索我的財產。並不是我痛惜金錢。實因心中有些不甘。可恨我不幸承受了這份遺產。如果我是一個窮光蛋。斷斷不會有這種麻煩事發生。佩芝注視秋塘。一眼不瞬。秋塘又安慰她道。你放心。我愛你的心。始終不變。你能爲我犧牲性命。難道我不能爲你犧牲半份家財嗎。我明天就去與她立和解契約。准定依她的要求。由她派人來清理財產。忍痛割一半給她。損失幾個錢是小事。請你不要肉痛。放達觀些。佩芝氣憤道。你以爲我把錢看得這樣鄭重嗎。你如願意給她。與我有什麼相干。秋塘還以爲佩芝有些醋意。解釋道。你不聽我說。忍痛給她的嗎。我已與她恩斷義絕。依我的心裏。最好一個錢也不給她。佩芝道。爲了我。教你忍痛。我的心也

不安。你既不願。儘可以拒絕她。秋塘頓足道。我若拒絕。却怕她當真的控告。我受罪事小。牽累你也犯罪。並且還要拉一個無辜的李老先生進去陪綁。問良心也不安。佩芝反詰道。譬如你剛才說的你成了一個窮光蛋。她還能來敲詐你嗎。秋塘道。我想她現在還度着很浪漫的生活。大概總有人供給她的用度。上次我就因發現她有不端行爲。所以我才決意不要她。我只是拿不到她的證據。並且這種醜事。鬧出去也覺臉上無光。我也不去偵查。現在她知道我有錢。才想出詭計來敲詐。萬一我比她更窮。當然不會來纏擾。佩芝道。這就是了。依我的主見。你不必受她的要挾。與其分一半家產給這下流女子去受用。不如將全部財產捐給別人。做些有益國家社會的工作。不就可以免去她的要挾了嗎。秋塘大喜道。我也有此心。只是怕你捨不得。佩芝笑道。我是愛你的人。不是愛你的財產。我原是窮人家的女兒呵。秋塘大笑道。這樣一來。我可以脫離苦海了。准照此實行。吟笙在傍邊聽呆了。此時却忍不住插嘴道。你們都發瘋了嗎。掙這份家業。多麼困難。輕輕的拿去送人。怎麼對得起祖宗。秋塘道。爲人要有創業的精神。自己能夠獨立創造一種事業。才能爲祖宗增光。若是終身做個守財奴。那才真辱沒祖宗咧。吟笙向佩芝望着。想教她阻擋。佩芝道。我是窮命。有了錢

也許要早死的。父親大概也願我們多活幾年罷。吟笙這才無話可說。只得連聲歎了幾口氣。秋塘立即出門去找一位舊同學。現在當着教育局科長。名叫周自新的。將來意說明。周自新也是驚奇不置。問他是否要將全部財產充作善舉。秋塘道。救災卹貧。乃是一種消極工作。我不願爲。我想做一點積極的事業。中國最要緊的是興教育。我對於教育事業也比較的有興趣。今天我來看你。也就爲此。周自新問他共有多少財產。秋塘道。連不動產在內。五六十萬。總是有的。但我自己也不知確數。我預備全部交出來。只要有一個靠得住的機關接受。周自新道。有錢給人。誰都願意接受。靠得住靠不住却是問題。我想請幾位公正人士出來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。現在如何保管財產。將來如何進行興學。都交給委員會去討論。你自己也是委員之一。隨時可以監督用度。秋塘很高興。就請周自新去聘請委員。愈快愈妙。周自新見他如此慷慨。連日奔走接洽。聞者無不贊成。不多幾天。便召集了一個會議。秋塘夫婦到場宣佈自願毀家興學。他的計劃。想在上海創立一所學校。南通的花園改設一個女子學校。同時將財產開列一張清單。有人估計上海的不動產價值已將近百萬。全部計算約有一百五六十萬。當場就推定委員。起草保管條例。定期接收。在學校沒有創

設以前華家每月由保管委員會津貼少數生活費用。如此議決。明天報紙上登着大字標題的新聞。輿論一致讚美。博得盛大同情。惟有韋克剛留春孔大方三人看見了這消息。都大吃一驚。想不到秋塘會用這一記手段。依韋克剛的主見。教孔大方代表留春出面登報聲明異議。就說華秋塘沒有處分財產之權。孔大方道。現在輿論都同情於秋塘。組織保管委員會的又是地方上的有力份子。我們只怕鬥不過他。要挾李濟青的計劃也失敗了。依我的主見。乘現在秋塘的財產尙未交出以前。不如教留春親自去見秋塘。與他去拚命。或能拚出些錢來。事不宜遲。立刻就去。留春道。我決不肯放鬆他的。那怕與他扭到巡捕房中去。我也不會吃虧。要知後事。且閱下回。

王 小 逸 著

奇 情 小 說

天 外 奇 峯

現 正 排 印  
不 日 出 版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七回 眼前人孽障惡婦咆哮 天外現奇峯仇人相見

却說留春抽足了鴉片。由韋克剛與孔律師教導了一番理由充足的言語。親自去與華秋塘當面辦交涉。她仍舊打扮得十分妖豔。出得門來。正在僱車的時候。忽見斜刺裏閃出一個蓬頭垢面的啞乞丐。伸向她要錢。這是一個常期駐守在弄堂口的老乞丐。留春每次出門。總給他一個銅元。今天她因爲心緒惡劣。沒有理睬。那啞丐便釘在她後面。留春喚到一輛車子。說明地點。並不還價。便如飛而去。拉到華家門首。一按門鈴。僕人出來開門。留春不問情由。望裏直奔。僕人見她衣服入時。不敢攔阻。趕上去裝着笑臉問道。請問你找誰。留春怒容滿臉的申斥道。我是此地的少奶奶。華秋塘是我的丈夫。你快去喚他出來見我。僕人聽見嚇了一跳。只得請她在客室中稍坐。自去通報。誰知秋塘已在裏面聽見留春的聲音。知道她是來尋事的。秋塘怕驚動佩芝。便挺身而出。密囑僕人不要去告訴裏面少奶奶。耳中聽得留春已在大肆咆哮。他連忙搶步奔入客室。砰的將門緊閉。

怒目注視留春。留春如中瘋狂一般。見了秋塘。一把將他的胸脯揪住。高聲叫罵。秋塘也氣極了。使勁將他一推。她揪着不放。身體却支持不住。秋塘又向後掙脫。襯衫領帶盡被撕破。留春一屁股坐在一張沙發上。滿嘴白沫。氣喘不已。口中還是胡亂叫罵。秋塘出空身子。逃到屋角中。拖一張桌子過來。做着臨時防禦物。只見留春戟指罵道。你這沒良心東西。你好。今天居然敢動手打我。你太狠心了。你不要以為有財有勢。就能無法無天的虐待我。須知世界上的公理尙未全滅。即使你今天打死我。還有人替我出頭。與你算帳。秋塘把自己的氣平一平。心想犯不着與她鬪嘴。用極平和的口氣問道。我已與你恩斷義絕。你還來纏擾些甚麼。留春道。我與你是結髮夫妻。你將我拋棄了多年。我那一天不惦記着你。那一天不在尋找你。可憐我為你受了多少痛苦。遭了多少恥辱。被我的公公當面辱罵。都是你挑我的。現在好容易盼望到你得了家當。發了大財。總以為可以出頭了。誰知你竟會停妻再娶。不承認我們婚姻。我與你共患難的日子。你都忘記了。娶老婆這樣容易嗎。你是一個侮辱女性的流氓。我上了你的當。決不肯甘休。我要宣佈你的罪狀。秋塘氣狠狠道。我那一件事。對你不起。你活着。我給你錢用。你死後。我與你棺殮營葬。誰想得到你還會從坟墓中爬出。



來纏擾我。你的詭計太多了。留春冷笑道。那是我試試你的心。你看見我死。你心花都開了嗎。休說我不肯死。假使我真死了。你更不得安逸。我做了鬼。早把你活捉去了。因為我愛你。我死也捨不得放鬆你。秋塘申斥道。廢話少說。留春道。哦。你現在把我真心愛你的良心話當作廢話了嗎。從前你與我訂的海誓山盟。你都忘記了。早知你是一個得新忘舊。昧盡天良的人。我真不該為你空守這幾年。苦頭吃得像襪底般深。秋塘道。現在你既明白我是壞人。何必再來找我。你儘管去嫁人。我決不干涉。留春暴跳如雷道。你早為甚麼不說。乾攔了我幾年。把我攔得不上不下。你嫌我年紀老了。另外去娶一個小姑娘。過快活日子。教我老來受苦。天下有這種容易事情嗎。我現在無路可走。願意死在你面前。秋塘冷笑道。你這種時髦姑娘會沒有人要嗎。你太客氣了。留春大叫道。你還敢當面侮辱我。我為你受了千辛萬苦。你還不信。怪不得你不要我。你說我有人。你與我拉出一個人來。我好靠他養老終身。你如提不出證據。今天決不與你干休。秋塘故意將聲浪放低道。你不必着急。你有人無人與我毫不相干。以前的事完全拋開。請你把今天來的目的老實說出來。我如辦得到的。准定依你。留春道。這還像一句人話。我毫無條件。我平生只有你姓華的是我最親愛的人。我

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可憐女子。你是我的丈夫。這是我的家。我希望你能回心轉意。想想我們從前的恩愛。我們是共過患難的。你曾經許過我有福同享。有難同當。現在你與別人享福。就沒有我的份。無論講情理。講法律。你都說不過去。我的希望就是無條件的要求與你同居。秋塘堅決的答道。這事你不必夢想。萬萬做不到的。留春道。你不必着急。我知道你捨不得離開那鄉下姑娘。我決不強人所難。你儘管留她在家裏。我也願意與她姊妹相稱。不過在名份上。她總是一個妾的地位。今天我進門。要她對我行一次見面大禮。並且還要你與她做一個離婚手續。事實上儘管讓她陪你睡覺。我只要居一個虛名罷了。秋塘大怒道。你不要做夢。我決不受你的要挾。留春柔聲道。少爺。你不要糊塗。這是我爲你設想。如果不做這番手續。你是要犯重婚罪的。我隨時隨地都能告發你們的罪名。秋塘道。我願意與你辦離婚手續。留春猶笑道。這是你被重婚女人的迷湯灌昏了。看不出那鄉下姑娘。倒有這一點擒拿工夫。你既執迷不悟。我也不勉強你。不過談到離婚。就不能不有條件了。只要你們肯依我。我也能忍痛將我的親愛的丈夫割讓給她。秋塘道。就聽你的條件罷。留春道。你的財產。是我們夫婦共同所有的。公平交易。各得一半。你把我應得的半份家財。交還給我。讓

我到修道院中修修來世。再與你做一對好夫妻。秋塘道。財產是我父親的。我父親並未承認你是姓華的媳婦。當然你沒有承繼權。留春笑道。我是嫁給你的。並非嫁給你父親。爲甚麼要得他的承認。你不是說過的嗎。我們結婚都已超過二十歲。有絕對自主權了。現在財產在你手裏。應該交還給我呵。秋塘道。抱歉得很。財產已不在我手裏了。你不看報嗎。我已將他全部充作興學經費了。留春作色道。這又是你的犯罪行爲了。你代我保管的財產。沒有得我同意。怎能擅自處分。這是你犯了侵佔罪咧。秋塘道。我已將財產充作公用。權不在我。請你去與保管委員會交涉。留春一碰桌子道。這是甚麼話。即使你願意興學。也該把我的半份財產扣除下來。你是有錢的財主。捐幾文不在心上。我是要靠他活命的。財產又不是我交給什麼人保管的。我與別人說不着話。惟有問你要。秋塘將雙手一攤道。我現在也是一個窮光蛋了。你與我拚命也無益。留春將眼珠一瞪道。你的日子總比我好過些。我總拚得過你。你想結交了紳士就能逃避重婚侵佔罪嗎。那是做了強盜。只要開一個學堂就能免罪了。我非與你打官司不可。秋塘挺身而出道。我願意跟你去。殺頭槍斃都不怕。留春叫道。把你的重婚女人喚出來一同去。你們兩個共同侵佔我的財產。說着一把拉住了秋塘。

要走。秋塘道：「一身做事，一身當。不要牽累別人。」留春見他虛心，非要逼着佩芝同去不可。秋塘只得又軟了下來，與她說好話。留春益發聲勢洶洶，非錢不可。秋塘生怕被佩芝知道，會引起她的傷心。要求留春寫一張離婚證據，答應給她一萬元贍養費。留春非要十萬不可。講到五萬元，方始成交。秋塘開門欲去取紙筆，誰知門外家人盡行圍繞。佩芝首先攔住道：「秋塘，你們在裏面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。請你不必瞞我。你許她這許多錢，你到那裏去取？你的錢不是已經答應捐給別人了嗎？」秋塘將佩芝拉到一邊去，低聲說道：「免得多是非。」與她斷絕了拉倒。佩芝正色道：「都是你怕是非，才會鬧成這種結果。今天是非找到你門上來了。你還想躲避嗎？我願意跟她去打官司，不願將興學的公款去填她的慾壑。說着便要奔到房中去與留春當面交涉。秋塘與吟笙夫婦都知道她不是那潑婦的對手，竭力攔阻，也不知佩芝一時那裏來的力氣，掙脫了衆人，排闥直入。秋塘與大家也一湧而進，擁護在佩芝身後。留春看見進來了這許多人，也自吃驚不小。退後了兩步，振起精神，瞪着佩芝。只見佩芝態度鎮靜，很客氣的問道：「你這位女士貴姓？」留春昂然答道：「我叫陶留春，是華秋塘的夫人。人人知道的。」佩芝道：「我也是華秋塘的妻子。嫁給他的時候，聽說他的前妻已經死了。你是

不是那位死去的夫人。留春道。我明明活着。他故意偽造事實。欺騙你的。不幸你相信了他的鬼話。陷入法網。我很替你惋惜。佩芝道。我們既然犯了重婚罪。你就該到法庭去控告。爲甚麼今天又來敲詐錢財呢。留春怒道。秋塘借我十萬元。又答應若中途遺棄。給我一半家產。都有他親筆立據。怎能說我敲詐。這是我顧全你們的面子。你反而不知好歹。我不認識你。你也不配與我說話。秋塘。你答應的和解條件。是否能夠履行。你若不願和解。我有婚書照片借據等證據都帶在身上。立刻可以扭你們進警察局去。秋塘囁嚅未答。佩芝慨然說道。秋塘。你儘管跟她去。你也能告她裝死詐欺的。留春此時怒不可遏。一把扭住了佩芝道。你也逃不了干紀。今天被我雙雙捕獲。先告你們一個通奸罪。秋塘過去解勸。被留春反手又是一把。三個人扭作一團。合家都慌了手脚。看見那婦人如此潑辣。都不敢上前得罪她。秋塘覺得太也難堪。教留春鬆手。自願跟她同行。留春罵道。我的目的就是要先丟丟你們的醜。因爲你們的日子過得太寫意了。秋塘與她說軟話。猶想挽回。佩芝厲聲警告。決不願屈服。留春知道。今天事情弄僵。將佩芝恨入切骨。緊緊的拖住她往外就走。一羣家人跟在他們身後簇擁而去。剛走到門口。方欲跨下階沿。忽聽得一聲大喝。大家都倒退了兩步。留春

睜目看時。原來是常站在她家門口要錢的那個乞丐。留春叫道。你來幫幫我的忙。抓住他們。不要放他們逃了。乞丐道。你且鬆手。有我在。說着將大門反手緊閉。家人正欲上前驅逐。乞丐大叫道。不與你們姓華的相干。我是來找自己的老婆。大家聽得都楞住了。那乞丐突然跳過來。伸出一隻污泥的手。一把揪住了留春的頭髮。使勁望地上一摔。只聽得通隆一響。不等她叫喚。又打了她兩記巴掌。打得秋塘佩芝都心驚肉跳。生怕留春又要藉故訛詐。誣指這暴徒是華家買通出來的。反而搶步上前攔阻。那乞丐一脚踏在留春身上。扭過身來向秋塘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。口中說道。恩公。你還認識我嗎。秋塘心想平生從未施恩於人。那裏來的這種稱呼。生怕他誤認。正在楞着。佩芝却在傍邊驚叫道。這不是在玄武湖邊投水自盡的人嗎。秋塘。我還有些認識他的面目。你怎麼忘記了。那乞丐強笑道。還是這位小姐記心好。秋塘更着急道。我不希望你報甚麼恩。朋友。你快些放了這女人罷。你把她打壞。非但不能報我的恩。反而要害我了。留春此時神志已清。伏在地下叫道。華秋塘。你教人打我好。我與你總算帳。接着她狂喚救命。那乞丐使勁在她胸前踹了一下。留春幾乎不能喘氣。再也喚不出口。秋塘怕在門口。被警察路人聽見。甚是不雅。連聲向乞丐求

情請他不要暴動。乞丐道：我也不願意與她去見官。請你騰出一間空房來。讓我將她收拾一個痛快。鬧出事來完全由我承當。決不會牽涉到你們身上。因為我與這婦人另有一本清帳要算呢。秋塘只得請他進去。他便扭住了留春的頭髮。倒拖了幾步。秋塘勸他不必如此糟蹋。教她站起來。自己走罷。乞丐道：看在恩公份上。說着將留春一把提了起來。留春料想逃走不脫。她是個乖人。不肯多吃眼前虧。被乞丐扭着胸脯。乖乖的跟着。秋塘引他們到一間僕人的坐起室中。將僕人們遣開。只留佩芝與吟笙在室中。把門砰的一關。此地與街市不通聲氣。任她叫喚也不會使外人聽見。欲知這乞丐將留春關在空屋之中。如何處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愛去

先生著

騷來女士外傳

現已排印

不日出版

留人春色

四三二



# 惱人春色

汪仲賢著

## 第三十八回 冤家伺狹路莠草除根 生意滿荒村書香有種

却說這乞丐將留春推在牆角裏。先向秋塘道歉。華先生今天甚是抱歉借你的府上。清理我們的舊債。打攪受驚種種不該。少停待我叩頭謝罪吧。秋塘問道。看來你也認識這婦人嗎。乞丐笑道。豈但認識。關係極深呢。你看我來審問她的口供。說着當即回頭。厲聲問留春道。喂。你睜開了眼眶。細細的看一下。你還認識我嗎。留春當真對他看了一眼。見他滿頭鬚樁。滿頭亂髮。滿面泥垢。滿目兇光。望着有些怕人。不敢對他逼視。又怕他蠻不講理。動手就要打人。只得沉倒了頭。裝作可憐的模樣。低聲說道。你好像常在我家門口要錢的叫化子。我與你無冤無仇。並且我還賙濟過你多次。你何必幫着姓華的來欺負我。乞丐哈哈大笑道。你眼睛裏只認識銀錢鈔票。當然不會認識人了。但是我可永遠認識你的。休說你打扮得像一個妖怪。就是你燒了灰。我還是認識你的。可惜你只會移名改姓。沒有學會脫胎換骨。今天終被我捉住了。留春聽他話裏有因。又偷偷的瞅了幾眼。不

覺臉色慘變。比剛才吃耳光的時候更難看。秋塘急於問道。難道她不姓陶嗎。乞丐咬牙切齒道。她姓田。名叫田玉瑩。她是我的逃妻。我叫黃爾強。我與她在漢口結婚。我原是一個銀行小職員。他與我自由戀愛。我變賣了廣東家產。得了五千塊錢。她就要求與我結婚。同居了半年。我的一份家產被她揮霍完了。廣東我的寡居孀娘也因此氣死。後來她與她的妹子冰瑩。又設計騙我。說是她們在上海有遺產。可得逼我在銀行盜用六千塊錢。給她拿到上海去贖回祖產。再行發賣。據說一轉手間。可得幾十萬家財。我信了她的話。就去冒險私挪行款。滿望她去幾天就能回來。將款子歸還銀行。誰想她們在半路上就寄了一封信給銀行當局。反而告發我盜用行款。家裏的箱子全被她搬空。警察押了我回去抄家。箱中都是些磚瓦。她做了女騙子。只因她自首告發我的舞弊。人家反說她是好人。那時我有口難分。只得度了三年牢獄生活。脫罪以後。身敗名裂。誰也不肯收容我。後來我回上海去找她。她又誣告我搶東西。押了幾個月。我想回漢口去搜集結婚證據。流落在南京。幾乎餓死。所以憤而自殺。幸虧華先生給我盤費。才能到漢口。我今生所遭的顛沛。都是受這女騙子所賜。我恨不得吃她的肉。才能消我胸中積憤呢。說罷又要動手去打留春。秋塘連忙將他拉住。

留春忽然大叫道。誰認識你這叫化子。分明是姓華的買通出來的。我姓陶。你說的是姓田。我平生從未到過漢口。你在活見鬼。黃爾強道。你的計劃很周密。臨行時將婚書照片一齊帶去。使我毫無證據。誰知我在漢口。就到照相館中去添印了兩張結婚照相。預備以後走遍天涯。尋你報仇。這照片我藏在着肉。用油紙包裹。從未離過一天。拿出來給華先生對證一下。看你還能抵賴嗎。說着便在破衣服中取出一個小紙包。裏面的照片摺疊得很小。就是新郎新娘的面貌。沒有損壞。秋塘接過來一看。果然是留春裝扮的新娘。只是那新郎已完全不像是現在的黃爾強了。留春此時振一振精神。恢復了她安閒的態度。昂然說道。你不必與我窮兇極惡。有理到法庭上去講。你去告我好了。黃爾強喝道。你與律師姘識。所以不怕打官司。我偏不與你打官司。索性將你的醜事一齊宣佈出來。留春叫道。你還敢侮辱我嗎。爾強也不理她。對秋塘說道。我到了上海。就想找她報仇。我無法謀生。只得流落做乞丐。在不得已時。也做做剪辮搶帽子的小偷。那天我在垃圾橋頭遇見她坐黃包車經過。我就不肯放鬆。追在她後面。跟到她住的旅館門口。我就去設法弄了些錢來。守候在門口。看見她的女僕徐媽出來。我搭訕與徐媽認識了。徐媽引我到她的家裏。那天晚上又發現了她。

的一件祕密。我看見華少爺與她的妍頭韋律師也來過一次。秋塘急急問道。那晚我是去送她的。終的。難道她是裝死嗎。爾強恨恨的說道。這個婦人的心腸真是狠毒極了。她爲了要敲詐你的錢財。竟不惜將她的親妹子冰瑩毒死。徐媽告訴我。她的妹子死得太可憐了。留春狂叫道。你有甚麼證據敢說這種話。爾強笑道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冰瑩死時。我在傍邊站着。眼看她七孔流血。你給她吃的藥片。我還留着兩片咧。爲了要證明你的罪惡。徐媽至今還由我養着。你還敢抵賴嗎。秋塘對留春望了一眼。不覺毛骨悚然。佩芝拉着秋塘的膀子。更嚇得簌簌的戰抖。爾強又繼續說道。我已知道她改名陶留春。但還不知如何與華少爺也有一段糾葛。看見死的是她妹子。却用她自己的名字出面。也覺得奇怪。便命徐媽時時到她匿居的地方去走動。打聽得她們移花接木的方法。才知道這個詭計是專爲對付你華少爺的。我就格外注意了。我手下也收着幾個小癩三的徒弟。每日輪流偵查她的行動。今天看見她到你家裏來。我就知道沒有好事。我在門口守了多時。但等她出來。我就想制她的死命。以消我幾年來的積憤。猶恐驚嚇了恩人。所以拉她進來問個明白。秋塘道。既然她作惡多端。證據確實。就可以立刻報告警察送官懲辦。爾強笑道。華少爺。你真是太

忠厚了。她常愛假借法律來敲詐你。你還與她講甚麼法律。我就是吃了法律的苦。依我的主張。立刻就能送她的命。說着將拳頭舉起。此時不但留春嚇得魂不附體。就是佩芝也嚇得望吟笙的懷裏亂鑽。秋塘連忙拉住道。你不能動手。免得闖出禍來。黃爾強住手。低頭沉思片刻。忽對秋塘長歎道。我的一生已經斷送在她手裏。即使將她打死也救不得我自己。華少爺你說的話。我無不遵命。你既代她說情。我就瞧在恩人份上。饒她一死。不過放她回去之後。只恐她與韋律師詭計多端。又要想方法害人。說着將留春身上搜索了一遍。並無字據等物。留春道。我也不願意再住在上海了。請你放我一條生路罷。爾強笑道。你說的話。連狗屁都不如。我要你當了韋律師的面。立一張字據給我。秋塘道。我也同去。把孔律師也找來。爾強道。華先生是有身份人。不必去與這班無賴談判。只配我們瀟三與他辦交涉。請你僱一輛汽車在後門口。我送她去。當面交還給她的現任丈夫韋克剛。秋塘怕惹是非。立刻命人去僱了一輛汽車來。代他們付訖車資。黃爾強向秋塘佩芝連聲道歉。挾了留春出後門去了。秋塘見留春馴如綿羊。垂頭喪氣的跟着爾強登車。心裏覺得萬分愉快。以爲她從此可以不再來纏擾不清了。佩芝却輕輕的對他說道。我看這婦人心地險惡。只怕未必肯

善罷甘休。你還要提防一二。秋塘道。事已至此。我惟有聽其自然。要我提防。我也無從防起。佩芝道。你不如早些將產權交給委員會提存銀行。免得受她的要挾。秋塘連連稱是。當天便去與諸保管委員商量積極進行辦法。並把李濟青也增聘做委員。忙至深夜始歸。明晨秋塘尚未起身。佩芝與吟笙便一路叫喚拿了一張當天的新聞紙進來道。黃爾強鬧出大事來了。秋塘嚇了一大跳。接過報紙來看了一遍。原來黃爾強昨天送留春出去時。已在傍晚時份。到得留春家裏。韋克剛與孔大方都在守着耳聽好消息。留春一進門。立刻翻臉。說黃爾強是強盜。黃爾強本欲見了韋克剛面數罪惡。然後處置留春。誰知留春急不能待。惹得他性起。便抽出一把尖刀將她刺倒。韋克剛與孔大方聞聲出視。黃爾強先將克剛擒住。孔大方自恃有幾分氣力。欲上前幫助。被爾強回手一刀刺個正着。爾強見肇了巨禍。索性將克剛也結果了。三個受傷的人。還是他先斷氣。家裏有一個姑娘。嚇得縮作一團。爾強又將留春踏了幾脚。看看沒有氣了。他怕連累秋塘。自己開直了大門。竟到巡捕房中去投案自首。說明死的女人是他的妻子。因其與妍夫設計陷害。流落多年。今天方始遇見。詎又被其勾結妍夫韋克剛及孔大方二人。反欲誣爾強為盜匪。持刀恫嚇。爾強為自衛計。奪刀反抗。

致殺傷三人。爾強呈出與留春結婚證據。捕房當即將他收押。他始終沒有提起留春與秋塘的一重公案。好在留春已死。她謀死妹子的罪惡也不必宣佈。所以報紙上都沒有提及秋塘。爾強只承認她是田玉瑩。秋塘看了爾強的口供。心裏十分感激。暗中請了兩位著名律師爲黃爾強出庭辯護。一面將韋浩東迎養在家裏。請浩東幫同辦理學校中事。浩東與克剛。父子早已恩斷義絕。後來知道了克剛與留春有染。並設計敲詐秋塘。反覺十分羞慚。秋塘却用好言安慰了一番。並出資買了兩口棺木。請浩東出面領回克剛留春的尸首安葬。孔大方自有他的家屬領尸盛殮。浩東去檢點兒子遺物。發現秋塘立給留春的十萬元借據。和永不遺棄留春的字據。和秋塘寫給留春的情書。同攝的照片。都裝在一個大信封裏。另外還尋出一張克剛留春與孔大方三人同立的契約。專爲敲詐秋塘而設。毛姑娘與浩東的女兒則完全沒有下落。不知克剛拐騙到那裏去了。那個老屈死的姘夫看見了報紙。怕受牽累。絕對不敢出頭。克剛與留春的遺物也沒有甚麼值錢東西。浩東托人拍賣。得了幾百元。正夠料理他的債務。諸事妥貼。浩東爲良心驅使。拿了一包字據照片去交還給秋塘。請秋塘銷燬。免貽後患。秋塘十分感愧。見浩東老而無依。就帶了他舉家遷回南通。擇期

先爲父親營葬。然後將花園全部改設一座女子職業學校。秋塘移居蕭家。華家的婢僕。老劉留爲看守墳塋。小福楊媽留在蕭家供使喚。其餘老成的改充校役。年輕的一律遣散。伯禮的心愛字畫書籍。闢一所紀念堂保存。上海的學校另有專員負責。以華氏私產爲基金。半年以後。即正式開學。秋塘夫妻都到場舉行開學典禮。社會輿論對於他們的毀家興學當然有一番表揚。南通的女子學校。因須添建校舍。開學較遲。秋塘夫妻不辭勞瘁。親自督工建築。從前地方人士都說秋塘是一個敗子。想不到他竟能變成一個大教育家。大家都很驚異。開學以後。學生擁擠。成績極佳。秋塘夫婦每日親自上講堂授課。課畢仍舊回到蕭吟笙家安息。竹籬茅舍。布衣蔬食。母女翁壻。度着融融洩洩的生活。絕無一點貴介公子的習氣。黃爾強轉轅上訴。案子拖延了兩年。終於判決了十年徒刑。等他出獄。佩芝已兒女成行。章浩東早已去世。兩所學校如果沒有黃爾強除去一害。經費只不能如此充足。他也算是一個間接功臣。秋塘將他的歷史對新任校長王道一先生說明。就收容他在南通學校當一個庶務員。佩芝相夫教子。成了地方上一個模範女子。到處受人尊敬。有人對她的姊夫余守廉說笑道。這個賢德的夫人原是你的。你現在看她成名。也有些眼紅嗎。余守廉笑



道。我幸虧娶了她的阿姊。現在尙有一份家當可守。如果當年娶了她回來。她也要逼我將財產充公。則我在十年前也與我妹子一樣。早被先父驅逐出門了。原來他的妹子守貞。在佩芳過門未久。也因反對父親與她訂婚。跟她的情夫私奔。余沛南曾登報驅逐守貞。守貞請律師要求分給財產。終被她敲了幾十畝田去。沛南竟因此一氣身亡。佩芳做了紳士太太。難得歸寧。看見佩芝依舊度着清苦生活。嘴裏雖不便多說。心中終有些不以爲然。後來守廉娶了一個城南營的揚州妓女做姨太太。夫妻情同水火。佩芳看見佩芝與秋塘的恩愛十年如一日。才知道物質的享受。敵不過精神的愉快。

——全書完——

∴新∴型∴熱∴情∴小∴說∴第∴一∴輯∴十∴六∴種∴合∴購∴另∴售∴均∴依∴定∴價∴七∴折∴∴

新 型 長 篇

熱 情 創 作 小 說

汪 仲 賢 著

春 惱  
色 人

二 冊 上 下  
價 實 幣 國

外 埠 酌 加 匯 費

◎ 出 版 者 ◎

【 上 海 萬 象 書 屋 】

◇ 總 代 經 售 ◇

▷ 上 海 福 州 路 ◁

← 中 央 書 店 →

各 埠 大 書 局 均 有 分 售 處

一 現 代 新 型 長 篇

熱 情 小 說 庫

第 一 輯 · 十 六 種

- 一、汪仲賢：惱人春色
- 二、金小春：小樓春暖
- 三、馮蘅：春華露濃
- 四、捉刀人：野花香
- 五、長虹孫：燕雙飛
- 六、捉刀人：天外奇峯
- 七、金小春：千里香
- 八、馮玉奇：魂斷斜陽
- 九、李阿毛：唐小姐
- 十、孫長虹：鳳還巢
- 十一、艾瓏：春水情波
- 十二、捉刀人：桑中人語
- 十三、馮玉奇：月缺花殘
- 十四、艾瓏：熱帶情花
- 十五、捉刀人：人體展覽會
- 十六、李阿毛：紅褲女郎

以上各種小說，悉出海上第一流作家手筆，故事生動，文筆流暢，適合現代青年閱讀。

